

長篇社會
寫實小說

生之哀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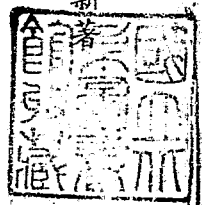
馮玉奇新著

一 風暴雨驟求死却不能

一盞豆火似的油燈，閃閃爍爍的光芒，籠映着那間簡陋的臥房，四週是顯得分外的凄寂。方老太太已經是睡在床上，她額角上一條一條的皺紋，正顯着她在人生的旅程上被生活重重的剝削和壓迫，因此把她摧殘得更蒼老更衰弱了。在床的旁邊，坐着她剛從上海大學畢業回來的兒子方若平。母子兩人整整地有一年不曾見面了，此刻從若平的眼睛裏看到母親的頭上更多添了幾許的白髮；使他那顆忠厚而懦弱的心境，不期然地會滋長了悲哀的滋味。故鄉雖然還是那麼青的山，綠的水，景物依稀，並沒有什麼更改。但方老太太告訴他，這一年來的年成太不好了。錢糧貴，捐稅重，又逢到大旱天氣，久不落雨，稻秧都將枯死。照這樣下去，農村快要破產。民不聊生，這幾年頭兒，真的是到了世界末日了。若平聽了母親這樣的告訴，心中自然不勝悲感。因為自己雖已大學畢業，但際此人浮於事的社會，農村的景象既然如此慘淡，而都市的市面，更是十分的腐敗。外表的繁華，根本掩飾不住內部的空虛。舶來品源源侵入中國，人家物資過剩，我們趨之若鶩，爭向競置，以致工商業不振，停的停，閉的閉。如此國家，人民安得安居樂業？況且若平讀的是文學，在這文化水準逐步降低的中國，文學家還有什麼出路呢？畢業即是失業，在若平心中正在憂愁着自己一無發展的能力，此刻又聽到母親告訴農村的不景氣，他的臉上更浮現了一層慘

風暴雨驟求死却不能

115039



淡的濃霜，憂心煎煎的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從世事而談到家事，瑣瑣屑屑的話，母子兩人就始終沒有談完的時候。若平慢慢地終於問起一個人來，他鎮靜了態度，顯出十分隨口的樣子。低低的問道：

「媽！蘭君有常常的和你來作伴嗎？」

「唉！蘭君……你不要再提起她了。因為你提起了這個姑娘，我的心中就悲傷起來。」

方太太還沒有開口說話，她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蒼老的臉上，浮現了悲慘的色彩，她的眼角旁同時也展現了晶瑩瑩的一顆。若平驟然聽到了這個消息，心頭別別的亂跳，當然是大為吃驚。遂迫不及待的追問道：

「媽！怎麼啦？蘭君她……」

「她……她嫁人了！」

方太太聽兒子問到這裏，却問不下去，顯然是驚慌得這一分樣兒的程度。這就擦了一下子眼皮，有氣無力的回答。她知道若平和蘭君的感情，他們也許是心心相印了。現在給兒子得到了這一個消息，當然使他心中會震驚得粉碎，預料他會悲痛得瘋狂起來。所以她爲了自己兒子的前程起見，不得不又顯出慈祥的態度。溫和地安慰道：

「若平！我知道你聽了這個消息，你一定是非常的悲痛。但你應該要想得明白一點，欲除麻煩須學佛，各有因緣莫羨人！」

「是的，婚姻是前生註定的，我決不因蘭君的嫁人，而感到悲哀。只要她能夠嫁到一個多

M9
I 246.57
20



3 1772 3494 9

情的夫婿，使她終身有了安定的歸宿，那在我倒也認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媽！說不定蘭君已經有了身孕了吧！」

若平的心頭雖然是感到空洞洞的好像掉落了一樣什麼珍貴的東西似的疼痛；但是被母親這樣的一安慰，他的悲傷，却不敢顯形於色。平靜地毫不介意的態度，還含了一絲苦笑，低低的問。方太太却没有回答，她眼角旁的淚水更加大顆兒的滾了下來。好像若平這兩句話，更激動了她心頭底悲痛，臉色是蒼白得可怕，她的聲音是顫抖得厲害，幾乎已經包含了哽咽的成分。說道：

「不！蘭君的結局太慘了，她的命運並沒有像你想像中那麼的美滿，她在嫁後的第三天，就……這麼的死了。」

「啊！死了？她怎麼會死的呢？」

這一個死的消息，當然比嫁人的消息，更使人驚駭一點。若平情不自禁的大叫了一聲啊呀！他此刻的心頭真彷彿有千萬枚的針在刺一樣底痛苦。但是，他的神情還覺得有些茫然。他的腦海裏浮現了一個傾人的倩影，清秀的臉龐，烏圓的眸珠，嫵媚的笑渦，……在她短短未到二十年的生命，已經是成了一堆黃土，三尺新碑的妻絕人實了。方太太這才低低的告訴道：

「你知道蘭君的父親是個吃酒好賭的人，她的親娘本來早年死了，有的是她那個兇悍潑辣的後母。一個柔弱的姑娘，置身在這樣黑暗的家庭裏，可憐她的命運是已經夠惡劣了。但是，造物忌人太甚，把一個活活潑潑的姑娘，終於在專制婚姻下而葬送了她的一生。」

一 風暴雨驟求死却不能

「這是爲什麼呢？對方無論不好到怎樣的程度，難道僅僅嫁後的三天，就被他們磨難死了不成？」

若平在無限悲痛之餘，他又感到莫名其妙的希罕，遂忍不住插嘴急急的問下去。方太太苦笑了一下，說道：

「蘭君的婆家是東村首富，聽說着實很多着幾個錢。蘭君的父母爲了貪圖他們一筆很可觀的聘金，就不管死活的，強迫女兒嫁了過去。但對方的孩子是患有肺病的，長年的睡在床上，人兒是瘦削得不成樣子。他的父母爲了預備給兒子早點娶了親，可以冲沖喜，那肺病就會好起來。蘭君的父母，他們怎麼知道女兒終身的幸福呢？好像蘭君完全是嫁給金錢的樣子。蘭君過了門，就服侍一個沒有靈魂的病人，萬不料新婚第二夜，那孩子就氣喘起來，第三天早晨，竟然是一暝不視了。蘭君知道自己前途已到完全的絕望，於是就在當天的夜裏，東村的一條小河面上，浮着一個美麗姑娘的屍體，這麼簡單的就結束了蘭君的一生。……」

「哦！蘭君就這樣的死了？」

若平聽了母親這一番話，他心中方才恍然大悟了。哦了一聲，慘白了臉色，茫然地說了這一句話。他心中是隱隱的作痛，他的態度完全已有了木然的樣子。方太太繼續說道：

「若平！你恨蘭君負了你嗎？」

「不！我不但沒有恨她，而且我還非常的同情她，可憐她。要如她有高深的學問，她有個

強的個性，她決不至於會遭到現在這樣悲慘的結局。因為她是一個鄉村裏柔弱的姑娘，她沒有反抗的能力，她只有束手待斃，被屠夫把她的生命向死亡之門去丟送。唉！」

方太太聽兒子說完了這一番話，見他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於是她在枕兒之下，慢慢地又取出一封信來，枯槁的手兒，顫抖地交給若平。若平接過一看，見信封是開了口，封面上寫着方若平先生啓六個字，字跡是非常的幼稚，正代表着寫信人一樣的懦弱和可憐。他急急的抽出信箋，只見上面歪歪斜斜的寫道：

若平：

天空中有着一片落葉，她毫無自主的能力，被風吹得東蕩西飄的飛舞，終於慢慢地被吹落在溼濕的污泥之中，漸漸地幻滅了。這是象徵着我的生命，我現在的結局，也和這一片落葉那麼的孤零和悲哀。

本當我不該寫這封信來給你，因為這是徒然使你心中多留下了一個沈痛的創傷。但是，我想着和你有着這一番不平凡的認識，那我似乎總應該向你有個訴說苦衷的必要。因為我是一個沒有能力最懦弱的姑娘，我的一切，甚至於我的生命，都操縱在父母的手裏。他們要我長，我不敢短。他們要我短，我又不敢長。我好比是一頭天性柔弱的羔羊，今日已開始被屠夫牽入屠場裏去了。但我恐怕我被殺之後，還有人不肯原諒我的苦衷，以爲我今日的嫁人，是爲了貪圖富貴，愛好虛榮。所以我不能不含了一顆萬分痛苦的心靈，對你說說我這悲慘的命運。

蘭君生不逢辰，幼喪慈母，踉蹌孑立，無人愛憐。父親既然吃酒糊塗，而又好賭成性。雖有愛女之心，但河東獅吼，畏妻如虎。故後母所作所為，父親不問不聞。因此我就成了——一個鎖鏈下的罪犯了，我沒有抗拒的能力，我只好任專制婚姻下做了一個犧牲者。

過去我們這幾年的相聚，好像是一個夢，其實人生本來就像是一個夢而已。所以在你今天，好比是大夢初醒。我希望你不必再回憶，不必再留戀。你應該記得我在夢中對你說的幾句話，男兒志在四方，應以事業為重，想你是個有作為的青年，鵬程萬里，前途正不可限量，切不可戀戀作兒女之態。你假使能夠把這兩句話長記心頭，那你就再不會有消極悲觀的思想了。若平！最後，我請求你把這一封信看過了就燬去，同時我祝福你的前途光明！

將被犧牲者蘭君上

三月四日

若平瞧完了這一封信，他的眼皮兒已經紅潤起來。接着在信箋上已沾濕了一大堆的淚水；他呆呆地已陷入了悲哀的境地。方太太嘆息着說道：

「這一封信是蘭君嫁人前幾天寫來的，我很抱歉，給你私拆着先看閱了。我本當就要寄給你，但是我想着蘭君信中這一句話，即使給你知道了這一個消息，也徒然使你心中多留下了一個沈痛的創傷罷了。所以我爲了這一點自私的心，終於沒有來寄給你。但是，我幾次想把這一封信毀去，我總覺得這不是我所應該做的行爲。因此一直留藏到現在，今天你畢業回家，我是再也瞞不住你了。不過我也要勸勸你，勸你千萬要聽從蘭君信中這幾句忠實的話，那麼她雖在九泉之下，心裏一定也會覺得有些兒安慰了。否則，你要如

爲了她而鬱鬱不歡有了消極的思想，這叫她的靈魂不是也深深地感到不安了嗎？」

「是的！媽！你放心，我決不會因她的死而感到終身遺恨。這是一個夢，這無非是一個現實的夢罷了！」

若平爲了安慰母親老人家那顆脆弱的心靈起見，他含了辛酸的悲淚，沈痛的心兒。點了點頭，淒涼地回答。方老太的臉上含了一絲說不出淒涼的苦笑，她的眼皮已漸漸地合上了上來；顯然是經過許多時候的談話而感到十分疲倦了。若平站起身子來，他輕輕地給母親蓋上了被兒，放下了蚊帳。躡手躡腳的走出了上房，踏上了院子，抬頭望那碧天如洗，只見光圓的明月，依然和從前一樣的清華。但是蘭君呢？蘭君的人兒呢？……

突然一陣洒洒的雨點聲音，震碎了這四周寂寞的空氣。

若平從回憶中驚醒過原有的知覺來，他這才感到自己還是呆立在黃浦江的鐵欄杆旁。四周是靜悄悄的，昏沈沈的，在暮色蒼茫的空氣裏，更有一種說不出淒涼的意味。自從這一次回鄉之後，農村既然是這樣的不景氣，若平在故鄉當然是沒有立足之地。所以在不到半個月之久，就離別了白髮蒼蒼的慈母，重新踏上了第二巴黎似的上海，來謀他生活上的出路。但上海固然是天堂，而另一方面也是地獄。只要有靠山，不管你識字不識字？黃緞馬褂穿起來，主任，科長，弄個位置算不得什麼稀奇。但沒有靠山，縱然你有天大的本領，要謀個小職員的地位，恐怕比登天還覺得困難。若平是個書獃子的脾氣，他又不懂得拍馬屁。所以到了上海之後，却是失業到現在。他今天剛剛從一家公司去應徵沒有錄取回來，心裏當然是非常失望。他站在黃浦江旁邊，望着混濁的

江水，回憶着過去的一幕。他覺得母親辛辛苦苦的化了本鉅，栽培自己讀到大學畢業，現在事業沒有成功，戀愛又遭失敗。自己流落異鄉，半年多來，沒有一個錢寄給母親，這還叫我有什麼臉兒在社會上生存下去呢？若平正在呆呆的懊傷，忽然一陣狂風暴雨，淋得若平好像是隻落湯雞的樣子。他在萬念俱灰的思忖之下，便起了厭世之心。覺得做人在世，太沒有意味。像我一個大學生，連個人的生活都不能維持，想起來實在太以慚愧。我還做什麼人呢？我還做什麼人呢？

若平自言自語的說了這兩句話，他望着混濁的江面上是起了個一個的小水泡。那小水泡在若平的眼中看起來，好像都變成了一個一個有趣的笑臉。它似乎在向若平招手道：「你下來吧！你快些兒跟我們來親熱，你一定可以脫離煩惱和痛苦。」

若平在腦海裏既然有了這麼一個感覺之後，他兩手扶着鐵欄杆，一顆心兒不免躍躍欲試。但他到底又在水面上望見了一個滿頭白髮兩頰枯黃的老太太底臉龐來；啊！這不是我的母親嗎？我死了之後，剩下我這個年老孤苦的母親，她將何以爲生呢？我不是應該死的呢？我做兒子的對得住她可憐的老人家嗎？唉！這樣說來，那叫我真有些兒死不下手了。……但是，我枉爲是個堂堂七尺之軀，連個人的生活都在發生困難，那麼母親老人家豈不是白白的有了我這麼一個兒子嗎？她真的是一個孤苦零丁的老媪，那麼她的受苦，人家也許還會寄以無限的同情。現在有了我這麼一個不孝的兒子，恐怕連同情她的人都沒有了。唉！我多活一天，不是多一刻痛苦嗎？那麼我還是死吧！死吧！死了乾淨。若平左思右想，考慮了許多的時候，他覺得還是一死來得比較妥當。於是江面上又浮現了一個嬌媚的臉兒，她含了淺淺的微笑，似乎和自己在點頭招呼。嘿！那

不是蘭君嗎？對了，蘭君也是跳河死的，我何不步她的後塵呢？我們活着不能結成一對，我們死了也該相聚在一處呀！若平這時候已有了一種死的安慰，所以他認爲這個世界再沒有使自己可以留戀了。於是把兩脚一跳，兩手向前伸去，作個青蛙入水的姿勢，向黃浦江裏竄了下去。但說時遲，那時快，若平的腰肢兒却被一個人一把抱住了。這一來，倒把若平吃了一驚，心中連喊糟了。怨恨自己沒有向四周望一望，以致被路人發覺了。一個人到了生不能，死不得的時候，試問他心中的痛苦，還有什麼可以再能形容的了嗎？因爲自殺到底是件可恥的事情。自殺成功了，死後被人發覺，那麼就是丟臉出醜，好在他自己本身已經是沒有知覺了。現在死倒沒有死，反而被人知道了自己有了自殺的舉動，這是一件多麼羞愧的事啊！若平在這樣一想之下，他對救自己的那個人，不但並無一些兒感激的意思，而且反而恨他多事，使自己在無形之中多加重了一分兒痛苦。於是猛可回過身子，怒目切齒的向那個人睨了一眼。這一瞧，真是不瞧猶可，他的兩頰立刻感到熱辣辣起來。不由含了一絲苦笑，怨恨地說道：

「我道是那一個和我作對？原來是你！自強！你何必要開我的玩笑呢？假使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的話，那你就應該讓我痛痛快快的死去！」

「爲什麼？你是一個堂堂男子漢，你今日要到自殺的地步，試問你，不怕被天下人笑罵你嗎？哈哈！哈哈！我想你也許不是自殺，大概你自己知道身子太衰弱，所以預備游泳來鍛鍊身子。但是……你要游泳，也不該游到黃浦江裏來呀！若平！說起來你是命不該絕，我齊巧也會從這兒經過，一見江邊站了一個人，好像是你。我心中奇怪，雨下得那

麼大，你呆呆的儘管淋着不動，難道又是你詩人的作風在尋詩題材了嗎？我就躲在你的身後。看看你到底玩的那一套把戲？可是，我萬萬也料不到你會有這自殺的舉動。

唉！若平！你這也太沒有勇氣了！」

原來這個人是若平同級畢業的同學周自強，而且他們現在還同住在一間屋子裏。不過自強的個性，和若平完全相反。他雖然也是文學系裏畢業的，但他却並無一點悲觀消極的思想。他的態度相當率直而且鎮靜，刻苦耐勞，並不灰心。雖然他現在同樣地和若平失業着，生活常常發生恐慌。但他時常寫些稿子，投到雜誌報館裏去，把微薄的稿費，來過他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他雖然苦得今夜夜飯還沒有着落的時候，但他還安之若素，大有顏子之風。不過他有一種向上的理想，他認為只要努力，便可征服一切。今天也正是湊巧，他穿了雨衣，在這裏經過，不料無意之中就救了好朋友一條性命。當時他聽若平還向自己埋怨着，這就用了正義的態度，向他責備。但是他又不肯過分的認真，立刻又用了一種滑稽的口吻，向他取笑。不過說到末了的時候，他總覺得眼前發生的，並不是一幕趣劇，這是一幕社會民生問題的悲劇。他用了感慨的神情，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若平雖然聽了他這一篇話而感到慚愧和痛苦，不過他還強硬了態度。說道：

「唉！你認為我沒有勇氣，但……我能夠有自殺的舉動，這到底還是我的勇氣。」

「不對，不對！你既然有自殺的勇氣，那你何不自活的勇氣？常言道，好死不如惡活！你瞧，你瞧，這一般苦得這個樣子的孩童，他們尚且在生命線上掙扎活下去呢！那何況你是一個有學問的大學生？假使你自殺成功了，明天報上登載出來，固然一般大學生都

給你丟盡了臉皮。就是你對家鄉這位年邁蒼蒼白了頭髮的老娘，你的良心又怎麼能說得過去呢？」

自強一面說，一面回頭指了指那一羣衣衫襤褸，鳩形鵠面的流浪苦孩子，他們都在給人家推車子藉以討錢過活。若平看了這一羣苦孩子，他心頭是慘痛極了。但是他此刻的情感，已被冷酷的理智克服了。他還恨恨的說道：

「自強！你要明白，我不是生下來就是個窮得沒有飯吃的人，我小的時候，也有個黃金時代，我只知道茶來伸手，飯來開口。但到了現在，農村破產，工商業失敗，我們的國家，經濟差不多快要崩潰了。我們枉為讀到大學畢業，到如今還受到失業的痛苦，國家沒有給我們事情做，社會上不許我們有立足之地。你想，與其是活着受苦，倒不如死了乾淨嗎？人生本來就像一個夢，我今日的死，也正如大夢初醒。自強！承蒙你救了我，我雖然很感激你的見義勇為。不過在我這個垂死的人兒想起來，我覺得你救了我，實在是反而害了我。我有一個比方說給你聽，假使有一個受了重傷的人，他的生命已到了沒有活的希望。那麼旁邊的人，還是早些幫助他脫離痛苦好呢？還是像那種沒有知識的庸夫俗婦，多給他注射一種徒然延長時刻的針藥好呢？我就是一個受了重傷的人，死志已決，你把我救得多活一刻，這是多增加我一刻的痛苦。所以你這一番好意，我並不能接受。假使你真的有愛護你朋友這一番好心，那你應該快些兒走開，讓我安安靜靜的死去，這你才是真的把我從痛苦中得救了。」

「若平！你這個比方雖然也有一點點的道理，但仔細的一想，這就覺得大錯而特錯了。因為你到底並不是一個真正受了重傷的人，你所受的傷不過是環境惡劣而已，並不是你的肉體受傷。要知道樂生惡死，這是人之常情。況且你是一個大學生，眼前的環境雖惡，但我們年輕的人，將來總有光明的前途。要知道你的父母，從你呱呱墮地，費盡了多少心血，提攜捧負，直養到現在，你就這麼輕易地一死了事，我問你到底有心肝沒有？國家的衰弱，是需要人民去奮鬥！社會的不良，是需要我們去改造。你以為一死，可以不要一點兒責任。但你死了，還有重大的罪孽呢！若平！你把頭腦弄得清楚一點兒，你還是快些兒跟我回去吧！」

若平被他這一番話說得啞口無言，他呆若木鷄似的愣住了，眼淚大顆兒的滾了下來，和天上落下來的那點混合在一起了。自強感到若平懦弱得可憐，也不免暗暗地嘆息了一回。這時狂風暴雨越落越大，天好像要坍下來的樣子。若平的身子已經變成了一隻落湯鷄，自強恐怕他自殺沒有成功，倒反而受寒生起病來。於是拉了他的手，便急急的回家去了。

這是一條很陳舊的弄堂房子，在十四號內的那個前樓房間裏，便是自強和若平的公館了。這屋子裏面的佈置，當然是很普通，對面對兩張小鐵床，床底下放着兩隻手提的小皮箱。同學們來得多的時候，把它拖出來豎起了還可以當作椅子坐。靠窗有張半新舊的寫字檯，檯上放着墨水缸，及鋼筆等文具用品。還堆了厚厚的中西書籍，倒整理得很清潔。寫字檯的下首，是臉盆架，面盆內放着漱口杯牙刷牙膏等一類日用品。再下去是幾隻方木櫥，上面堆了破襪破鞋及已骯髒的

短袴短衫等東西。可見兩個孤零的男子，他們生活的沒有規定了。靠着前後樓相隔的板壁上，却掛了四張學士的照相，還用了很考究的鏡框子配着。但他們的嘴上却貼着一張方方的白紙，紙上寫着失業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表示他們四個人都失業，沒有飯吃，只好把嘴兒封鎖起來的意思。此外壁上還掛了一隻沾着灰塵的梵華鈴，和幾張世界著名的文藝家的畫像，似魯迅，高爾基等的大文豪。後樓還空着，大概沒有人租住了去。這時前後樓都靜悄悄的沒有一絲兒聲息，忽然前樓的門開了，走進兩個青年來，那當然是若平和自強了。若平頹然地坐在寫字檯旁的轉椅子上，兩手臂在桌子上一伏，把稀濕的臉兒，藏在臂彎子裏，似乎在暗暗的啜泣。自強脫了他身上的雨衣，然後開亮了那盞十五支光暗淡的電燈。他走到臉盆架子旁邊，把手巾拿來，又走到若平身旁。說道：

「若平！你還哭什麼呢？老大個子兒了，難道還只有三歲小孩子嗎？快把你稀濕的衣服脫下了，不要受了涼，回頭生起病來，那就真的比死還感到難堪呢！」

「……………」

若平沒有回答什麼，他心中也在暗暗的擔憂，因為「死」在他心中倒並不害怕。怕的是生起病來，那就在地獄裏活受罪了。所以他又很快的站起身子來，把稀濕的衣服脫了。接過了手巾，在頭上揩拭着。這時窗外已漆黑的緣故，那閃閃爍爍的電光，更亮得有些駭人。若平望着窗外的天空，喃喃地自語道：

「風呀！你刮吧！雨呀！你落吧！我希望整個的上海全都倒坍下來。唉！做人，做人！」

做人却沒有辦法做下去！我真弄不懂世界上爲什麼要有我這一個沒有能力生存的人？大學畢業，畢業又有什麼用？畢業還不是失業嗎？失業也等於是宣告死刑。什麼工作，事業，光明的前途，幸福的樂園，都是夢，都是泡影呀！……」

若平說完了這幾句話，他的神經有些錯亂的樣子，身子向前衝跌了幾步，便倒向床上去。自強把他鞋襪脫了，拿被兒給他蓋上。低低的說道：

「若平！你給我安靜地睡一回子吧！要知道你死了之後，你的家鄉還是一樣的荒涼；而這個萬惡的社會，也依舊是一樣的黑暗。像今天這暴風雨的黑夜一般，它並不因你的死而改變得光明起來呀！」

「但……我白白活了這二十幾年的日子，我沒有能力奉養父母，我連自己的生活都沒法維持，你給我想，我有這張厚臉再在社會上丟醜嗎？」

自強見他並不安靜地睡下來，而且反把身子在床欄上靠着了，他的神情完全有點萬念俱灰的意思。自強在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給他喝，用了熱情的口吻。向他安慰說道：

「若平！你何必要這麼的自暴自棄呢？一個人的窮苦，豈有永遠的窮苦到底嗎？我以為爲一個青年，既然在世界上做了人，那麼在未死之前，總應該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情。若平！金錢，地位，名譽，愛情，這一切呀！我們只要肯努力，肯忍耐，我相信我們也有接近這些的一天。」

「哼！我不想，我……沒有這個希望了。我覺得我的一切，都像是這燈光下的黑影子。摸

模糊的，渺渺茫茫的，永遠沒法去抓住它。這不是我有悲觀的思想，我有消極的意念。因為事實如此，我活着也不過是像燈光下一個黑影而已。」

若平苦笑了一聲，他搖了搖頭，兩眼又望到自強站在壁旁的黑影子，於是他的腦海裏又發生了這麼一個悲觀的感覺，嘆息着說。自強皺眉說道：

「若平！你這種想法是絕對的錯誤，我們是人，我們不是畜類，在這世界上我們總有一天會找到事情做的。」

「事情！到那兒去找呢？在這個世界上，睜開眼來，盡是殺人不見血的好商，吃人不吐骨的政客。他們把持着他們自私自利的地位，他們情願把飯倒在陰溝裏，但是却不情願給我們吃一點。」

自強覺得若平說的是近乎過於偏激一點，不過這也難怪，因為社會上的情形也許確實如此。不過他走近床邊去，用力把他扶下身子。說道：

「好了，好了，你何必儘管發這些牢騷呢？快些睡下來，你不是在翻譯一部小說嗎？這也是工作啊！你把這工作完成了，可以賣錢呀！拿你的心血，去換取麵包，這不是比住洋房坐汽車更覺得有意義嗎？」

「是的，這也是我的工作，但遠水救不得近火。難道餓了肚子可以工作嗎？再說我是一個無名小卒，即使束緊了褲帶，把我的工作完成了，恐怕也沒有誰會來給我的著作物色去呀！」

一 風暴雨驟求死却不能

「這是你一種過分的憂愁，我相信落雨的天氣是不會永遠落雨的，也總有撥雲見天的一日。這和我們命運一樣，常言道：叫化子也有三年討飯的鴻運。那何況我們比教化子到底還要高出一等的窮學生！若平！你不必再胡思亂想了，我來拉梵華鈴給你解悶吧！」

自強給他攏好了被兒之後，他走到壁旁，把梵華鈴取下，倚在窗口旁，就輕輕地拉起輕鬆的調子來。但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心境，自強雖然是拉的很有生氣的調子。但在若平的耳朵裏聽起來，總感到有陣無限哀怨的音韻。似泣似訴，如怨如慕，使若平的心中想起了年老的母親，並在專制婚姻下犧牲的蘭君，他的眼淚不由自主的會像泉水一般的湧了上來。

風已經息了，雨已經停了，四周靜悄悄地已經萬籟俱寂，顯然後已經深沉了。自強坐在寫字檯旁的檯燈下，埋首疾書着他還未完成的特約稿子。雖然他的眼睛好像要閉下來的樣子，但是為了雜誌公司說定三天之內交卷的緣故，他不得不握了拳頭，在自己大腿上狠命的兩拳。因為負了痛，使他的睡魔逃跑了，於是他便繼續的寫稿。可是剛到要緊關頭的時候，忽然室內的燈光熄滅了，因此自強的眼前就呈現一片黑暗。他伸手借着窗外路燈的光芒一看手錶，還只有十一點二十分。這就恨恨的罵道：

「他媽的！這房東怪老太婆真是一隻雌老虎！現在才只十一點二十分，她就熄燈了。唉！無非我們欠了她三個月房錢罷了，她就這麼的欺侮我了。」

自強一面罵着，一面也只好把稿紙收拾過在一旁。拖着沈重的脚步，走到自己的床上去睡了。但正在這個時候，忽聽若平的聲音大叫起來。自強倒是吃了一驚，連忙急急的向他叫道：

「若平！若平！你夢魘了嗎？快醒醒！快醒醒！」

「哦！……哦！……」

若平似乎被他叫醒了，他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子，哦哦響了兩聲，却嗚嗚咽咽地又哭了起來。自強忍不住又問道：

「若平！你又夢見了什麼呢？幹嗎好好兒的哭起來？」

「我……我……夢見了我白髮蒼蒼的媽，……她在哭泣，她……她……好像在家裏咬着草根樹皮，我……我做兒子的太不孝，我實在沒有臉兒再對得住我可憐的母親！」

「這是你思親過切的緣故，你不是說你家中還有幾畝薄田嗎？我想你母親還不至於到吃草根樹皮的地步。」

「唉！我真想不到人生竟有這麼的苦味！」

「但是，從苦味之中也能得到人生的快樂！若平！已經快子夜十二點了，我們早點兒睡了吧！」

自強口裏雖然是這麼的安慰着他，但他的精神也感到非常疲倦了。他閉了眼睛，在不到五分鐘之後，他已經有了微微的鼻鼾之聲了。若平聽了他鼻息之聲，自己却再也睡不着了。一回兒想那樣，一回兒想這樣。他忽然擦闔被兒，跳下床來，披上了一件破舊不堪的睡衣，借着外面路燈的光芒，摸索着寫字檯。檯裏的洋蠟燭和火柴，燃着了之後，豎立在寫字檯上，他把譯了一半的小說稿子取出來，在閃閃爍爍的燭火光芒之下，他又繼續開始他翻譯的工作。靜悄悄地過了一

個多鐘點，若平覺得有些寒冷，一陣子咳嗽，把自強吵醒過來。他睜開眼睛，一見寫字檯旁的若平，却在埋頭疾書。這就嘆了一口氣，說道：

「若平！你這樣的工作，把你的眼睛會弄壞的，我勸你還是睡吧！明天起來一整日不是可以工作嗎？何必急急的要把它譯成功呢！」

「我想早點譯成了，賣了錢，可以給我做路費。」

「什麼？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

「我要回家去，我覺得與其是做了他鄉的餓殍，倒不如回故鄉和母親死在一塊兒去的好。」

「你這話也不錯，我覺得你身子原也太衰弱一點了。回家去休養休養也好，等你把身子養好了，再到上海來找事情吧！不過等你譯好了這部小說，還得許多的日子，我想你這身子是再不能漏夜工作了，所以我明天得代你設法去弄一點錢來，你此刻還是給我早點兒睡吧！」

自強點了點頭，他用了熱誠的情意，向他低低的說。若平又是一陣咳嗽，他也覺得自己這個身子是很難支撐着再用腦汁來工作了。但自強也是一個貧窮的人，他那裏有能力來幫助我呢？想到這裏，忽然他有了一個感覺。遂說道：

「哦！我有一個辦法了。」

「你有什麼辦法呢？」

「我預備賣掉我的文憑，那我明天就可以動身回故鄉去了。」

「嘿！那你似乎也太異想天開了，誰要你這張不值一文錢的文憑呢？寒不能衣，飢不能食，揩屁股還嫌太薄呢！」

自強聽他這樣說，不免感慨地回答。若平吹熄了那支燭火，他又慢慢地睡到床上去。用了感傷的口吻，低低的告訴道：

「畢業的時候，我那個同鄉的李志高不是考不及格嗎？所以他雖有自費出洋的能力，却沒有一張文憑而作罷。當時他對我說，你沒有錢去出洋，你還是把這張文憑買給我吧！我心裏氣不過，遂不去理睬他。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我覺得還是賣給他比較乾淨。」

「哦！就是這個專門跑舞廳那個傢伙嗎？」

「是的，他在靜安寺路住的洋房，進出汽車，反正有的是錢，那算不得什麼的。」

「哼！他媽的！這些傢伙就是出了洋回來，也還不依舊是一個渾蛋！」

「但……他們鍍了金回來，憑了他們金錢勢力，照樣可以在政治舞台上活動。說不定是一個處長，專員的頭銜。你就不知道，越是渾蛋，越竄得快，因為整個的世界，就永遠地這麼的混濁不清的。」

若平十二分憤激的回答，自強聽了，也不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兩人方才蒙着被兒，又沈沈地睡熟了。晨曦衝破了黑夜，天空已現了魚肚白的顏色。工廠裏的汽笛聲，嗚嗚地響着。弄堂裏的糞車之聲，也辘轳地響着。接着倒馬桶的聲音，滲和着賣報的音調，以及菜販的喚聲，頓時便熱鬧起來。若平被一片嘈雜的聲音吵醒過來，他便先匆匆的起身，草草的洗過臉兒。從床下拉出

小皮箱，取了那張文憑，便急急的向外面走了。他走到房門外，又把房門碰的一聲關上了。但不到一刻鐘之後，房門外又有人在蓬蓬的敲着。自強被敲門聲音驚醒了，遂揉了揉眼皮，坐起身子來。問道：

「是誰呀？」

「是我，你的祖宗，……老子！」

自強聽得出這怪熟悉的喉音，那是失業第三號的金樂冠。也是自己要好同學之一，他現在是寄居姊夫的家裏。不過他姊夫的環境也並不好，所以樂冠只能在姊夫家專睡一塊地板，生活還要他自己去設法的。不過樂冠這人完全是藝術家的作風，他能夠畫一手極生動的油畫，從來不知道憂愁是什麼？痛苦是什麼？今日有酒今日醉，他完全是一個樂天派的人物。雖然他是住在姊夫的家裏，不過他也時常到這裏來遊玩，找尋快樂。此刻他聽自強在房中這麼的問，於是提高了喉嚨，還打了一個哈哈回答。自強一面披衣起床，一面前去開門，見了樂冠，把手放在嘴旁，噓噓地響了兩聲，是叫他不要高聲的意思。樂冠却依舊高聲地問道：

「幹什麼？鬼頭鬼腦的樣子？難道你在裏面藏着一個小姑娘？」

「不要胡說白道，因為若平病了，他還睡着，你不能高聲地吵醒了他呀！」

自強一面向他低低的告訴，一面還伸了兩手，連連打呵欠。樂冠回頭向若平床上望了一眼，便哈哈地笑了起來。說道：

「你真是在活見鬼！什麼若平病了？還睡着。你瞧瞧他的床上，那裏有他的人影子？」

「啊呀！真的，他又到什麼地方去了？糟糕！糟糕！」

「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你急得這一分樣兒呢？」

樂冠見自強急得跳脚不已的樣子，這就停止了笑聲，用了猜疑的目光，望了他一眼，不瞭解的樣子，急急的追問。自強這才難過地告訴道：

「小金！你不知道，昨天黃昏的時候，若平他在黃浦江旁邊，却預備跳江自殺呢！若不是我在那裏經過發覺了，只怕我們四人就得三缺一的了。」

「真的嗎？他好好兒爲什麼要自殺呢？」

「還不是爲了被環境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緣故嗎？唉！若平這人就是太懦弱了一點。」

「這真是不中用的東西！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了河水鬼，才會想到跳黃浦自殺。要不然，我們一個堂堂七尺之軀，寧願餓死倒沒有關係，自殺是多麼可恥呢！」

「這是他的心靈太脆弱一點的緣故，小金！他早上沒有到你那裏去嗎？」

「沒有，……這倒叫人担心了，不會再發生什麼不幸的事嗎？」

樂冠微蹙了眉尖兒，他到此也不免憂愁起來，茫然地問。自強搓了搓手，在室中來回的踱了幾步。忽然說道：

「這就難說了，所以我非去找尋他不可！……噢！說不定他是到這個渾蛋那兒去了。小金！你不到別的地方去，那根領帶借給我用一用吧！」

自強一面說，一面老實不客氣的解下樂冠頸項下那一條領帶，便即拔步向外走了。但却被樂

冠拉住了。自強回身急道：

「怎麼啦？你不肯借我用一用？」

「不！你忙什麼？我們一塊兒走吧！」

「那麼請動身吧！」

「且慢，我身上這一套衣服要去洗一洗了，你能不能借一套西服給我穿一穿？」

「我全是破的，你不嫌破舊，只管自己拿吧！我要走了。」

自強的心中是只管惦记着若平，所以一面對樂冠說，一面便向門外又急急的走了。樂冠在壁上衣鉤上取下自強僅僅只有一套的西服，他用報紙包好，挾在脅下，關上了房門，便悄悄地走出。不料在走到扶梯旁的時候，却和廂房裏走出來的房東太太撞了一個滿懷。房東太太也沒有瞧清楚是誰？只道穿西服的總是前樓那兩個窮小子了。於是一把抓住了樂冠，伊嚶嚶叨叨的大罵起來了。

二 金言玉語人生即戰鬥

樂冠被房東太太一把抓住了衣袖，一時倒吃了一驚，連忙停住了步，回頭瞪了他一眼，不禁嚶嚶地響起來。陳太太仔細的一看，也方才知道認錯了人，只好賠了笑臉，很快的放下了手。樂冠很生氣的問道：

「喂！你拉住我做什麼？難道你預備跟我交朋友嗎？」

「對不起！對不起！我認錯了人，還以為是前樓那兩個欠我房錢的窮學生呢！」

樂冠聽她這樣譏諷地回答，一時臉兒不免漲得通紅。待要向她爭論幾句，但這個房東太太是出名的雌老虎。再說今天是我的好日子，也犯不着和她多發生口角。於是冷笑了一聲，暗暗罵了一句母夜叉！便急匆匆的自管奔下樓去了。陳太太似乎隱約地聽到了他這一句話，她恨得什麼似的，也嘮嘮叨叨地罵了一場。雖然樂冠的人影子也不看見了，但是陳太太認為不罵得一個痛快，這在自己未免是太吃虧了一點，所以一個人站在扶梯口足足罵了三十分鐘。幾個房客都知道她是個潑辣貨，因此大家也只當她在發神經病。就在這個時候，外面走進來一個二十左右的姑娘。她手裏還提了一隻小皮箱，抬頭向上一望，發現了房東太太。這就含笑招呼道：

「陳太太！你早。」

「哦！我道是誰？原來是呂小姐搬進來了嗎？很好，很好，我給你後樓都搬空了呢！」

「謝謝你，謝謝你！喂！車夫，你把東西都搬到樓上來罷！」

那位呂小姐是新搬進來的房客，她只有孤單單的一個人。當時聽了陳太太的話，她的嘴兒相當靈活，一面連聲道謝，一面又向外揚着臉兒吩咐着。同時她自己先急急的上樓，步入後樓，只見裏面獨多的是紙屑；於是連忙問陳太太借了一把掃帚，先馬馬虎虎的劃了幾劃。這時兩個車夫已把一切動用的傢具搬了上來，陳太太站在一旁，像指揮官似的幫着呂小姐吩咐車夫把傢具一一的安擺舒齊。這樣忙碌了有一個鐘點，呂小姐才打發車夫走了。陳太太又幫着她佈置室內的一切，調度着傢具放在什麼地方最妥當。呂小姐見房東太太這麼熱心，口裏一連串的說着感謝，陳

太太見她已經有些兒舒齊之後，方才笑嘻嘻的說道：

「呂小姐！這裏的規矩，……嘻嘻，是先付後住的，你假使方便的話，最好此刻先付給了我罷！我們做了鄰居，像自己人一樣，我也不和你客氣了。嘻嘻，說起來可真有些兒難為情。」

「噯！那怕什麼難為情啦？陳太太！住了人家房子，當然該付房錢的。喏！這裏是房錢，陳太太！你點一點，和前天的定洋合弄來不是三十二元嗎？」

呂小姐很俏皮地噯了一聲，她回身取過桌子上放着的皮包，取了鈔票，很快的交到她的手裏。房東太太一面伸手接過，一面滿面堆下笑容來。她這時倒又竭力的客氣着道：

「呂小姐！你忙什麼啦！慢一點兒也不要緊呀！我說現在這個世界，男人真及不來女人，女人比男人爽氣得多啦！噯！噯！呂小姐！你府上只有你一個人嗎？」

「唔！只有我一個人，所以你們做房東的，最好就租給像我這樣的房客。房錢不少你一個子兒，而且進出的人又不多，那是多麼清潔呢！」

呂小姐對於她男人女人纏了一大套，因為不知道她是有感而發的，所以望着她自不免有些兒莫明其妙。遂唔了一聲，很自豪的回答。陳太太又含笑問道：

「那麼呂小姐的生活怎麼辦呢？我猜你一定在辦事情了？」

「不錯，我在辦事情了。一個人賺，一個人用，生活倒還可以過得去！」

陳太太聽一個姑娘能夠自己維持生活，臉上不免浮現了羨慕的樣子，用了奉承的口吻。笑嘻嘻

嘻的說道：

「呂小姐！你真了不得，你真能幹得很！一個女人家可以不依靠男人家而過着生活，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不過你和別的女人家原有些兒不同的，單瞧你的臉兒，我就知道你是個女中之王。啊！真是多漂亮的，多美麗的！我前天心中就這麼的想，呂小姐起碼是個女學生的身份哪！要不然，還是一個有錢人家闊閩千金。」

「哈哈！房東太太！你真會說話，那倒叫我被你說得太不好意思起來了。」

呂小姐聽了她這一番莫明其妙的瞎捧，這就忍不住哈哈地笑了一陣回答。就在這個時候，陳太太七歲的女兒美美奔進來。急急的說道：

「媽！不好了，不好了，妹妹撒得一蹋糊塗，臭死囉！」

「啊呀！小鬼！你這死人！你在管些什麼呀？現在你給我妹妹這堆髒東西去吃下了！」

「妹妹要撒出來，叫我有什麼辦法？我不會吃，除非你媽吃慣的！」

「好！好！你這死了頭！還敢嘴兇嗎？我給你一個兜嘴巴！」

陳太太聽七歲女兒也敢回嘴起來，她氣得什麼似的，擦上手兒，就在美美頭頂上拍拍兩記。美美一面哭，一面逃了。陳太太也來不及向呂小姐說再會，她便邊罵邊追的奔向臥房裏去了。這裏呂小姐見了這一幕趣劇，倒忍不住獨個兒笑了一陣。正在這個時候，忽聽扶梯口有人在叫道：

「紫鳳！紫鳳！」

「喂！如男！我在這裏呀！快進來。」

原來呂小姐的芳名叫紫鳳，她一聽這熟悉呼叫的聲音，知道是廠裏的要好同事康如男，心中一歡喜，便連忙奔出後樓。只見如男的手中還捧了一束鮮花，還有一包點心。兩人很親熱的握了一陣手，大家走進後樓。如男向四面望望，點點頭兒。笑道：

「這屋子倒不壞，紫鳳！怎麼啦？你一個人也可以整理整理呀！瞧你亂七八糟的還是像舊貨攤的樣子。」

「哼！你還說啦！昨天說得好好的來幫我忙，今天就忘了，直到這時候才來，真氣人！求人不如求己，那才不錯哩！」

紫鳳聽她還向自己埋怨着，這就鼻子哼裏了一聲。鼓起了嘴兒，撒嬌似的表示非常生氣的樣子。如男把一束鮮花安插在那隻白瓷的花瓶裏，笑着啊呀了一聲。說道：

「你這話真是豈有此理，我因為家裏有些兒事情，所以遲了一點兒。不過我怕你肚餓了，連點心都給你買來了，難道還不能算對你很關心嗎？」

「啊呀！那叫你破鈔了，這可叫我不敢當，太不敢當了！」

「好！好！你這小妮子！我可不依你！」

「哦！好姊姊！你不要生氣，快饒我這一遭兒吧！」

康如男雖然是個女性，但在她的名字上瞧起來，也可知她是個女性中的男子。她不但生得像男子一樣強健的體格，而且還有像男子一樣倔強的個性。她愛樸素，她愛現實。她輕視女子有一

種虛榮的浮華，她更不贊成女子有一種甜蜜美夢的希望。她能夠理解人生的真諦，並認清楚做人的目標。爲了求自立，爲了爭取女子在社會上真正的自由解放，她才跑進社會和世界上任何那一個男子同樣地工作吃苦，此刻紫鳳那個嬌小玲瓏的身子，被她摟在懷裏，伸手在她脅下一陣子格吱，不由吃吃地笑得透不過氣來。只好縮了腰肢兒表示屈服地向她連連的告饒。如男這才一笑，放了她的身子。說道：

「來罷！我們開始動手工作起來吧！你真是一個懶了頭，一定要我來給你動手你才肯整理嗎？要知道我們年輕人的紀律，是：生活應嚴肅，行動該敏捷。這兩句格言，你難道又忘了？」

「嗶啞！得了罷，壽星唱曲，又來老調。」

「紫鳳！你不要以爲這是老調兒，我們應該嚴格的遵守我們這鐵一般的紀律才對呀！瞧我給你來佈置一下，保險你相當的美觀！」

康如男很認真的神氣回答，隨了她這幾句話，她們兩人便認真地工作起來。如男給她收拾桌子的時候，發覺她桌子上放了一隻很精美的紙盒兒。這就認真地問道：

「喂！紫鳳！這是什麼玩意兒呀？」

「沒有什麼，拿來，讓我藏起來吧！」

紫鳳的兩頰，忽然微微的一紅。她很快的走過去，伸手把那紙盒兒奪了過來，似乎要去藏起來的樣子。如男見她那種羞澀的神態，這就感到那紙盒兒裏至少是她的祕密。於是追了上去，預

備再去搶過來的樣子。笑道：

「唔！不對，其中有道理，那紙盒兒裏一定是情書，快讓我檢查一下子。」

「不！不！我從來沒有什麼情書的。」

「不是情書，那一定是愛人的像片兒，對不對？你不給我看，我可不依你，你在我老丈面前，可不能大掉其槍花呀！」

「好姊姊！我除了你，沒有一個朋友，那裏來什麼愛人的像片呢？」

紫鳳一面躲避，一面急急的聲辯。如男當然不肯相信，便只管去捉她。於是兩人在室中便只管團團的兜圈子，兜到結果，紫鳳還是被她捉住了。不過她緊緊握着那隻紙盒兒，却不肯放手。如男伸手在嘴兒上呵了呵，又在她脅下去格咬。紫鳳癢得難受，沒有了法兒，只好把紙盒讓牠搶了過去。如男還怕她再有搶奪的舉動，站得遠遠地，把紙盒兒打開一看，這就忍不住撲哧的一聲笑起來。原來裏面藏着的是小孩子白相的玩具，什麼蛋殼做的狗啦馬啦！還有小喇叭，洋娃娃，什麼小玩意都有。如男把手指兒在頰上劃了一下，啞嘴了一聲。笑嘻嘻的說道：

「這麼一個大姑娘了，還玩這些小孩子的東西，真是不怕難為情的呢！」

「有什麼難為情呀？我自己認為還是一個小孩子，難道我就不該玩這些東西嗎？」

「哼！我瞧你還是留着吧！將來你跟人家結了婚，養了孩子，玩玩這些玩意兒才對哪！」

「噯！我不依，我不依，你爲什麼要取笑我呢？我一輩子也不願結婚的。」

紫鳳扭動了一下腰肢兒，大有撒嬌的神氣。如男見她兩頰紅暈得好看，彷彿一朵海棠花似

的，這就感到她的可愛。便把盒蓋兒合上，給她藏入抽屜內去。瞟了她一眼，笑嘻嘻的說道：

「爲什麼？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姑娘，她說一輩子也不結婚，這話誰能相信呢？省省吧！你別給我嘴兒說得太硬了。明兒要給我發覺你有一個愛人的話，嘿！那我可要好好兒請個東道不可呢！」

「愛人？要末你是我的愛人。怎麼啦？康大姊！你來幫忙給我整理東西呢？還是來檢查我的生活狀況呀？」

「好！好！你說得有理，我被你吃癩了。那麼你快問房東太太去借一個鐵鏈來，還有釘子也拿幾枚來，我把你衣服都掛在床邊好不好？」

如男這才又一本正經的向她關照着說，紫鳳點了點頭，便匆匆的走到房外去了，不多一會兒，紫鳳拿了一個小鐵鏈，並五六枚釘子，匆匆的進來，交給如男。如男伸手接過，把身子跪到床舖上去，一手拿了釘子，一手拿了鐵鏈，開始在板壁上砰砰碰碰的打起來。不料這一陣子打釘，把前樓板壁上掛着那四個學士的像片兒，連同鏡框子一齊擊落下來。於是前樓就發生了一陣很清楚的聲響，如男向紫鳳望了一眼，兩人互相扮了一個有趣的鬼臉。如男笑道：

「糟糕！隔壁落下了什麼東西了！」

「管他，反正我們自己佈置完美就算了。」

紫鳳頑皮地回答，她還伸了伸舌尖兒，表示還包含了十足孩氣未脫的成分。如男笑了一笑，遂繼續她佈置的工作。兩人經過一番忙碌之後，顯然這一個陋室，也被她們裝飾得美觀起來。如

男似乎感到有些吃力，坐在椅子上吁了一口氣，用目在四周打量了一回。問紫鳳道：

「你瞧，這間屋子佈置得怎麼樣？」

「漂亮得很！這是大姊的天才傑作。要沒有你這聰明的頭腦，伶俐的手腳，一輩子也產生不出這一間美麗的屋子來。」

紫鳳因為如男替自己確實化費了很大的氣力，才佈置完畢這一間臥室。所以她認為如男此刻問自己，完全是顯露她得意的表示。所以用了頌贊的口吻，向她大捧而特捧，目的是在博得如男的歡心。不料如男却連連搖頭，她別具見解的大發起牢騷來了。俏皮地說道：

「但形式是被內容所決定的，那我可不敢承認這是我佈置的功勞。比方那麼說一句，沒有米的時候，即使是一個巧婦，恐怕也難叫她煮成一鍋飯的。所以我覺得這和一間臥室一樣，倘沒有你這時髦的衣服，漂亮的窗簾，並那精緻的燈罩，作為外表的點綴和裝飾。那我縱然是一個美術設計家吧！恐怕一輩子佈置不出這樣一個精美的房間來了。」

「哼！大姊！我聽出來了，你這幾句話中，一定有罵我的作用。」

如男這幾句話聽在紫鳳的耳朵裏，她細細的一回味，這就鼓着小嘴兒，哼了一聲，大有不悅的意思。如男笑了一笑，說道：

「我倒並不是在罵你，我的意思，因為我們是工廠裏的女工，不是什麼大公司大銀行裏的花瓶。我們是爲了尋求女性解放之路才進工廠的，決不是去給廠主人作眼皮的仕養。所以那些漂亮的服飾，時髦的裝束，應該與我們新女性絕緣才是。」

「你這話雖然說得有理，不過愛美是女子的天性。不僅是女子，而且還可以說是人之天性。你不見上了年紀的老公公，他照樣還刮着鬚髥。上了年紀的老太太，她們早起洗臉的時候，也還要撲上一層鵝蛋粉兒哩！」

紫鳳似乎有些兒不服氣，她引用兩個例子來，向如男加以反抗。如男搖搖頭，表示並不相信的意思。說道：

「你說的並不是事實，即使是事實，也無非是一部分的代表而已，決不是大衆化的寫照。所以我說的並不是上了年紀的老公公老太太，是我們一般年輕的女子。你且看上多多少少的女子，爲了虛榮，爲了奢侈，而丟了清白的身子，光明的前途哩！所以我認爲女子愛美，實在是後體養成的奴隸性。假使你要讀熟這一句「女爲悅己者容」的話，那就糟糕了，因爲這至少是侮辱我們堂堂的女性！」

「大姊！你要跟我討論這個問題，我倒要給你看一篇文章了。」

紫鳳這時正在整理她的書籍，聽了如男這一篇宏論，她似乎有些回答不出來了。忽然她在書堆裏無意中翻到一本魯迅的南腔北調集來。使她猛可想到裏面有一篇關於女人的文章，這就急急的翻開來，遞給如男看道：

「大姊！你且看看大文豪的文章吧！就知道表皮的嚴肅，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這兒有幾行文字，你自個兒唸吧！」

「……目前這個時代，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點。一般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彷彿女

人都進了修道院，尼姑庵，國家就會得救似的。……」

如男接過書本，就這麼順口的唸了下去。當她唸到這裏的時候，紫鳳偷偷地窺測了她一下臉色，却忍不住感到勝利地笑起來了。如男抬頭望了她一眼，見她那種得意的樣子，便故意問道：

「紫鳳！你笑些什麼呀？」

「我笑大文豪筆底下的那般正人君子……：就像現在的你差不多。來，我再翻一頁給你看看，還是我唸給你聽吧！……：奢侈和淫靡只是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

紫鳳伸手把那本書又拿了回來，翻了幾頁，便朗朗的唸了出來。唸到末後這兩個字，聲音還特別的提高。如男微微的一笑，說道：

「紫鳳！你找錯了擋箭牌了，魯迅這篇雜文，固然是對生活在女人的胸脯上的這些板起面孔高喊風化的正人君子們加以辛辣的諷刺。然而真正的意思，却還不在這裏。……」

「魯迅明明反對人們把奢侈淫靡種種罪名加在我們女性的頭上。……」

「不錯，魯迅確實有這個意思。但是，他並沒有鼓勵女性往奢侈和淫靡的圈子裏鑽呀！他的意思，奢侈和淫靡是社會崩潰與腐化的現象，它有它的社會根源。要如這根源存在一天的話，奢侈和淫靡便也一天不會消滅的。所以他大聲疾呼的要促使人們深入現象裏去認清它的本質，從而消滅此種根源，新的社會才能生長並建立起來。」

如男這一番理論方才把紫鳳說得啞口無言，她眨了兩眨眼皮，只說了一句是嗎？她便呆呆地愣住了。如男這才又把魯迅在書本上的話翻給紫鳳看，一行一行的指着，說道：

「你且聽魯迅說的話，……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么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的身上。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能夠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紫鳳！你聽魯迅這些話是說得很明白的。假使女人專用修飾自己的身體來拉住男子的心，那麼結果，只有悲慘而已。因為這樣，女人就等於自動的放棄了「人」的地位，而甘心給一般男子作為玩具，越是要拉住男子的心，結果越是沒法拉住的。俗語說得好：人老珠黃不值錢。等到色衰愛弛，女人還是永遠地輪流着做紅顏薄命的悲劇中的主角而已。」

「大姊！你這話說得太有道理了，我明白了，我覺悟了，我們女人當然不應該讓男子們來作玩具般的看待。」

「對啊！你既然也已經明白了。所以，我們是決不應該在裝束上跟我們女人自己去競爭。我們應該在地位上去和男子們爭得平等，工作上爭得平等。紫鳳！生活即努力，人生便是戰鬥！我們得努力，我們該戰鬥。我們要爭取和男子同等的地位，同等的經濟權。我們更要為社會運動而努力，應該打倒這不合理的封建社會，也就是解放了我們女人自己！」

如男兒紫鳳似乎已有醒悟的意思，這就說越有精神，越說越興奮起來。紫鳳聽到這裏，猛可走到她的面前，把她手兒緊緊地握住了。叫了一聲大姊，她似乎感動得要掉下淚來的樣子。如

男還仍舊很嚴肅的說下去道：

「時髦的裝束，華美的服飾，就是我們女人奴隸的鎖鏈，也可說是我們女人玩具的標幟。」

「大姊！你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心裏真是太慚愧了。從此以後，我不再裝飾了，我不再學時髦了。我決不做奴隸，我更不做玩具，我是一個堂堂的女性！我要負起改造社會不良的責任，我要担負起強盛國家的使命，爲我們女性放一道光輝的異彩！」

「好哇！我親愛的小妹妹！你這才不愧是個時代的新女性！」

「噲！噲！……」

「啊呀！我們只管談着話，就忘記了時間，怎麼一回兒已十二點了？大姊的肚子餓了吧！我們到外面館子裏去吃飯好嗎？」

兩人正談着話，桌子上那架鐘便噹噹地鳴了十二下。紫鳳這才啊呀了一聲，她拉了如男的手，兒，笑盈盈的說。如男搖搖頭說道：

「瞧你又來這一套貴族小姐的脾氣了，我早已預算好了，你看桌子上放着的不是一包蛋糕嗎？來，來，來，我們吃蛋糕吧！上館子吃飯，這不是我們的身份。」

「其實……這也是難得的事情，我們又不是天天上館子吃飯，今天我搬進新屋，你老大姊給我辛苦了這一整天，那我不是應該請請你的嗎？」

「照你這麼說，那倒好像我不是來幫你的忙，特地來要我請我吃飯的了。紫鳳！你要請我

吃飯的日子多哪！將來你和人家訂婚的時候，你就是不請我吃飯，我也要來吃你一頓哩！

「你這個姊姊就太沒有資格了，儘管和你的小妹妹來開玩笑，這算什麼意思呢？我可不依你，我一定不依你。」

紫鳳紅暈了兩頰，恨恨的還給她一個白眼。這回子倚在如男的懷裏，却像孩子般的撒嬌起來了。如男方才抱了她的嬌軀，連連的告饒。紫鳳趁勢要挾她說道：

「你要我饒你，這也不難，那麼你得和我一塊兒到外面去吃飯。」

「我說吃些兒蛋糕也就算了，我可不願化費你的錢。」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小妹妹連請大姊吃一頓飯的資格都沒有？要如真的這樣，我們從此一刀兩斷，因為你根本看不起！」

「啊呀！你這小妮子算是跟我武力解決了嗎？好！好！我們走，我們就一塊兒走吧！」

如男見紫鳳纏住了嬌軀，大有怒氣沖沖的樣子。這就握住她的纖手兒，笑嘻嘻的回答。紫鳳披了披小嘴，方才得意地笑起來。她拿了錢袋，關上了房門，和如男攜手向外面走了。剛到大門口，就遇見郵差的自由車在門口停下來，他送給紫鳳一封信。紫鳳接過一看，見上面寫的業光里十四號周自強先生啓。暗想，那大概是裏面那個房客的了。正欲去拿給房東太太，忽然見房東女兒陳美美從裏面奔出來，遂把她叫住了。說這封信拿給你母親去，美美聽了，便又像一頭小貓似的奔到樓上去了。

陳太太從女兒手中接到了周自強這一封信，心裏不免暗想，我可以趁此向他討房錢去了。遂慢慢地踱出房外來，在扶梯口却遇見隔壁十三號裏那個王大嫂。她一見陳太太，便眉花眼笑的招手道：

「陳太太！你用了午飯沒有？」

「剛吃過，有什麼事情嗎？是不是三缺一？」

「不！今天我到你這裏來，是跟你商量一件事情的。」

「哦！商量什麼事呀？」

陳太太一聽王大嫂是商量事情來的，她心裏就別別的跳動了一下。因為她生平最怕就是有人來跟她商量什麼事，所以她把剛才一臉孔笑容平靜下來。微蹙了眉尖兒，在她那種表情上看來，至少對於王大嫂的到來，感到一點討惹厭的成分。王大嫂似乎還覺得一點難為情，先閒談着說道：

「陳太太！你們的運氣真好，看房子老早沒有空着的。前樓也有人，後樓聽你美美說，也租出去了，而且早晨有位女客已經搬進來了。」

「王大嫂！你真不知底細，還以為我們運道好呢！其實那真是天曉得的事情，譬如說住在前樓的那兩個窮光棍吧！搬進來不到半年，就只有付過三個月的房錢。你想，糟糕不糟糕？所以在這裏內中的痛苦，也只有我們自己知道，你們外頭人那裏會曉得呢？」

陳太太聽她且不先商量事情，憑她精明能幹的頭腦一思想，就猜到王大嫂今天的來意不妙。

所以她便嘮嘮叨叨的先向王大嫂大嘆苦景，表示自己也並不十分得意的意思。王大嫂被她這麼的一說，因此倒更覺得難以開口了。遂表示同情的樣子，說道：

「是的！所以一家事一家人知，誰都有困難的。……」

「可不是嗎？王大嫂！這個年頭兒，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高漲。美美的爺，又是一個吃酒糊塗的人，一切的開銷，都要我一個女人家來調度。你想，我那裏還有什麼多餘的錢呢？」

「話雖這麼的說，但前樓那家房錢總會向你付清的，天下到底沒有住白屋的人，是不是？陳太太！我最近一個月來又被人家硬拉着來了兩腳會，因此每月付會錢，弄得銅鈿周轉不靈起來。我今天向你來暫借五十元錢，大概一星期馬上可以歸還，不知陳太太能不能行個方便嗎？」

這是所謂醜媳婦免不得要見公婆的面，所以王大嫂再也忍耐不住的終於厚了面皮說出了她要借錢的話。陳太太暗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她由不得眉頭一皺，顯出非常爲難的神氣。說道：

「王大嫂！我不是剛才還向你嘆苦景嗎？我那兒來這整筆數目的錢來借給你呢？所以這一點，倒還得請你特別的原諒才好。」

「陳太太！我也知道你有你的困難，不過你能不能代我到別的地方去想想辦法？利息隨便你說，那倒沒有關係。你要不信任的話，我還可寫筆據給你。陳太太！我想你是最熱心的人，大概不會使我感到失望的吧！」

陳太太一聽利息隨便自己說，她倒又暗暗歡喜起來。覺得這一筆生意，倒要做一做的了。遂故作沈吟的樣子，說道：

「王大嫂！你既然這麼說，我當然非幫你一下子忙不可了。但我自己實在沒有鈔票，我代你向朋友那裏去調五十元錢。不過利息方面，他要按月兩角，不知道你可吃得消嗎？」

「兩角？五十元錢，一個月要十元利息。……也好，也好，反正我只要暫借一星期，那麼也只有兩元五角錢的利息，那算不得什麼？準定拜託陳太太了。但是什麼時候可以給我錢呢？」

王大嫂暗暗地盤算了一回，雖然感到有些肉疼。但爲了急於要錢用，那也沒有辦法。祇好忍了痛苦，硬着頭皮答應下來。陳太太道：

「你什麼時候要用呢？」

「最好馬上能夠借給我，否則，明天早晨也不要緊，假使再遲……恐怕時間上要來不及了。」

「那麼準定明天早晨好不好？回頭我還得給你上朋友那兒去一次，假使今天能夠拿到的話，我回頭馬上送過來。」

「要你費神，我將來一定好好的叩謝你，陳太太！那麼我們回頭見吧！」

王大嫂也明知她是在掉鎗花，不過却並不去說揭她，還連連的道謝，告別回去。這裏陳太太自不免暗暗沈思了一回，假使前樓三個月房錢討了回來，我倒還可以賺進一筆利息哩！正在大

動其賺鈔票念頭的時候，忽見周自強匆匆的走上樓來。這就像找到了珍寶似的，連忙把他笑嘻嘻的叫住了。

三 文憑衣袴典賣慶壽辰

自強從外面去找若平回來，心頭是滋長了無限的悲哀。因為他在幾個認識的朋友那兒都去找過了，大家都回說若平沒有來過。自強的心中開始便起了一陣恐怖，這恐怖會使他全身都有些兒顫抖。他的腦裏是浮現了人間最最悲慘的一幕。好像在茫茫的江面上浮了一個可怕的屍體；又好像在最熱鬧的馬路上倒着一個血肉模糊被汽車輾死的青年學生。他心裏有了這種種的幻想之後，他那顆心兒是跳躍得厲害，眼角旁已貯了晶瑩瑩的淚水了。手腕上的錶已經指在十二時了，自強的腹內便開始怪叫起來。他摸了摸身邊僅僅留着的一元錢，拖着沈重的脚步，走進業光里附近那家小吃館子裏。他覺得這一元錢是還要延長自己好幾天的生命，所以他只化費了兩角錢，吃一碗餛飩麵。雖然像自強這麼健康的身子，一碗餛飩麵決不能夠他的飽。但這個年頭兒，不是最最貧賤的文人吃飽肚子的時候，他只好留着尚有一半空虛的腹部，毫無留戀的站起身子。不過他的腹內却開始起了一陣騷動，因為幾根腸子裏雖然有了食物，但還有幾根腸子依然是空洞洞的，所以難免就鳴不平起來。不過自強沒有辦法，他雖然很表同情，但事實上他的兩腳還是向外面移動走。暗暗的自語着說：「肚腸！肚腸！你不要以為我厚彼薄此的太不公平，實在我也沒有辦法，還得請你們原諒才好。瞧社會上的一切，本來什麼就都不平等的啊！」

自強低了頭兒，只管暗暗的想着說。因此他也沒有再顧慮到旁的了，就這麼的一來，當他兩脚踏出門檻的時候，却和正從外面走進來的一個女子撞了一個滿懷。那女子還以為這種油腔滑調的少年，存心吃自己的豆腐。所以心中大為憤怒，伸手把自強恨恨的一推。這一推倒很有一點勁道兒，竟把自強推得向後倒退了兩步。連忙抬頭望去，祇見是個身長六尺的女子，一張像羅宋人那麼的臉蛋兒，先把自己吃了一驚。不過她後面還跟着一個修短合度，纖濃得中的少女。雖非傾國傾城之姿，但也出落得沈魚落雁，閉月羞花，確實是個很美麗的姑娘。原來這兩個女子就是康如男和呂紫鳳了，她們爲了節省起見，也到這家小飯館裏來吃東西。萬不料和自強却撞了一下，如男生平最恨浮滑的少年，她認爲自強故意調笑。所以當時既把他狠狠的推開，還睜了那雙三角眼。叱罵道：

「你這小子眼睛睜睜開，我們是什麼樣人？你也到老娘身上來吃豆腐嗎？」

「不！不！我是無心的，對不起！請你原諒吧！」

自強被她這一頓實罵，一時真有些兒啼笑皆非了。暗想，我連飯都有一頓沒一頓呢？那裏還有這麼好心思跟你們調笑嗎？況且我要吃女人的豆腐，也決不至吃到你這個母夜叉的身上來。自強心中雖然是這麼的想，但表面上還賠了苦笑，彎了腰肢兒，連連的說好話。紫鳳見自強那張英俊的臉蛋兒，兼之這一副忠厚的態度，覺得人家也許真是無心的。遂拉了拉如男的手兒，說道：

「大姊！算了吧！大家沒有留心，馬馬虎虎得了。」

「是！是！誰都沒有留心呀！……唉！」

如男聽紫鳳這樣勸解，方才白了他一眼，不再作聲了。自強對於紫鳳這兩句話兒，他心中表示非常的同情，這就連說了兩個是字。但她們已坐到座桌旁去了，方才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匆匆地走出小吃部去了。一路走，一路想，覺得那一個姑娘說的話使我心平氣和，「大家沒有留心」，這是不錯的。可見她信任我不是一個浮滑的少年，一時腦海裏又浮上了她一個嬌小的倩影。假使自己能夠和她交一個朋友的話，那麼在我這寂寞的人生旅程上總算也有些安慰的寄託了。想到這裏，忍不住又連說了兩聲該死！自己窮得連吃飯問題都難以解決，怎麼還想到女人的身上去呢？那也太不量力了。自強低了頭兒，祇管暗暗嘆息着。忽然一陣罵聲，打聲，送入了耳鼓。他急抬頭望去，原來一個包飯作的伙計，挑了一担人家吃剩的飯担，回到店裏去。半路上竄出來四五個流浪者，把那飯担包圍了。你倒殘羹，我感冷飯。因為這是生命的掙扎，所以彼此都不肯相讓。兩個流浪者因搶奪冷飯而至於爭鬪起來；你一拳，我一腳，扭住了頭髮，拉住了破衣。滾在地上，不肯罷休。但鷓蚌相爭，漁翁得利。其餘的流浪者，把他們爭奪的冷飯都趁機拿去，一鬪而散。挑包飯的也急急走了，剩下兩人還在扭打叱罵。直等發覺只剩了他們兩個人空打的時候，方才停手。他們相互地望了一眼，臉上浮着哭笑不得的表情，垂頭喪氣的拖着破鞋，又到他們都市的一角地獄裏去了。

自強瞧完了這一幕生命掙扎的悲劇，他的心頭是隱隱的作痛。雖然是正午的時候，太陽的光芒，是顯得十分的強烈。但在他的眼前，總覺得一切都是黑暗，永遠見不到一絲光明。秋天的風吹在身上，他不自然地打了一個寒噤，只覺得有陣說不出的淒涼。

懶懶地跨進了十四號的大門，在經過客堂的時候，他心中就擔憂着生怕碰到了這位駭人的房東太太。但天下的事情，在失意人的身上，越是怕碰到討債的人，偏偏在扶梯口第一個遇見了這位房東陳太太。自強心中吃了一驚，他想回身再退到外面去，却被陳太太叫住了。這就不得不硬了頭皮，鼓作了勇氣，像敢死隊一般的向扶梯衝了上去。臉上含了一絲勉強的苦笑，低聲下氣的叫了一聲陳太太，好像見了長輩還沒有那麼的恭敬。陳太太倒是個一些兒沒有感情可說的人，她把手兒向自強一攤。老實不客氣的說道：

「周先生！你今天一定是預備向我來付房錢的了。」

「陳太太！房錢嗎？不錯，對於這兩個字，在我的腦海裏可說是刻刻兒不停的動着腦筋。所以我剛才去找一個親戚，他說明天……噯！一定明天，可以借給我兩百元錢；我想……我明天是一定可以全部付清你的房錢了。」

自強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含了一顆慚愧的心，無可奈何的只好說了一個謊話。但陳太太的耳朵裏聽起來，是決不充分的信任。她顯現了那副猙獰的面孔，豎起了兩條兇惡的眉毛，冷笑了一聲。譏諷着說道：

「哼！明天，明天，老是一個明天，我也曉得明天是永遠過不完的！」

「陳太太！其實這也難怪你老人家要發脾氣，因為我們住了你的房子，不付房錢，這總是我們的不是。所以我們自己想想，也覺得非常難為情。不過我們也實在沒有辦法，假使有錢的話，總不至於賴着故意不付給你的。但陳太太只管放心，我們到底是個大學畢業

的人，眼前雖然失業，到將來總會找到一件事情做。到那時候，我們可以連利息一同歸還你。常言道：行得善心有善果，做得好事有好報。陳太太肯原諒我們，暫時再給我們拖欠幾天，我們一定不忘記你的大恩。」

陳太太聽了自強這幾句近乎哀求的話兒，她的心兒倒不免軟了半截。暗想，我丈夫是個吃酒糊塗的無賴，平日不務正業，遊手好閒。膝下除了美美之外，還有一個兩歲的女兒，都是給別人家派用場的東西。那麼將來我們的結局如何？實在還是一個問題。所以他這兩句「行得善心有善果」的話，倒很有一點道理，我也不必過分去逼人家了。遂平靜了臉色，緩和了口吻。說道：

「周先生！話雖這麼的說，但是你們讀書明理的人，當然也應該原諒我們做二房東的痛苦。比方說，大房錢每月是要來收的，他們可比不了我們二房東。三個月不付房錢，先來一封律師信，再來法院裏一張傳票，第三步老實不客氣兩張十字攪的封條。你想，我們吃得消嗎？再說電燈自來水，房租掃街費，每月那一筆省得了。假使光是付出去，而沒有收進來，這……我到底不是大慈善家開設的難民收容所呀！」

「不錯，不錯，陳太太說的實在有道理！……」

自強聽她說到後面一句，又在尖酸自己。不過自己付不出房錢，就是被她再罵得兇惡一點，也只好忍氣吞聲認爲對的了。所以連說不錯，一面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的預備拔腳躍走。但陳太太在後面又獅吼似的大喝道：

「不要走！」

「哦！陳太太！什麼……事？」

「這信是你的罷！」

「是的，是的，謝謝你！謝謝你！」

自強被她一喝，那顆心兒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只得停止了步，尷尬地回過身子。當他見到陳太太遞過一封信來的時候，方才落下了一塊大石。不過見了陳太太那副兇惡的臉兒，他有些畏畏縮縮的神氣，伸手慢慢地去接，同時嘴兒裏是連連的道謝，可是陳太太却立刻把手縮回，故意向他刁難着。問道：

「周先生！那麼到底幾時可以付房錢？給我一個日子。」

「……唔……三五天之內，一定可以付給你。」

「三五天？你剛才不是說明天嗎？哼！可見你說的沒有一句實話。一個讀書的學生子，可以這麼的不忠實，我真不知道你們學校裏的教授說來都是留學博士，却會教導出這樣老是說謊的學生子來。並不是我來挖苦你，馬路上的癩三，也比你們守一點信用哩！」

自強聽了她這幾句刺人心肺的話，他覺得這是書生莫大的侮辱，頓時把他兩頰漲得像吃醉了一般的通紅起來。不過他轉念一想，立刻又感慨地苦笑道：

「陳太太！你並沒有挖苦我們，確實，在中國的文化人，個個都是癩三。」

「什麼？你這樣自暴自棄！你們照相裏拍得那麼神氣，戴着學士的帽子。照理，你們讀到大學畢業，好像從前考中秀才舉人一樣。舉人皆稱老爺，你們却自認爲癩三，這……不

是大笑話了嗎？」

「不！陳太太！我說的『筆衫』，是一件長衫一支筆。像我們讀書人，又不可以穿了短襪，去拉人力車，做苦工。但又無別的技能，只會拿了一支筆，却換不到一碗苦飯吃。你想，我們也還不是『筆衫』嗎？」

陳太太聽他這樣解釋，在她當然是並不會瞭解自強心中痛苦到這一分樣兒的程度？她反而感到十分有趣地笑了起來。方才把那封信交到自強的手裏，逗了他一瞥輕視的目光，自管回進臥房去了。這裏自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遂懶懶地開進前樓的房門。當他望見床上顛倒地落着四張鏡框的時候，他心裏便憤怒起來。暗自罵了一聲他媽的！這可惡的房東鬼老婆子真是太無禮了。欠了她幾個月的房錢，也不該對我們這樣惡作劇起來。真是一隻雌老虎，而且狡猾得還像一隻老狐狸。你把我們照相都打落了，幸虧是落在床上，要不然玻璃不都被打碎了嗎？唉！金錢呀金錢！你的魔力有這麼的大嗎？好！你這可惡老太婆，我非給你報復不可！自強自言自語的說到這裏，他因為是氣極了的緣故，況且剛才在她那裏受了許多委曲和侮辱，假使此刻再不吐一口氣的話，他覺得要活活的悶死了。這就很快的脫下皮鞋，一口氣把板壁上所有釘過來的釘子，一枚一枚的打了回去。因此後樓如男給紫鳳辛辛苦苦掛好的這幾件衣服，也就紛紛地一齊掉落在床上了。

自強這才很痛快的坐到寫字檯旁邊去，把那封信兒輕輕的拆開，抽出信箋來。先看具名，寫的是新生報館經理陸連雄啓。他心頭別別的一跳，暗想，難道是我的生路來了嗎？於是迫不及待的唸道：

自強先生台鑒：本報副刊光明欄內，辱蒙足下時賜大作，無任感銘。先生之作，切合現實，對準社會，頗受一般讀者所嘉許。刻遇徐思明博士，談及先生，知悉尊駕乃徐博士之高足，僕聆悉之下，欣以為喜，故特具函奉邀，欲聘先生為光明副刊編輯。倘蒙金諾，請於十月十四日下午三時駕本報經理室面談……

自強朗朗地吟到這裏，回頭向日曆上望去，只見正是十月十四日。他心中這一快樂，真是比得中了航空獎券還要興奮十倍。一時也不再向下瞧了，把信箋在桌子上一放；身子却像麻雀兒似的高跳起來。他口裏唱着歌曲，手兒用很快的動作，把西服上褂脫去，用剝的方式將那件破襯衫也脫了下來，連同方襟上的短袴襪子一齊浸到鉛桶裏去。他把熱水瓶裏的水，倒了一半，然後撿到方襟上。一面急急地來回搓洗着，一面高歌着樂曲。草草地洗畢之後，拿了一根竹竿，把襯衫短袴擰起來。雜亂地套在竹竿上，然後把竹竿擱到後樓板壁的頂兒上去。他工作舒齊之後，覺得非常的輕鬆。立刻穿上了一件清潔的襯衫，打上了樂冠那兒借來的一條領帶。然後披上了那件外褂，對鏡梳了一下子蓬亂的頭髮，照了照鏡子，覺得還不夠體面。因為紳士們的外套那左上角的小口袋裏，總有一條漂漂亮亮的手帕兒點綴着的。他在身上各個衣袋裏都摸索到了，却是發覺一無所有。他微皺了眉尖兒，不免沈吟了一回。忽然情急智生地，他突然將襯衫的下角從袴腰中抽出來。用力一扯，只聽「洒」的一聲，一小方白府綢便與襯衫脫離關係了。他表示計劃成功地笑了一笑，把扯下的白府綢很快的塞到上褂左角旁的小口袋裏去。覺得一點也看不出什麼破綻，心中十分歡喜。在他完成了上半身「鍍金」工作之後，他便開始注意到脚上那雙黑皮鞋來了。這雙

皮鞋的出身，倒是實實在在紋皮貨色。但經過悠久時日和柏油地泥地的接觸，此刻像落魄人兒一樣，旁人再也不會想到它過去擺在仗亮的玻璃櫥窗裏那時候被人鑑賞的威風了。因為皮鞋的頭頂上，好像是上了年紀的老公公一樣，白白地真像禿了頂兒似的。自強呆呆地望着皮鞋的脚尖兒，有了三分鐘的考慮之後，他立刻在寫字檯上取了一支毛筆，蘸了滿筆的墨汁，大刀闊斧的改裝起門面來。

一切裝飾完畢，他認為還算滿意。覺得這樣子去和一個經理接談，自己大概還可以不失是個編輯的身份。他回身把那封信兒摺好，藏在袋內。一看手錶，已經兩點三十分了。在路上很需要有個鐘頭的化費，於是他認為自己是可以動身走了。遂大搖大擺的關上了房門，匆匆的到報館去了。

周自強走後不到五分鐘，紫鳳和如男也在外面吃畢午飯回家。她們一路上還鬧着玩笑，吃吃地笑着走進來。但一脚跨進後樓的時候，就把兩人愣住了。紫鳳嘆了一聲，先急急的說道：

「奇怪了，誰把我的衣服全都弄落了？……啊呀！糟了，糟了，我的新衣服上怎麼沾上了
一大堆的水漬呀？」

「噯！噯！噯！紫鳳！你快抬起頭來看一看，這前樓住的是什麼樣人？竟然是一點兒也不講道理，怎麼把衣服曬到我們後樓來了？真豈有此理極了。」

紫鳳一面說，一面急忙趕到床邊去瞧。忽然見到自己那件不捨得穿的新衣服上，却沾有了一大堆水漬的時候，這就更把她惱怒得大叫起來。如男抬頭向上一望，這才發現了前樓有根竹竿子

橫到後樓來。竹竿上套着襯衫短袴，那新衣服上的水漬正是從上面滴下來的。一時也代爲憤憤的不平，向紫鳳這般的提醒着說。紫鳳立刻跳到床上，伸手把竹竿子向前樓狠狠的一推，只聽衣服和竹竿落地的聲響從前樓響了過來。一面又拿手帕兒，急急的拭擦着自己新衣服上的水漬。她口裏還氣呼呼的說道：

「這是什麼人家？也沒有把衣服全都晒到後樓來的，難道他們前樓還不夠大嗎？那麼幹嗎不把後樓也一起租下來呀？真是氣人！」

「紫鳳！你聽沒有人回答，看光景前樓沒有人。……噯！你瞧他們把釘子全都敲回來了。媽的！瞧我的！非報復不可！」

如男一面說，一面也走到床邊來。她在板壁上發現釘子都被打回來的時候，覺得前樓這分人家簡直蠻不講理。這就拿了鐵鎚，在釘子上又是砰砰的一陣子亂敲。只聽前樓又是一陣東西落下的聲音，響了過來。如男和紫鳳互相地望了一眼，兩人忍不住浮現了一絲會心的微笑。紫鳳依然把衣服一件一件的掛好，還是恨恨的說道：

「明天我衣服上要有水漬，我一定要他們賠償不可！」

「假使他們不講理，你來告訴我，我可以幫着你跟他們爭論。」

「好的，好的，有你老大姊肯給我出場，我還怕受人家的虧嗎？」

紫鳳聽了，忍不住又笑嘻嘻的說。她一面拿了熱水瓶，預備去泡水。如男攔阻了她，忽然有了一個主意似的。說道：

「我不喝茶，你且別忙。紫鳳！我們今天作的是夜班，此刻空着沒有事情。你既然請我吃了飯，我自然也得請你去瞧一場電影。逢場作戲，那是很難得的，所以這倒不能說我們是過分的荒唐。去！我們馬上去吧！」

「瞧電影去，我很贊成，但是，為什麼偏要你請我的客呢？小妹妹雖然窮得很，但是請老大姊去瞧一場電影的能力，不會沒有罷！」

「好吧！好吧！到了影戲院我們再客氣吧！別儘鬧着無謂的客氣，而誤了鐘點。紫鳳！瞧好戲，回頭就上工廠裏去工作吧！」

如男笑着說，兩人關上房門，便攜手又到外面去了。

太陽在大地上走了一天的行程，它又要到西山脚上去休息了。

四周籠上了一層如烟如霧的薄暮，顯然，黃昏又降臨了整個的宇宙。

自強這時從外面回家，和剛才的神情是大不相同。此刻他踏了輕鬆的步伐，決沒有像剛才如喪家之犬那樣的垂頭喪氣。他口裏還吹着輕快的口哨，類如華爾滋的樂曲。雖然太陽已經落山了，天空也已呈現了蒼茫的色彩。不過他心中的感覺完全相反，眼前是展現了光明的希望，鼻內是聞到了新生的氣息。他在秋天裏，含了春風得意的微笑。與匆匆的跨進了前樓，開亮了那盞十五支光微弱的電燈。但顯現在他眼簾下的，使他腦海裏感到了再度的刺激。他在呆呆地木然了一回之後，忽然握了拳頭，咬着牙齒，預備向房東太太房中殺奔了過去。不過當他握着門拳的時候，他那股子勇氣又消失了。暗自想道：三個月的房錢還沒有付清呀！我縱然再有着充分的理

由，也不能和她去理論呀，想到這裏，她把一肚子的氣憤，只好向屁股裏鑽出去。忍住了怒火，把地上的衣服拾起，仍舊涼到板壁上面去。還把釘子又打了回去，用阿Q式的精神，把照相又一張一張的掛起來。但他口裏忍不住大聲地罵道：

「他媽的！斷命死老太婆！你這麼黑心的捉弄人！你沒有好結果的。」

「喂！喂！你在罵啥人呀？對不起！房錢付出來！」

忽然門外有陣尖銳的喉音，用一種威脅的口吻向房裏凶狠狠的問着。自強一聽這個話聲，他急得伸了舌頭，幾乎縮不進去。不由暗暗的懊悔起來，自己不應該罵得太響，以致被房東太太聽見了，她又來逼討房錢了。那可怎麼辦呢？一面想，一面漲紅了臉兒。只好急急的辯白說道：

「陳太太！你……不要誤會呀！你不要弄錯了呀！我不要罵你，……房錢，房錢……過幾天我準定付給你。」

「哈哈！哈哈！老周！你幹嗎怕得這一分樣兒呀？真是胆小如鼠！」

房門開處，先聽到一陣哈哈的狂笑聲音。原來進房的不是房東太太，却是金樂冠。他逼尖着喉嚨，故意裝着女人的聲音，和自強開玩笑。自強真急出了滿頭大汗，因為他預料這次房東一定不肯輕易地罷休的。此刻一見了樂冠，他方才落下了一塊大石。這就恨恨的罵道：

「你這小子偏會窮開心！唬了你老子一大跳！真是該死的東西！」

「好啦！好啦！老子今天請你們吃飯。」

自強聽他這樣說，兩眼向他身上注意過去。只見他身上已穿了早晨問自己借去的那套破西

裝，手裏捧了一個很大的荷葉包。正欲問他手裏拿的什麼？只見樂冠把荷葉包向桌子上一放，並且很快的透了開來。自強走近去一看，立刻有陣子香味觸送到鼻子管來。他咽了兩口饞沫，拍拍樂冠的肩胛，問道：

「小金！你瘋了嗎？那兒來這麼許多的錢？竟去買這些白鷄，薰鴨，燒肉，大魚頭等這些名貴的好小菜呀！」

「嘻嘻！三月不知鷄味，你聞一聞，覺得香不香呀？老周！我告訴你，今天是我好日子，老子雖窮，但也得想個法子樂一樂呀！」

「唔！不錯，今天是你的生日。但……窮人連飯都沒有吃，那裏還有什麼生日不生日呢？小金！不是我埋怨你，你今天這樣大吃特吃，明天怎麼辦？難道預備餓肚子嗎？」

自強點了點頭，但立刻又皺了眉尖兒，表示他沒有生活的規律，未免有些糊塗的意思。但樂冠却並不理會他這些話，自管把白鷄，燒肉等菜兒一堆一堆分開來。他笑了一笑，毫不介意的神氣。說道：

「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不了，明日鍋中無米炊。老周！這個年頭兒做人，過一日算兩天，你還管明天怎麼辦？那你的眼光似乎也太遠一點了。噯噯！你不是找若平去嗎？找到了他沒有？這小子最沒有勇氣，男子漢大丈夫，竟鬧着自殺的玩意兒，真是丟盡了我們堂堂七尺的臉皮兒！」

「唉！我找了好幾個朋友那裏，他們都說沒有來過。我心裏這麼的想，也許他又走上了這

「一條自殺的路了吧！」

自強聽他提起了若平，心中不免又悲哀起來。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他說話的聲音已經有了一些顫抖的成分。樂冠聽了，一時也不樂觀起來。他想不到若平真的會去走上了這一條自滅的道路，他垂下了臉兒，似乎在默默地誌哀的意思。自強此刻還在尋思他那兒來這許多錢？忽然靈機一動，想到了似的，哼了一聲。說道：

「小金！你……莫非把你自己的衣服當掉了嗎？」

「哈哈！你真聰明！雖然沒有完全的猜中，但離此亦不甚遠矣！」

樂冠到底還是抱着樂觀的，他抬起頭來，哈哈的一笑，還是若無其事地回答。自強不覺把眉兒一皺，有些嗔怪的意思。抱怨他說道：

「小金！你也未免太抱樂觀了。這一餐飯……我雖然可以叨擾了你。但是你身上這一套衣服什麼時候能夠歸還我？因為我自己也要換身的呀！」

「放心！過幾天老子自然有辦法會還你的。你這麼胆子小幹嗎？難道你怕老子賴了你這套破西服嗎？笑話！你也太不信用老子了！」

「我們是患難之中的窮朋友，還不還倒不成問題？反正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不過，我的意思，我們在這個艱難的環境之下，你何必還要這麼的窮開心呢？」

自強聽他這樣說，遂又顯出一本正經的態度，無非是向他忠誠地勸告的意思。樂冠還沒有回答，忽然一陣腳步聲，房門開處，只見曹賀權大哥陪伴着若平回來了。自強和小金心中這一歡

喜，立刻奔了上去，抱住了兩人，忍不住高呼起來。曹賀懼是失業第四號，也是他們這四張照相中的一份子。他是個思想純正，認識清楚，生活嚴肅，抱負偉大，頗有朝氣的新青年。他研究的是社會科學，愛埋頭實幹，平日沉默寡言，不過他臉上老是浮着一種熱誠而真摯的微笑。從他這微笑中，可以看出他是有着一種博愛和果決的精神。當時他見自強和小金這種興奮神情，便笑着說道：

「我知道你們一定爲若平在找急了，但他這回子並沒有去自殺，他在我家裏談了一整天。他現在明白了，他不願意再做世界上最最懦弱的人。他要回家去休養好了身體，然後再和社會來爭鬪一下。」

「對！對！這樣才是我們的好朋友！好同志！若平！你千萬不要再顯出垂頭喪氣的樣子來了。記住！青年人不能無春夏之氣。你要學曹大哥那種百折不撓堅毅的精神，你要學老周那麼奮關努力的忍耐力，你更要學我小金老子那麼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清高風雅！哈哈！那你就再不會去想到這自殺那條路了。」

樂冠聽賀懼說完了這些話，便拍了拍若平的肩胛，他像麻雀兒似的跳躍着說，一面還忍不住哈哈地笑起來。若平是始終沒有開口，他的臉上還是籠罩了濃霜似的愁雲，精神顯然還是那麼的萎靡。自強這時站在中間，他好像報告似的。含笑說道：

「今天我們四位好朋友都在一起了，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我相信落雨的天氣，也總會晴朗的一日。不錯，我現在報告你一個好消息，從此以後，我可以不再愁窮了，因

爲我已經找到了一個職業。……」

「啊！你已經有了職業？真的嗎？真的嗎？」

樂冠不待他再說下去，便喜歡得跳起來，迫不及待的先向他急急的問。自強把新生報館來的那封信取出，交給大家看了一遍。樂冠第一個又嚷着道：

「是編輯，是編輯，啊！老周！這個職業正合着你的個性呀！」

「自強！那麼你去接談過了沒有？」

賀懼當然也代爲他十二分的歡喜，遂在旁邊笑嘻嘻的問。自強伸手把領帶拉了一拉，還咳嗽了一聲，表示那種得意的樣子。說道：

「我剛才去過了，經理陸連雄，他和我們老師徐思明博士還是好朋友呢！」

「條件還算不錯嗎？」

「多少錢一個月？噯！自強！你有了光明大道，可別瞧不起我這個窮老子呀！」

「那裏那裏？月薪一百六十元，這數目還算不錯。」

自強一面謙虛着說，一面很高興的告訴。賀懼和樂冠聽了，滿面顯出羨慕的神色，嘖嘖稱好。樂冠豎起了大拇指，嘿了一聲。說道：

「一百六十元一月的薪水，真了不得！老周！這回子你的身份和老子可大不相同了，請客，請客！你是青雲直上了，低下頭看看我們，還認識嗎？」

「他媽的！你這小子儘喜歡挖苦人！我要不認識你，也不會把我這一百另兩套的西服借給

你了。你再譏我，我可搥你！」

樂冠笑嘻嘻的向他開着玩笑，自強聽了，不免有些惱起來。伸了拳頭，恨恨的作個要搥他的姿勢。樂冠一轉身，便逃到曹大哥的背後去。賀懼忙從中攔阻着笑道：

「別鬧，別鬧，我們談正經的，那麼幾時可以開始辦公呢？」

「明天晚上，才正式辦公。曹大哥！我活了這二十四年來，好像只有從今天起，才嚐到真正做人的滋味了。」

「不錯，尤其是你踏上了這『爲民喉舌』的報界，我覺得你的新生命已經在萌芽了。所以今天晚上，我們得好好兒的慶祝你一下。……」

「慶祝的傢伙我全都預備了，曹大哥！你瞧這一檯子的好肴菜。」

「啊呀！你瘋了？那兒來錢買這些資產階級吃的東西啊？」

「不要管他，反正我們是人，是人大家就都可以享受。那麼我們開始慶祝吧！唔！這肉的香味薰得人難受！」

「慢些兒，慢些兒，你不要性急，我還得說幾句要緊的話。……噫！若平呢？噯！你來不及整衣箱了，反正你不是今夜就動身回家呀！來，來，來，大家一同來聽聽我的話，聽說得是也不是？」

賀懼聽樂冠說完了這兩句話，回頭又向桌子上望了一眼，嚥了兩口唾沫，大有饑涎欲滴的神氣。一時忍不住感到好笑，遂說了兩聲慢些兒。接着他不見了若平，回頭四望，見他却蹲在床

邊，一個人默默地整理着衣箱。好像對這裏三個人熱鬧的聲音，一點兒都沒有聽見的樣子。這就伸手把他去拉過來，一定要他在這兒一同參加着熱鬧。若平當然是沒有違拗的力量，不過他始終鼓不起精神的樣子，呆着木鷄似的呆立着。賀懼這才開始像大人物演說的神氣，還咳嗽了兩聲。樂冠是個最樂天的人，他立刻去倒了一杯開水，交到賀懼的手裏。一本正經的說道：

「來！我瞧你先吊吊嗓子罷！」

「瞧你這個小子，老是喜歡來搗蛋！真是害羣之馬！」

「喝口潤潤喉嚨也好。……」

賀懼見自強恨恨的罵他，便幽默地搖搖頭，他真的在杯子裏喝了一口開水。然後放到桌子上，這才用了宏亮的嗓子。朗朗的說道：

「今天我們老周榮任新生報館編輯的前一夜，我們站在朋友的地位，當然是應該加以熱烈的慶祝。不過我在這裏要聲明的，是我們並非慶祝他從今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元的薪水；我們慶祝他是踏上了正義的園地，從此可以開發他改造社會的思想。在這裏我有一個希望，請老周在沒有踏進這編輯室之前，應該先牢牢地永記不忘。……」

「第一，……」

樂冠不等他說下去，先代他說了第一兩個字，而且還把他一個手指舉了起來。賀懼向他望了一眼，竭力忍住了笑。說道：

「就是敢說敢做，能夠為真理與正義而戰鬥！」

「第二！」

「不替官家說話，也不做政客們的應聲蟲！應該用冷靜的頭腦，指謫社會上那些腐化的一羣。」

「第三！」

「守住文化的崗位，誓爲下層民衆們的喉舌！」

「第四，哦！哦！沒有了，沒有了，老曹是只有三個希望。」

「老周！以上這三點，是我們窮兄弟們送給你的唯一無上的禮物，希望你能夠完全的接受！」

樂冠好像是一個開大會中的司儀，第一第二第三的甚至於第四也叫了出來。但立刻又縮住了，還加以申明的註解。他老喜歡在嚴肅之中，增加一點滑稽的插曲。當時自強聽了曹大哥的話，深深地表示感動，這就向大家行了一个鞠躬禮。很認真的說道：

「心領謝謝！我一定接受這三個金玉的希望，同時我決意做到你們所期待我的這三個希望！」

「禮成！我們可以開始慶祝。否則，我的肚子咕嚕咕嚕地有些不耐煩起來了。」

這又是樂冠滑稽的結尾，他立刻熟悉地走到自強放碗筷的地方，取出四隻飯碗，四隻筷子，拿到桌子上來。自強很快的把床下的小皮箱拉出豎直了，當作臨時的座椅。於是四個人在寫字檯四周坐下，大家握了筷子，正預備嚙嚙這好久不會到口的佳餚，樂冠忽然停筷。說道：

「慢來，慢來，有菜無酒，豈不可惜？我看各位身邊有沒有血呀？大家拿一點出來行行方便吧！」

「老周今日踏上成功之路，理應慶祝，我來兩角錢酒罷！」

「不！不！若平！你把文憑賣了的錢，怎麼還可以請客呢？我來，我來，我身邊還有四角錢，全買了酒罷！」

賀懼見若平雖然是顯得那麼愁眉苦臉的樣子，但在這個時候，他却也表示有些兒高興，伸手在袋內摸出錢來。他認爲自己在離開上海之前，確實也應該有慶賀好朋友成功的意思。但熱誠的賀懼，他不肯讓若平再來作無謂的化費，這就搶着把錢拿出來說。自強見了這個情形，他當然也忍熬不住了。於是他把袋內僅僅留作每天生活的八角錢，拿出四角來。說道：

「你們都不用忙，今天承蒙小金買了如此佳餚，前來請我，那麼我站在主人的地位，這酒應該是我請的。若平和曹大哥快不要客氣，你們快把鈔票藏起來吧！」

「老周你不要以爲我是賣了文憑的錢，所以你就忍叫我拿出來。其實，金錢這樣東西，只要用得痛快，用得價值，即使把我性命賣了，我也甘心情願呢！」

「好！若平這話說得有勁，他倒和我這個窮老子是一樣的脾氣。那麼我來出個主意，老周，老曹，若平三人的錢合攏來，除了買酒之外，其餘就買餛飩麵吃，或者油氽餃子也

不錯啊！你們贊成我這個提議嗎？」

「贊成！贊成！」

大家聽了小金的話，便異口同聲的附和着回答。於是小金第一個起勁的就找了一只洋瓶，又拿了三人合攏來的一元錢，匆匆地奔到外面去了。這裏自強向若平望了一眼，用了真摯的口吻。說道：

「若平！你不要太消極呀！我的意思，現在我有了生意，你就不回鄉下去，我想在上海大概也不會到餓死的地步吧！好在一個人是決不會失意到底的，只要慢慢的等待機會，將來自然還有揚眉得意的一天。」

「老周這話很有道理，若平！你就別回鄉了。見了這荒蕪的農村，也是使人觸目傷心的。好在我們情同手足，根本不必有什麼見外的存心呀！」

「謝謝兩位的美意，我若平心中是非常的感激。不過，在都市裏瞧了那種燈紅酒綠的情形，一面固然是天堂，而一面却是黑暗的地獄，這使我脆弱的心絃上却是更加的看不入眼呀！所以我已經決心的預備回去了。唉！人生！人生！人生就是這麼的一回事啊！」

若平聽賀懼也這樣的勸慰，遂很感激的回答。但他說到末了，却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他的神經受了極度的刺激，使他好像有些癡然的神情。自強和賀懼相對默然，大有淒涼的意思。就在這個時候，幸虧樂天主義的樂冠笑哈哈的走進來了。他手裏拿着洋瓶，裏面已經貯滿了紅紅的酒液。他十分歡喜的說道：

「你們瞧，這是一瓶五茄皮酒，味兒多芬芳呀！還有我向麵館子裏已經叫了四碗餛飩麵，回頭他們伙計會送到這裏來的。」

「很好，很好，把酒瓶拿給我，我站在主人的地位，先向各位謝謝。」

「沒有這個話，應該由老子先來敬賀你一杯，青雲直上，鵬程萬里！」

「說起敬賀兩字，我該先敬賀你啊！因為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是壽翁！」

「哈哈！哈哈！壽翁？不敢當，不敢當！」

樂冠聽自強這樣說，他忍不住哈哈地狂笑起來。心中也不知道是什麼甜酸苦辣的滋味？他總覺得有些兒異樣。但他握了酒瓶，在各人的飯碗內，已倒上了半碗。接着拿起筷子來，向大家笑嘻嘻的說道：

「請！請！我們來喝若平的文憑吧！這是白鷄，來！不要客氣呀！我們快吃小金的法蘭絨袴子。……」

「什麼？這些佳餚還是小金把……衣袴去典當來了的錢買的吗？好傢伙！你真也太會窮開心了！」

「曹大哥！這個年頭兒，不自尋些開心又怎麼辦呢？難道悶在肚子裏儘管活活的悶死嗎？若平！你不要作娘兒們的腔調，喝吧！喝吧！我們好朋友，從此要三缺一，今天我們痛痛快快地吃一頓吧！」

樂冠說到這裏，回頭又向若平舉了舉飯碗慫恿着說。他覺得歧路分袂，總不免令人有些兒黯然神傷的意味。若平聽了，却苦笑了一下，微微地顫抖着喉音。說道：

「小金！我真羨慕你對人生有那樣的樂觀，……可是我不能有你那樣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作

風而完全不顧明天啊！……我知道這是我懦弱處，所以我更沒像曹大哥那種百折不撓，剛強偉大的精神。同時我也缺少了老周那樣埋頭苦幹的意志。唉！我是一個沒有了前途的人，我是一個被時代淘汰的人，而且……我更患了一種不可救的肺病，所以我縱然是死了，也不算什麼可惜了！」

「啞！啞！瞧你這個人一開口又是死啊活啊！真沒意思。我說你這咳嗽不是什麼肺病，都是你鬱悶的緣故。假使你把胸襟開豁一點，保險病魔見你就逃跑了。曹大哥和老周！你們聽我這話說得是嗎？」

「小金這話很有道理，若平！我們別效杞人之憂。還是喝酒吃菜，在今天夜裏，盡情一歡罷！」

周自強也向若平低低的安慰，於是大家舉起飯碗內的五茄皮，吃喝起來。不多一回，麵館子裏的伙計送上四碗銀麵。這時衆人把酒也快喝完了，遂趁熱的把銀麵唏哩呼嚕的吃起來。

這樣子算是完畢了一餐晚飯，小金的臉兒是喝得紅紅的，因為他酒喝得最多。所以他又提議發起餘興節目，說大家合唱一齣捉放曹。若平沒有興趣，自願退讓。於是自強唱陳宮，賀懼唱呂伯奢，小金學的是金少山大花面，因此他唱的曹操。三人在這樣決定了之後，這就西皮，二簧，的大哼起來。小金在空下來的時間，還用嘴兒敲鑼鼓，拉胡琴的忙個不停。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忽然房門蓬蓬的大響。聽房東太太在門外大罵着說：你們吵吵鬧鬧的在弄點什麼鬼把戲？剛把孩子哄睡着，一回兒又給弄醒了。住了白屋，不付房錢，還不肯安安靜靜，拉拉唱唱，屈眼當

鑼鼓，這裏倒成了自由舞台了。衆人一聽雌老虎在外面又大發雌威，因爲在冷不防之間，大家心裏別別的一跳，所以整個的屋子裏立刻又靜悄得一絲聲音都沒有了。

四 似曾相識誰料是芳鄰

大家在靜寂下來的時候，房東陳太太却板起了兇惡的面孔。氣呼呼地走了進來。她向自強逼了一瞥輕視的目光，忽然啊呀了一聲叫道：

「好呀！好呀！你們房錢付不出，怎麼吃酒作樂的錢却那裏來的？你們明明欺侮我女流之輩，想住我的白屋嗎？」

「那裏那裏？陳太太！我們並沒有喝過什麼酒呀！」

「哼！你們還想賴嗎？瞧你們一張一張的臉蛋兒，個個都紅得什麼似的。……我老實警告你，你要如在三天之內再不付房錢的話，我馬上叫警察來把你們統統趕走！倒看看我的顏色！」

陳太太把兩手托住了腰肢，那種表情完全有潑婦的作風。自強伸手摸着自己的臉頰，一時真急得說不出話來。倒是小金鼓着勇氣，走了上去。說道：

「陳太太！你不要弄錯了，今天是我的生日，這些酒菜都是我拿出錢來請他們的。他們假使有錢的話，怎麼會不付你房錢呢？」

「誰知道你們有錢沒有錢？我什麼都不管。三天之內，再不付房錢，給我滾出去！真是不

知好歹，待你們客氣，却當作福氣哩！不要臉！」

陳太太一面怒氣沖沖的罵着，一面便向外面走了。小金聽了很不受用，握了拳頭，趕上一步，暗暗說了一聲媽的。却被自強拉了回來，向他丟了一個眼色，是叫他忍耐的意思。但小金還表示憤憤不平，哼了一聲。冷笑道：

「他媽的！雌老虎！沒有好死的潑婦！人家偶然高興一次，她却來跟我們搗蛋！」

「本來嗎？人窮了，什麼都受了拘束。你要快樂一下，就有人來干涉你。唉！窮人就只好永遠愁眉苦臉的過着苦日子！」

自強嘆了一口氣，說完了這兩句話，表示無限痛心疾首的樣子。曹大哥却似有所悟的意思，笑了一笑。說道：

「其實，我以爲今夜倒是得到了一個很有價值很有意義的教訓。就是在這個年頭兒，我們青年人是決不能醉生夢死的糊塗下去！因爲我們還沒有踏到了快樂的途徑，我們是應該埋頭苦幹的！小金！我勸你也不要過分的抱着樂觀，因爲太樂天派了，我認爲這至少是近乎荒唐。好！時候不早，我們還是回去吧！」

「哼！他媽的！我就不相信窮人竟低賤到這一分樣兒的地步，連難得快樂快樂的自由都沒有。」

小金還表示非常不平的態度，憤憤的說着。這時若平方才像木乃伊似的走了過來，他有些顫抖的口吻。說道：

「曹大哥！我是決心在明天動身回家了，明天我也不再向你辭行了。還有小金給我這麼佳餚餞行，我表示非常的感謝！」

「若平！你明天什麼時候落船？那我們當然要送送你囉！」

「明天下午四時左右，其實，那也不必客氣了。送客千里，總須一別。……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人生本來就像流水浮雲那麼的飄泊無定啊！」

「那麼我們在碼頭上再見吧！」

曹大哥誠懇的說，小金方才和他一同回去了。這裏自強和若平相對默然了一回，大家雖然有許多話要說，但不知從那一句說起好？因此到結果，反而說不出一句什麼話，兩人還是熄燈安息了。

是傍晚的時分了，天空暗沈沈的，沒有陽光，只有幾朵灰白的浮雲，在毫無自主能力的隨風駛行。這時在碼頭上的一個角落裏，站了四個青年，他們在依依的惜別。若平是含了一顆淒涼的心境，他眼眶子裏還貯滿了晶瑩瑩的淚水。向賀懼自強小金三人望了一眼低低的說道：

「承蒙三位前來送行，叫我心中又歡喜又感激。我此刻心中有這麼的一個感覺，天空中的浮雲，就好像是我們眼前的情形。今天一別，我不知今生是否還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

「我們都是年輕之人，暫時分別，那也算不得一回希奇的事呀！若平！你爲何偏要說這些類傷的話呢？」

「是啊！只要我們在上海有了發展，一定會寫信來給你的，那時候我們又可以早晚相聚在一處，大家過着快樂的日子。」

賀懼和自強都向他低低的安慰，是想竭力消滅若平心中的悲哀。小金在旁邊也笑嘻嘻的說道：

「若平！等我結婚的時候，我要發喜帖給你的。可是你不要賴我的賀禮，一定要趕到上海來喝我喜酒的呀！」

「瞧你這人今天夜飯米不知有了着落沒有？倒想結婚了，那個姑娘要嫁給了你？也算她倒霉。明年你要如再做起生日來，把你女人的衣袴也去典當了買雞肉吃，那叫你女人只好睡在被窩裏永遠不起來了。哈哈！這不是太有趣了嗎？」

自強這幾句話，方才把若平也說得微露出一絲笑容來。就在這個時候，汽笛之聲，已在天空中嗚嗚地長鳴了。若平方才和三人一一握手，各道珍重，酒淚而別。自強等站在碼頭上，直待火輪在茫茫的江面上消失了影子，方才懷了悲涼的心兒，離開了黃浦江頭。晚上，自強是到新生報館開始工作了。在報館裏做編輯的人，他的生活好像是鬼一樣。別人家早出晚歸，他却掉了一個頭兒，變成晚出早歸了。這夜自強在報館裏把電稿收齊，已經三點左右，再來一個最後消息，時近四點。茶房弄上了一點點心，自強把點心裝下腹內之後，才覺得精神振作一些。因為此刻回家，敲門甚為不便，所以索性躺在沙發上，打了一個盹兒。一覺醒來，東方已經發白。自強看看手錶，快近六點左右，這才站起身子，伸手打了一個呵欠，便把案頭整理一下，匆匆的回家去

了。

在電車站候了五分鐘，電車就駛來了一輛。這時因為清晨的緣故，搭車的乘客稀少。一點可以不用擠軋的，跳上電車。自強買了車票，一站一站的過去，乘客也一站一站的多起來。電車到了安仁路車站，自強連忙起身跳下。在進車門處，和一個女客堵塞了。兩人四目相對，不覺都有一個好生面熟的感覺。自強猛可想到這個少女，好像是前天正午在小飯館子門口遇見的那一個。因為在她還會經給自己解了圍，所以對她就有個很好的印象。不料正在愣住的時候，那少女忽然啊呀了一聲，臉上頓時現出慌張的神情。原來在車站旁邊有個小偷，他見那少女脅下挾着一隻皮包，這就趁她跳電車的時候，就把皮包伸手搶了過去，向後拔步飛逃。自強聽那少女啊呀了一聲，起初還有些莫明其妙。及至聽那少女又急急地喊出搶皮篋子的話兒之後，方才用目向前望去，果然有個小偷還在前面奔逃。早晨的天氣，行人稀少，所以自強便急急下車，像田徑賽似的飛奔追去。因為絕無一點阻攔的緣故，那小偷終於被自強一把抓住。小偷兒急得跪下地來，連連的討饒。自強瞧了他這一副鳩形鵠面，憔悴不堪的情形，心中已經老大不忍。遂把皮包拿回，還在自己袋內僅僅留下的兩角錢，交給了小偷。說道：

「沒有飯吃，需要找事情做。沒有事情做，向行人求乞，那是正當的行爲。你怎麼可以搶人家的東西呢？你知道這種行爲是犯法的嗎？」

「謝謝先生！你真好！你……是上界活菩薩。不打我，還給我錢，我向你叩頭，保佑你長生不老……唉！這個社會，沒有窮人活命的地位，可憐我們也是沒有法子哪！」

「好了，好了，快去罷！」

自強見他爬在地上，向自己連連的磕頭，而且還滔滔不絕的訴苦。一時感慨萬分，覺得不忍心再聽他說下去了。遂向他連連揮手，叫他快點走開。那小偷巴不得自強有這一句話，便立刻從地上爬起，一溜煙似的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自強眼瞧着小偷逃遠，想到了社會上的民生問題，他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忽然想到了那個少女，遂連忙轉身預備去找尋。只見那少女急得兩頰緋紅的隨尾追來，一見自強把皮包奪回，方才驚魂稍定，臉色也轉變得輕鬆了一點。秋波水盈盈地向自強脈脈地瞟着，表示無限感激的意思。自強見她欲語還停，似乎有些怕難為情。這就把皮包先遞了過去，含了微笑。說道：

「這年頭兒，真要不得，遍地哀鴻，嗷嗷待哺；因此才有這種搶奪的事情發生。所以我覺得這並不是都會中局部的問題，而是 孫總理所說的整個民生問題。民生問題不能解決，中國就永遠不會有強盛的一天。」

「可不是？都會裏天堂地獄，實在太平平等了！」

那個少女是誰呢？不用說得，當然便是呂紫鳳了。紫鳳昨晚是在做夜工，到晚上十二點後才回家。但第二天一清早起來，又得到廠裏去做日工。萬不料在電車站上竟闖下這麼大禍，她心中自然焦急萬分。因為如男幾次向她勸阻過說，一個做女工的人，是不需要在外表的裝飾。所以這黑漆皮包，也決不是我們工廠裏女子手中所有的東西。但紫鳳過去是個闊閨小姐的身份，雖然她已經有了時代的思想，不過她總還免不掉小資產階級的調調兒。現在皮包被小偷搶奪了去，要

如告訴了如男，恐怕還要遭她的笑罵哩！但幸虧那個青年給自己奪了回來，所以心中萬分歡喜。不過聽那男子說的話，好像並不怨恨小偷的搶奪行爲，而整個的問題還在怪到社會的不良。因爲自己也是一個工廠裏的女工，所以也不得不這麼的附和着回答。忽然想到我還沒有跟人家道過謝呢！這就立刻又彎了彎腰肢，表示鞠躬的意思。說道：

「先生！多蒙你把我皮包搶奪了回來，真不知叫我心中怎麼的感謝你才好呢？」

「別客氣，別客氣，見義勇爲，這是我們青年人應盡的義務，再見！」

自強聽她這樣說，心中倒不免蕩漾了一下。雖然對那少女有些依戀之情，但仔細一想，戀愛是煩惱的，是苦澀的！況且施恩於人，決不望報，我又何必藉此而跟人家認識呢？這不是失掉我幫助人家的本意了嗎？自強在這麼轉念之下，遂硬了心腸，向她一點頭，自管匆匆的走了。紫鳳對於這個熱心仗義的青年，芳心中更不免起了一點愛慕之意。覺得昨天如男說他故意調笑，那當然是冤枉了他，可惜不會問他姓名，否則，跟他交一個朋友……想到這裏，全身一陣子熱臊，連她耳根子也不免通紅起來。暗自罵聲癡妮子！好不知羞的？方才急急的又趕回到電車站，坐車上工廠裏去了。

這裏自強獨個兒走進了業光里，伸手摸着自己空空的衣袋，一時又不免懊悔起來。覺得管閑賬到底不是一件好事情，那少女的皮包雖然保全了，但我身上僅僅留下的二角錢却送掉了。今天這頓午飯，又要大動腦筋的了。想到這裏，頗覺感慨系之，這就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是清晨的緣故，房東太太還沒有起來，自強暗暗的慶幸沒有撞見她；總算很順利的回到了臥

房。因爲一整夜沒有休息，此刻實在疲倦極了，所以他什麼不顧的騎進了被窩裏就呼呼地睡覺了。自強睡在床上，不多一回，却做起夢來。夢中遇見了這個美麗的少女，他們居然手挽手兒的一個好青年，我十分愛你！自強聽了這句話，心裏一快樂，情不自禁的抱住了她脖子，兩人緊緊地熱吻起來。正在無限甜蜜的時候，忽然覺得自己的鼻子管，突然被那少女咬了一口，這就痛得忍不住嗷嗷一聲大叫起來。經此一叫，耳朵旁又聽到一陣哈哈的大笑。自強連忙睜眸一瞧，原來是小金站在床邊，却把手兒擰着自己的鼻子。所以吵醒了自己的好夢，因爲這個好夢是金錢所買不到的，而且又是難能可貴的，他心頭不免有些兒惱怒。遂恨恨的說道：

「小金！你也太無賴了，你總應該知道我昨天一夜沒有好好兒安睡，你怎麼能來吵醒我呢？我要是沒有睡暢，怎麼還有精神到舞館裏去辦事情嗎？」

「老周！你瞧瞧什麼時候了？難道還沒有睡暢快嗎？那你就真變成一個瞌睡蟲了。」

「啊呀！怎麼一忽兒已下午兩點鐘了？小金！你什麼時候來的？」

自強聽他這樣說，連忙伸手一瞧手錶，方才知道自己已經睡到下午兩點鐘了，他情不自禁啊呀了一聲叫起來，方才匆匆的披衣起床，一面又向他問着。樂冠伸手在地上拾起竹竿子來，望了自強一眼。笑道：

「老周！我一跨入房中，就見你那件襯衫短袴都落在地上。而且還有一張字紙條兒，黏在襯衫上。」

四 似曾相識誰料是芳鄰

「他媽的！這……斷命的房東雌老虎太不講道理了，好！好！我認識她，看我明兒付清了她的房錢，再和她算賬！」

自強因為剛才進房，一心想睡覺了，所以什麼都沒有注意。此刻一聽樂冠這麼告訴，他氣得什麼似的，咬牙切齒，表示只好忍耐的樣子，恨恨的說。樂冠笑道：

「你快來唸唸這紙條兒上的字句，恐怕你還要氣得一個半死！」

「你這個人蠻不講理，真像一個沒有知識的畜生！此地不是垃圾桶，為什麼破布亂紙都向這兒拋過來？簡直是無理取鬧！警告你，你要再胡鬧，便是……」

「豬糞！」

樂冠站在旁邊，見自強唸到這裏，再也唸不下去。他便代為自強唸了出來，而且還唸得特別的響亮。自強忍不住苦笑了一下，憤憤的說道：

「這是那一個混蛋寫的？他自己把我們照相打落，把我襯衫弄髒，難道倒可以說是有道理了嗎？太豈有此理了！」

「哼！誰叫你付不出房錢呀？否則，我心中一光火，把這個雌老虎拖出來，我就來演一套武松打虎的玩意兒。可是現在，……什麼都話不響，還跟她說什麼好呢？算了罷！吃虧就是便宜。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效那阿Q的精神了。」

兩人說着，免不得各自嘆了一口氣。自強走到面盆架旁，先匆匆的漱洗，樂冠却在研究後樓到底住了一份什麼人家？所以把眼睛湊到板壁隙縫裏去一張望，忽然啊了一聲叫起來。興奮地叫

「好！你故意給我上圈套！他媽的！我不歡喜！」

樂冠把自強取笑得惱起來，他不要癡張了。一面說，一面便把樂冠打倒在地上。並且把那件襯衫拿過來，給他看着說道：

「你瞧，我的襯衫沾上了墨水漬，還能穿到身上去了嗎？上回子還把我們四位仁兄的照相都給打落了，這女人簡直是個水滸傳裏的母夜叉，我還歡喜她，那除非我發了神經病！」

「喔唷！還裝什麼腔哪！要如後樓真住了一個如花如玉的女人，只怕你的魂靈兒就不在身上了！」

「好傢伙！你把我當作色鬼看待嗎？老實說，她這回無理的罵我豬鬃，我恨不得一見了她，就掌她幾個嘴巴子！出出我心中的怨氣，她要送給我做老婆，我也罰她做個丫頭！」

「哈哈！你真是在做甜蜜的美夢了，她要肯送給你做老婆，只怕你爬在地上，向她磕頭都來不及哩！」

樂冠慢慢的從地上爬起來，一面拍着身上的灰塵，一面却又哈哈地大笑起來。自強不再和他多說，把襯衫依舊套在竹竿上。恨恨的說道：

「她給我弄髒了襯衫，看我非要她賠償損失不可！」

「很好，我們也得寫張紙條兒去罵罵她不可，你看怎麼樣？」

「這個辦法我倒贊成，你給我當個差，你給我寫。」

「好極，好極，你就唸吧！」

「你才是一個不講道理的雌老虎，水滸傳上的母夜叉，哼！把我襯衫都弄髒了，賠我！」

自強唸一句，樂冠寫一句。寫好了之後，他還在旁邊畫上了一隻老虎。自強伸手接過紙條，用別針把紙條別在襯衫上，然後把竹竿又橫到後樓去。正在這時，忽然聽得一陣滴滴嗒嗒的聲響，只見四張照片又掉落下來。樂冠笑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媽的！可不是活見鬼！」

「我來看，其中有道理，……哼！果然，她這不要臉的女人，又把釘子打到我們這兒來了，啊呀！我的鏡框子上玻璃給打碎了。好！好！一齊叫她賠償損失！」

自強走到板壁旁一看，不由恨恨的說。一面脫下皮鞋，把釘子又一個一個的打了回去。只聽後樓也有一陣聲响，大概是什麼東西落下了。自強這才吐了一口氣，向樂冠望了一眼，臉上浮現了很得意的微笑。樂冠豎起了大拇指，說道：

「老周！你有勇氣，來，把這破碎的鏡框子也掛到後樓去，我給你再來寫一張字條好不好？」

「你預備怎麼寫？」

「你瞧着吧！……」

樂冠一面說，一面又拿過紙筆。自強見他寫道：老子還只有剛找到職業，你就把我照相的鏡框打碎了，你明明跟我搗蛋！老子下次要再失業的話，你可要永遠的養活我。……自強看到這

裏，却搖搖頭。說道：

「小金！後面這句話可不大妥當。我是堂堂奇男子，我怎麼要女人來養活我？不是被人見了要笑罵我嗎？」

「管他，反正是警告她的意思，又不是真的要她來養活你，怕什麼？」

樂冠却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就把那紙兒貼在鏡框上。而且把鏡框上的繩子，掛到竹竿子上，宕到後樓裏去。自強見他工作完畢，他便伸手摸袋，似乎欲去買大餅油條來充飢的意思。但是他發覺袋內已經空洞洞的時候，只才想到自己兩角錢已經送給那個小偷了。一時眉毛兒不免皺起來，向樂冠望了一眼。問道：

「小金！你吃了午飯沒有？」

「吃過了半頓，沒有吃飽，是不是你預備請客？」

「請客？我身邊一個子兒的錢都沒有，我想問你借一角錢買大餅吃。」

「問我借？那是你失眼了，『阿汗逼的生司』對不起！我實在沒有。」

自強見樂冠把手拍拍空袋，還顯出那樣尷尬的面孔。這就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在室中來回的踱步。那夜這樣的大喝大吃，但今天却要餓肚子了，因此就不免大發牢騷了。向樂冠說道：

「所以囉！照你這樣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作風，也不是做人的辦法。俗語說得好，有的時候，要想到沒有的時候，貧貧富富，總應該以節省為宗旨。假使沒有那夜這麼的化費吃，到今天你我也許還不至於弄到餓肚子的地步吧！」

「大丈夫男子漢！餓這麼一天半天，算得了什麼希奇呢？」

樂冠聽他大有抱怨自己的意思，遂只好故作強硬的態度回答。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人推門進來。自強一看，見是房東太太的女兒陳美美。她手裏拿了一封信，向地上一擲，掉轉身子，又向外面跑了。自強一面從地上拾起信來，一面嘆息道：

「人窮了，連小孩子都看不起了，這個年頭兒真了不得！」

「誰來的信？你快瞧瞧。」

樂冠在旁邊向他急急的問，自強見是一家雜誌公司裏來的信，遂匆匆的拆開。忽然裏面掉落一張五元頭的鈔票來。樂冠不禁啊呀了一聲，如獲珍寶的急忙拾起。哈哈地笑道：

「錢！錢！這真是天無絕人之路，這是什麼一回事呀？」

「哦！對了，那家雜誌公司我給他寫過五千字長的短篇小說，這一定是給我的稿費了。唔！果然是的，他們還要我寫呢！」

自強一面回答，一面瞧信，他浮現了笑容，忍不住十分歡喜的告訴。樂冠雀躍地模樣，連喊請客請客。自強點點頭，他拉了小金的手，便三脚兩步的奔向外面去了。他們走進了那家小飯店裏，今天不再吃銀飽麵，向伙計要了兩客蛋炒飯。自強在吃蛋炒飯的時候，他的腦海裏不免又想起了這一個少女來。第一次遇見的時候，就在這兒門口。想不到今早早晨，又會在電車站上碰見了，而且我還幫了她一次忙。因為既然常常的能夠碰見她，那麼說不定她也是住在這兒附近的。否則，她如何大清早會在這兒站頭上趁電車呢？樂冠見他呆呆地出神，好像在想什麼心事的樣

子。這就問道：

「老周！你在想什麼？是不是有了錢？就想女人了嗎？」

「別胡說白道，飯都吃不飽，還想什麼女人？」

自強想不到無意之中竟被樂冠猜到心眼兒裏去，一時兩頰也不免微微的發紅。但表面上還顯出那分兒正經的態度，向他竭力的否認。樂冠笑道：

「你臉都紅了，還抵賴什麼呢？」

「小金！我可以告訴你，但你別取笑我！」

「一定，一定，你說吧！你在想那一個女人？也許我可以幫你的忙！」

「第一次遇見的時候，她就在那飯館子的門口。第二次遇見的時候，却在這兒安仁路的车站上，一個小偷搶了她的皮包，我把皮包去追擊回來還給她，她向我連連的道謝。那種羞怯的態度，真叫人有些兒我見猶憐。」

「嘿！這不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嗎？你問了她的姓名沒有？」

「沒有，沒有，我就這麼匆匆的走了！」

「傻瓜！這樣好機會，竟然是錯過了，豈不是可惜？」

樂冠聽他這麼的告訴，一時代為表示惋惜，搖了搖頭，低低的嘆了一口氣。自強却微微的一笑，得意地說道：

「不過我們窮人根本沒有談戀愛的資格，所以我覺得還是這樣的耐人尋味。小金！你不知

道，這個姑娘的剪水秋波，假使她向你橫眸一笑，保管你魂靈兒出竅。」

「老周！被你形容得這樣好，真叫我小金心裏難熬，要如你下次再遇美多嬌，切勿可再誤過機會向她抱。」

自強聽他哼小曲兒似的說了這幾句話，一時也忍不住笑出聲音來了。兩人吃完了飯，付了錢，遂又匆匆的回家。不到五分鐘，曹大哥也來了。自強連忙向他招呼，大家坐下，開始閒談起來。賀懼說道：

「新生報今天我已買了一張閱讀過了，覺得你給社會新聞欄內採訪的特寫，內容材料，確實和別人專在女人身上找題材而完全不同。你用了一支剛直的筆桿，毫不留情地去暴露這社會的黑暗陰面，那我覺得當然是很對的。不過，我以為你也不要忘記了那光明的一面，我想，對於工廠風景之類，也都值得給你作深刻的觀察而去繪描的。不知道你聽了我這些話，也認為有些兒道理嗎？」

「大哥這話當然非常的有道理，但是，我總覺得自己寫作的經驗太淺薄，每次找到了一個題材之後，我往往害怕着不知道該怎麼落筆才好？」

「這也許是你初學寫作者的一般現象，所以你的感到害怕，我倒認為這還是你進步的起點。一個人是只怕自溺，只怕盲幹，甚至於自大而輕視着一切一切，那就糟糕的了。」樂冠對於他們兩人談得津津有味的话，在他相反地覺得有些兒格格不入耳。因為他是美術專家，對於文學，當然感到興味毫無。所以自管地走開了，憑了窗檻，只管向對面閒眺。忽然給他

發現對面的樓窗口內有一個少女，正在對鏡梳妝。覺得她種種的姿態，很夠美妙。於是立刻在袋內摸出畫筆和速寫簿來，給對窗那個少女寫像。自強回頭見他口裏哼着，手裏畫着，好像十二分得意的樣子。遂笑問道：

「喂！小金！你又在鬧的什麼鬼把戲？」

「噓！噓！別鬧，別鬧，一鬧人要跑！」

自強見他手指兒豎在嘴上，噓噓兩聲，還這麼的說着。遂走到他的身旁去看究竟，原來小金在速寫簿上正劃了一個女人的臉蛋兒。這就笑道：

「瞧你這小子，你老愛玩這一套把戲。我真不懂得一個人在連飯都發生問題的時候，還有這種雅興？」

「這是一種藝術，餓肚子沒有關係，可是却不能忘記藝術。」

「什麼藝術？簡直在跟女人吊膀子！」

「怎麼？他又在偷畫女人的像了嗎？」

賀懼聽自強這樣咒罵着小金，遂也走上來低低的問。自強向對面窗口內望了一眼，只見有一個女人的背影。這就笑道：

「小金！你寫生的手段太高明了，人家是背影，你怎麼就畫正面的呢？」

「還說呢！不都是爲了你嗎？人家本來好好兒向着我的，被你一鬧，人家怕羞，才把身子別轉去的！」

「呸！別打腫了臉兒充什麼胖子？她看中了你窮小子，才好好兒向着你給你作模特兒？」
「老周！你不信我的話嗎？那麼請你站到這兒來，我就給你顏色看！」

小金見他啞了自己一口，顯然這幾句話還包含了諷刺的成分。於是把自強身子拉到自己站着的位置上來，自強不知他弄的什麼玄虛？正在引頸向對面張望的時候，忽然樂冠對準了自強的屁股用力一拳。自強冷不防遭打，痛得忍熬不住的狂呼起來。對面樓窗內的那個女人，一聽這聲怪叫，便回過臉兒來看究竟。樂冠這才格格的笑道：

「怎麼樣？看到了沒有？」

「他媽的！你這小子！打得這麼重，現在我還痛着呢！」

「你若不痛的話，她怎麼會回過臉兒來？」

「照你這麼說，我這一拳頭還挨得有代價嗎？」

「當然，哈哈哈哈哈……」

自強摸着屁股，一面說，一面離開窗口坐到寫字檯旁邊去。樂冠聽了，却忍不住又大笑起來了。賀懼這時却有些不悅的態度，正了臉色。向樂冠說道：

「小金！你在我們四兄弟裏面，該是天資最聰明的一個。可是，你的行爲，我覺得正是聰明反被聰明所誤。我不怕你見怪！你這樣下去，簡直要變成一個沒出息的東西了！」

「這也許是他藝術家的天性，不過，我早對小金說過，大樂天派了，往往是容易成爲荒唐的。」

「像我這麼的本質，已經是窮得只剩了一張臭皮囊了。縱然是荒唐，也荒唐不到什麼地方去呀？」

「那可不是這麼說的，你的年紀輕輕啦！難道不想圖個將來，就這麼的預備潦倒一生嗎？那你何必硬讀到大學畢業？你又何必到這個世界上來做人呢？」

賀懼還是用了嚴肅的口吻，向他認真地責備。樂冠弄得無話可答，不覺面紅耳赤的木然了一回。自強生恐小金惱羞成怒，遂站起身子來。說道：

「好了，好了，我們不必再談這些了。一會兒天又夜了，我們到外面吃晚飯去，又得上報館工作了。」

「不！我還有別的事情，先走一步了。」

賀懼却搖搖頭，他一面說，一面已向外面匆匆的走了。自強追上了兩步，口裏叫着曹大哥。但賀懼卻沒有理會他，自管走得不知去向了。小金氣鼓鼓的說道：

「老周！你還喊他，他又在發神經病了！」

「小金！不要這樣說，曹大哥是個對人生非常認真的人，他有他的見解，他確實是我們青年的模範！」

「算了，這也許是我發神經病。老周！一客蛋炒飯，所維持的時間不夠久長，你再請我吃一頓吧！」

「好！好！我們快走！」

自強見他兩手按了肚子，大有餓壞了的樣子。這才連說了兩聲好字，便拉着小金的手兒，又向外面匆匆的走了。在扶梯口的時候，好像聽房東太太的聲音從廂房裏走出來。自強心中一急，三脚併作兩步，砰砰蓬蓬的幾乎跌下樓梯去。等陳太太趕出來問是誰？但自強和小金早已一溜煙似的飛步奔逃出大門外去了。

五 睹影驚芳心移恨生愛

嗚嗚嗚……地一陣工廠裏拉汽笛的聲音，震碎了這黑漆漆傍晚的空氣。紫鳳和如男拖着沈重而疲乏的步伐，在踏上歸家的途中，迎着那秋涼天氣的夜風，此刻的心境却相反地感到了一點輕鬆。如男向紫鳳低低的說道：

「紫鳳！我今天請你吃夜飯，你可以不用回家去燒菜煮飯的忙碌了。」

「爲什麼？難道你今天發了洋財，所以也學資產階級的樣子浪費起來了嗎？」

「不！我請客！有別人會跟我付錢的。吃瘟生，沒有關係，你急什麼？」

「大姊！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吃瘟生，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呀？」

紫鳳聽如男笑嘻嘻的說，好像還包含了無限神秘的樣子。一時有些猜疑，凝眸含顰地瞅了她一眼，表示不明白的意思，低低的追問。如男這才直截的向她告訴着說道：

「我對你說罷！剛才廠裏不是來了一位董事長的兒子李志高嗎？他見了你，好像蒼蠅見了血似的，向我竭力贊美你的品貌，他要我幫他的忙，從中介紹介紹。他說今天晚上在榮

華酒樓請客，要我把你請了一同去吃晚飯，我見他癡頭怪腦的樣子，遂含笑答應了他。紫鳳！你不要害怕，有我老大姊給你做保鏢，就決不會給你受到一點兒委屈的事情。」

「大姊！我不是言語得罪了你，難道你得了他怎麼好處，竟要出賣你的小妹妹了嗎？那平日跟我說的話，豈不是全都戴了假面具嗎？」

紫鳳聽了她這一番告訴，她的心頭不禁像小鹿般地亂撞起來。同時她的粉臉，浮現了薄怒嬌嗔的神情，老實不客氣的向她責備着回答。如男聽了，不由羞慚滿面，連忙向她解釋着說道：

「小妹妹！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照你這麼的說來，那我這個人不是變成喪失心肝的畜生了嗎？因為這種有錢人家的紈袴兒，只想玩弄我們女性。但我們今天也預備把他玩弄玩弄，最低限度，是叫他化費今夜這一筆冤枉銅鈔。誰知你却以為我被他金錢賣倒了，做好圈套來陷害你。那叫我聽了，不是太難受一點了嗎？」

「大姊！這也許是我言語過分偏激一點，還得請你原諒才好。不過，我這個人平日就怕接近有錢人家的闊少爺。常言道，一動不如一靜，所以我今夜實在不願意去應酬這一餐無謂的夜飯。」

「我以為人生如戲劇，一個人在世界上，也好像一個角色在戲劇上。那麼當然愈演得熱鬧，也愈覺得有意義。只要自己腳踏實地，主意拿得穩，那怕什麼？沒有走到荒山森林裏，決不會有猛獸來吞吃了你的。」

「好！那麼我就跟大姊去走一趟，不過我絕對不說話。」

「這倒不要緊，所有的話，我都給你代說吧！」

紫鳳所以答應下來，那完全還是爲了重情面的關係。如男靈機一動，一面笑嘻嘻的回答，一面附了她耳朵，又低低的說了一陣。紫鳳聽了，變味的一笑，連聲說好，表示非常的贊成。兩人商量停妥，方才坐車到榮華酒樓去了。

在榮華酒樓的門口，站着一個西服畢挺，頭髮光亮的翩翩少年。他見遠遠地拉來兩輛人力車，早已含笑迎了上去，給她們付了車錢。如男便先給兩人介紹一番，李志高很有禮貌的向紫鳳叫了一聲呂小姐！紫鳳却羞澀地瞟了他一眼，一面點頭，一面垂了粉頰兒，大有赧赧然的樣子。李志高知道女孩兒家怕着難爲情，遂也不再多說什麼，遂引導兩人走到樓上，揀了一個清潔的座桌坐下。先向侍者要了菜單，望了紫鳳一眼。含笑問道：

「呂小姐愛吃些兒什麼菜呀？點幾樣好嗎？」

「李先生！我小妹妹很怕難爲情，還是你自己隨便點幾樣小菜吧！」

如男代替紫鳳回答了。志高聽了，也就不再客氣，點了四菜一湯，吩咐侍者還送上四瓶啤酒。這裏他握了茶壺，在紫鳳如男杯子上斟滿了。搭訕着說道：

「我爸爸是廠裏的董事長，最近他老人家要我到德國去留學。因爲工商業的發達，首推德國，所以我得去考察他們的實業不可。」

「李先生！你快要做博士了，那可真了不得！將來留學回國，想必對祖國一定有偉大的貢獻，真叫人可喜可賀！紫鳳！你說是不是？」

如男聽了，竭力向他奉承。說到後面，又對紫鳳含笑低問。紫鳳點了點頭，却默默地並不回答什麼。志高聽了，却連說那裏，承蒙褒獎，十分慚愧。一面向紫鳳又笑嘻嘻的問道：

「呂小姐從前一定也是個學校裏的女學生吧！爲什麼却願意在工廠裏做女工？而不到什麼銀行和公司裏去做職員呢？假使呂小姐願意到銀行裏去的話，我倒可以給你介紹的。」

「李先生！你不知道我這位小妹妹的脾氣，她是很特別的，因爲銀行裏做女職員，難免被人家要侮辱是花瓶啦！是飾物啦！在工廠裏做工，拿氣力換飯吃，誰敢放一聲屁說這些話呢？所以我們決不願意坐在寫字樓旁手捧熱水袋，還編織着絨線，而真的彷彿是一隻花瓶的樣子。我們願意爲女子解放而切切實實的替社會做一點兒工作；所以對於李先生這一分兒美意，我們是只好表示心領謝謝。」

志高聽又是如男搶着回答了這一大篇話，在她好像是越說越有勁，但在自己耳朵裏聽起來，就覺得越聽越討厭了。暗想，爲什麼都要你來代說話呢？那就未免太不識相了。於是也故意裝做沒有聽見似的，理也不理她的，只管把兩眼盯在紫鳳的粉頰兒上出神。就在這時，侍者把酒菜拿上，志高給兩人倒了啤酒。又含笑說道：

「呂小姐！我們喝酒吧！沒有什麼好看菜請你，真不好意思。」

紫鳳搖了搖頭，微微的一笑，秋波斜也了他一眼，却又垂下粉臉兒來。志高見她那種不勝嬌羞的意態，真是美到了極點，一時心中也愛到了極點。遂忍不住又把杯子舉起來，笑嘻嘻說道：

「呂小姐真可說靜若處子了，但這裏沒有什麼外人，可以不必怕難爲情，來！來！來！我

們喝酒吃菜吧！」

「李先生！我小妹妹不大會喝酒，你不必客氣，還是我和你喝一個碰杯吧！」

如男却把杯子也舉起來，還向志高手中拿着的杯子碰了一碰。湊在嘴邊，喝了一口。志高心中這一氣惱，幾乎要發作起來。暗自罵聲他媽的！你這個不知好歹的醜女子！敢是你來灌我迷湯嗎？憑你這張照會，丟在垃圾桶內也沒有人會捨去呢！這就把酒杯放下，又向紫鳳連說我們吃菜。紫鳳點頭含笑，於是三人默默地吃了一回子菜。志高今天請她們吃飯的目的，當然是要和紫鳳談談天，假使談得投機，那麼自己在出國之前，還可以和她發生一次最密切的關係。假使就這麼呆呆的相對坐着吃一餐飯，那我豈不是成個瘟生了嗎？志高在這麼思忖之下，他便忍不住又向紫鳳問道：

「岳小姐！你府上有多少人呀？」

「哦！我小妹妹家裏的人可多哪！爸爸，媽媽，弟弟，妹妹，還有祖父祖母，算起來至少有一張圓檯面。李先生！你要請他們吃飯，還得叫魚翅全席不可哩！」

「喔！有這麼多人嗎？」

志高口裏雖然是這麼的回答，但心中真是恨透了。暗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的事呢？忽然靈機一動，他在袋內摸出錢來，交給如男。說道：

「康小姐！對不起！給我到外面去買一包香煙來。」

「好的，什麼牌子？」

五 踏影驚芳心移恨生愛

「隨便什麼都行，但却要外國貨的烟。」

「唔！對了，李先生快出國留學去了，應該什麼都要用外國貨才對。外國的東西都好，月亮也是外國圓亮點，連外國人放一個屁都好哩！哈哈……」

如男聽他這麼說，心中也不受用起來。她一面像聯珠炮似的說着，一面在紫鳳大腿上擰了一把。接着很快的站起，一陣格格的笑，便走到樓下去了。志高雖然聽出她言語之中至少有些諷刺的意思，但如男給自己打發走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豈肯把寶貴的光陰輕易地溜去？立刻把椅子向紫鳳移近了一點，滿臉含了溫和的笑容。說道：

「呂小姐！你爲什麼老是不開口說話呀？難道是害羞嗎？但現在我們只有兩個人了，你總可以不必怕難爲情了。呂小姐！你青春幾何了？」

「……唔！唔……」

紫鳳在如男擰了一下自己大腿的時候，她的心頭就像小鹿般地亂撞起來。覺得如男這一下子擰我，多少總有一點作用的。幸虧她也是一個聰明的姑娘，猛可的理會過來了。此刻聽志高這樣對自己說，她便把手兒指指自己的嘴巴，接着又故意啞啞地響了兩聲。志高見了她這一下子舉動，心中這才恍然大悟了。不覺暗暗叫苦，原來這位呂小姐是個啞子，怪不得她一句話也不回答，可恨如男這賤人，她事先不告訴我，在這個時候，還說她怕難爲情，不會說話，那我不是明明的大上她當了嗎？一時心中潑了一盆冷水般的冷了下來，把移近過去的椅子又移了回來，自管悶悶不樂的喝着啤酒。紫鳳見他這樣着惱的神情，倒忍不住暗暗好笑，連連贊美如男的妙計。就

在這時，如男已興匆匆的把香煙買來了。她見志高滿面生氣的樣子，遂向紫鳳望了一眼，但紫鳳却對她嫣然的一笑。如男心中似乎有點明白，遂也不再說什麼。三個人悶悶地吃完了這一餐飯，志高付了賬單，在走出榮華酒樓的時候，志高偷偷地拉了如男。責問道：

「康小姐！你太不應該了，呂小姐原來是個啞子，你爲什麼不預先跟我說明呢？今夜這一頓夜飯不是硬傷嗎？請她吃了，連謝謝兩個字都聽不到。你想，倒霉不倒霉？」

「哈哈！她口裏雖不會說，心裏總明白的。李先生！你肉疼今夜這頓晚飯錢嗎？要不我分還你三分之一的錢？」

「好！好！算我瞎了眼睛，你以後工作留心一點罷！」

志高聽如男還這麼的譏諷自己，一時氣得啞子吃黃連似的，有苦說不出來。連連冷笑了兩聲，便跳上車子，頭也不回的走了。等志高的身子被人力車拉遠了之後，站在旁邊的紫鳳，她再也忍熬不住的格格地笑彎了腰肢兒直不起來。如男扶着她也笑道：

「癡妮子！怎麼啦？」

「老大姊！你真聰明，虧你想得出這麼一個的計謀來，才白吃了小瘟生這一頓夜飯。」

「小妹妹！我們今天是勝利了，這就是給專門要玩弄女性們的男子一個教訓。好啦！我們回去吧！」

「大姊！時候還早，到我家裏去坐一回。」

「好的，我今天特別的興奮。這小子忘記了他是什麼國家的人？什麼全都外國好！你想，

這麼一來，我們工商業如何還會發達起來呢？」

兩人一面說，一面便匆匆的回家。到了業光里，跨進十四號大門，走到樓上，開了後樓的房門。如男邊說邊笑道：

「小妹妹！我見這小子吃不下飯的樣子，我便吃得滋味格外的好，你吃飽了沒有？」

「怎麼沒有吃飽？我也吃得不少呢！……啊呀！」

紫鳳一面回答，一面伸手開亮了電燈。當她發覺房內滿地破字紙兒的時候，使她不免又啊呀了一聲叫起來。如男也瞧見了床上掉落着的顛三倒四紊亂的旗袍，這就驚奇地說道：

「紫鳳！瞧你的旗袍……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呀？」

「該死！該死！那一定又是前樓這個可惡的……」

「噯！紫鳳！你瞧，這……像掛燈結綵的又是什麼啦？」

「什麼？這些衣服又佔過來了嗎？那真的太欺侮我了，叫房東來問罷！」

紫鳳隨了如男的手指的地方看去，見那根竹竿又從前樓伸斜了過來。她氣憤得什麼似的，遂走到房門口，高呼了兩聲陳太太！陳太太在廂房裏，聽有人叫她，遂走了出來。一見紫鳳，便含笑問道：

「呂小姐！你回來了？不知道叫我有什麼吩咐嗎？」

「哦！陳太太！你請進來看看我這個房間，早晨出去收拾得清清楚楚，此刻回來，還成個什麼房間？我問你，前樓住的到底是個什麼樣人兒？瞧我的旗袍，三番兩次的被他們弄

落在地上。還有那竹竿子像旗桿那麼的伸了過來，地上又是這麼多的碎字紙兒，這到底是誰在跟我搗鬼呀？」

陳太太聽紫鳳接連不斷一口氣的說着話，手兒還指上伸下的亂指。粉臉兒漲得紅紅的，顯然是惱怒得這一分樣兒。一時忙着走進後樓，向四面上下一打量，忍不住也嘆了一口氣。她還用了訴苦的口吻，也滔滔不絕的說道：

「呂小姐！你快不要提起前樓這一份房客了。一提起來，我的火星便會向頭頂上冒出來。我做了這幾年來二房東，從來也沒有碰到過像他們這樣斷命房客過。一共住了六個月，倒有三個月不付房錢了。向他們要房錢，總是說明天，到了明天，還有明天。……這種情形，我實在有些兒怕他們。我要叫他們搬走吧！他們也不肯搬。賴在這兒住白屋不算，有時候還要窮開心，拉胡琴，唱京戲，好像把這兒當作了自由舞台。你想，這還叫人生氣嗎？我別的人都不怕對付他們，就怕這幾位窮鬼，真叫我沒有了法子。所以我勸呂小姐，還是不要理睬他們為妙，免得發生意外的麻煩！」

陳太太一開話匣子，嘮嘮叨叨的却比紫鳳還多說了一倍以上的話。如男在旁邊聽了，由不得氣鼓鼓的插嘴說道：

「天下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嗎？難道王法都沒有了？這還了得！陳太太！他們到底是做什麼的呢？」

「聽他們說還是幾個大學畢業生，我看這話有些靠不住。照他們行為說來，簡直跟流氓就

不相上下。現在還聽說是找到了事情，但，白天睡覺，晚上又整夜的不回來。哼！誰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勾當？我看呀！說不定是小偷，癩三之流罷！」

「媽呀媽！……妹妹拉屎了！」

「啊呀！該死的小娘貨，怎麼又拉屎了？真要命，一條裤子涼在外面還沒有乾哩！……呂小姐！明兒見吧！」

正在這時，美美的喊聲從廂房裏傳出來。陳太太聽了，就不免有些兒手慌腳亂。口裏罵着，身子已向自己房中急急的奔了。如男向紫鳳望了一眼，似乎尚有餘恨。遂憤憤的說道：

「真豈有此理，我非給他們報復不可！」

「大姊！報復也沒有用，我寫了紙條兒罵他們豬糞，不是也算向他們教訓過嗎？但是有什麼效力呢？他們還是照舊的跟我搗蛋！」

紫鳳因為聽陳太太說前樓住的是流氓差不多的男子，所以心中開始有些害怕起來。她不願把事情擴大，遂低聲下氣的向如男勸阻。如男冷笑道：

「對付這種人，不能忍耐，你對他們客氣，他們以為福氣。你退步，說不定他們會更進一步的欺侮你，所以我們決不能示弱的！」

「過幾天搬了算啦！我一個人住在這兒真覺得有些兒胆寒。」

「搬？搬到那兒去？搬來搬去，還不是這樣一個無理的世界？何況你付了房錢，還不到幾天呢！要知道這個世界，應該予打擊者以打擊。有什麼事情，我大姊給你擔當。怕什

麼？你瞧吧！……」

如男說到你瞧瞧三個字，她在床底下拾起一隻皮鞋，又把板壁上的釘子一個個敲了過去。只聽蓬蓬砰砰的一陣子響聲，接着前樓又是一陣東西落下的聲音。兩人互相望了一眼，各人臉上都浮現了會心的微笑。紫鳳還把地上的碎紙兒拾起，全都拋回到前樓去。抬頭見竹竿上的襯衫，好像別了一張紙條兒，於是站在椅子上，把紙條取下一看，先見到畫了一隻雌老虎。一時又氣又笑，忍不住罵着說道：

「這小子真……想不到他會這麼的侮辱我！」

「他寫了些什麼？」

「還不是自說自話嗎？你瞧，他要我賠襯衫。還罵我雌老虎，母夜叉！真氣死人！」

如男因為本身面目不大好，聽了母夜叉三個字，好像是對她而罵一樣的不受用。當時聽了這紙條之後，便大怒起來，罵聲他媽的！我不給你一點厲害看看，也不算是你的奶奶了。一面說，一面站到椅子上，把竹竿子襯衫一塊兒拉了下來，向前樓拋了過去。但板壁上却倒掛了一根線，下面還宕了一個鏡框。紫鳳心中奇怪，連忙去拿過來看。見是一個學士的照相，但玻璃已經打碎了，而且上面還有一張字條，遂取來唸道：「老子還只有剛找到職業，你就把我照相的鏡框打碎，你明明跟我搗蛋！下次我要再失業的話，你可要永遠的來養活我。」如男聽她這樣的唸讀着，這就從椅子上跳下來。笑道：

「這是誰寫的？可有名字沒有？」

「大姊！你看這張照相，倒真的還是一個大學畢業的人呢！」

「管他，這小子口稱老子，明明佔你的便宜，我們也得寫張紙條兒過去報復報復他！」

如男把照相接來，略爲看了一眼。她用力一拉，那根線兒便拉斷了。她又把照相恨恨的丟在地上，走到桌旁寫字條去了。紫鳳把照相從地上拾起，拿到光線明亮一點地方去細細的一看。覺得這個人倒是個很英俊的青年，忽然又有一個感覺，這人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了似的，爲什麼這樣面熟呢？她凝眸含顰的沈吟了一回，猛可的給她想起來了。這……不是早晨給我奪回皮包來的那個青年嗎？啊呀！這麼說來，他竟是住在前樓的了。紫鳳情不自禁的說了這一句話，聽在如男的耳朵裏，她正在寫字的筆兒擱下了。回頭向她望了一眼，不明白地問道：

「紫鳳！你在說些兒什麼？怎麼？你認識這個小子嗎？」

「是的，大姊！我不但認識他，而且今天早晨他還幫過我的忙呢！」

「什麼？你早晨跟我說的皮包被一個青年從小偷手裏奪回來，難道就是他嗎？」

如男也奇怪得目定口呆的走了過來，還把那照片多望了一回，急急的問。紫鳳點了點頭，她似乎感到意外地驚喜的樣子。笑道：

「可不是他嗎？他……他……是一個很懂禮貌，很有俠義心腸的青年呀！怎麼他對同一屋

子裏的鄰居竟然這麼蠻不講理呢？」

「也許不是他，是偶然面目相像吧！紫鳳！你倒仔細再認一認。不要因爲他的臉蛋兒生得漂亮，就把你的理智被濃烈的情感沖淡了。」

紫鳳被如男這麼的一取笑，她的粉臉兒便像海棠花似的嬌紅起來。連連的搖頭，顯出一本正經的態度。說道：

「不！不！大姊！你別取笑我，真的就是他。那天小飯館子裏你和他發生誤會吵嘴的也就是他，你細細的一想，恐怕也認識他！」

「真的，他媽的！我想起來了，果然是這個小子。紫鳳！我說你別把他認作好人，這小子靠不住，那天存心來吃我豆腐的！」

「也許不是吧！他假使真是個色迷迷的無賴子，今天早晨，怎麼不待我謝他，他就自管兒匆匆的走了呢？我說你也許有些兒偏心的緣故。」

如男被她一提起飯館子門口相撞的人，這就連忙又把照相細看了一回，覺得果然是他。不過她和紫鳳的心理相反，在如男的腦海裏，對他是只有一個惡劣的印象。所以哼了一聲，表示十分憤怒的樣子，向紫鳳認真的忠告。但紫鳳却還庇護着他，反而說如男有了偏心。如男聽了，望着她倒不免笑起來。說道：

「這麼說來，是不是你對他發生有點相愛的意思？」

「不！這倒並不是……但，……但，……我總覺得……」

「總覺得忘不掉他，是不是？」

「唔！不！不……」

紫鳳一顆處女的芳心，是跳躍得快速。她點了點頭，但她口裏却又連說了兩個不字。接着把

照相放在桌上，她便赧赧然地坐到床邊去了。如男見她動作和言語並不一致的情形，知道她完全是爲了怕羞的緣故。其實她的心中，也許是真的愛上了那個青年。她覺得男女間的愛是神祕的，是不可思議的。這就跟着走到床邊坐下，拾起她玫瑰花樣的臉兒。笑道：

「在大姊跟前不必假裝含糊了，怎麼點了頭？又說不不呢？沒有關係，你告訴我，到底愛不愛他？」

「因爲他對我盡過幫忙的氣力，我是感激他，但並不是愛他。」

「你這話就是一種強辯，由感生愛，那是一定的道理。紫鳳！你在老大姊面前說實話，我也許可以幫助你，玉成你！」

紫鳳所以一味的加以否認，表示吞吞吐吐的樣子，就是怕如男阻攔自己去愛上他。此刻聽如男忽然又這麼的說，一時芳心裏倒不免又歡喜起來。但一個女孩兒家，要向人告訴自己是愛上了一個青年的話，這到底有些兒說不出口。於是她吱吱唔唔的過了一回，秋波斜乜了她一眼。方才低低的說道：

「我並不知道愛不愛，我覺得無論在工作，在吃飯，在走路的时间，好像我的腦海裏常常會想起他。」

「嘿！你常常會想起他？這就是你愛着他的證明。那麼你們到底可會談過什麼話嗎？他姓什麼？叫什麼？」

如男聽她這樣神祕的回答，這就忍不住笑起來了。不過她還怕年輕的小姑娘，易於遭人欺

騙，遂很關懷的探問她。紫鳳搖搖頭，說道：

「沒有知道，我想問他貴姓大名，可是他先走了。」

「哦！既然他對你並無留戀之意，那你又何必把他念念不忘呢？」

「就是因為他對我很平淡的走開了，所以在我心中就覺得他是值得令人想念的。」

「紫鳳！兩性的相愛，那當然是生理上的自然要求，所以我決不反對你。不過，戀愛並不是無條件的，也決不是盲目的。像你這樣既不知道對方的思想，又不曉得對方的性情；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以及他對事業的發展，人生的計劃，你統統也都不曉得。連最普通的姓名都不知道，那你不是成了一種片面相思了嗎？我覺得你這種相思，對你的前途是很危險的！……」

紫鳳被如男這一番話說得無話可答，她呆住了一回，忽然倒向如男的懷裏，却忍不住暗暗地啜泣起來。如男覺得女孩兒家癡得可憐，遂拍着她的肩膀，好像慈母安慰小孩一般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傻孩子！不要哭呀！爲了你的幸福，爲了你的前途，大姊不能夠袖手旁觀的。不跟你說這些話。你快告訴大姊，你到底爲了什麼竟愛上了他？比方這麼說，剛才請我們吃飯的那個李志高，他不是一個大學生嗎？而且還要去留學，而且他……是個有錢人家的少爺哪！」

「大姊！戀愛不是在金錢眼子裏作標準的！」

「那麼是臉蛋兒漂亮不漂亮爲條件的？」

「也不，這不過是第二步的條件，……」

「那麼第一步的條件呢？」

「我覺得他比別人多了一股子傻勁！這就是使我對他發生好感的地方。」

紫鳳倒在如男的懷裏，一句一句的回答。雖然她是並不啜泣了，但她粉頰兒上還沾了亮晶晶的眼淚。如男聽了，微微的一笑。點頭說道：

「夠了，你已經很懂得戀愛的真意了。那麼你當然可以愛他，只要他也會來愛上你。」

「大姊！我真的可以愛他？」

如男這兩句話才把紫鳳說得破涕爲笑起來，她像小孩子似的，把兩手捧着如男的臉兒，天真地問。如男覺得她可愛，忍不住湊上鼻子去，聞她頰兒上的香味。笑道：

「可以，只不過，你切莫只顧談戀愛，而忘記了工作啊！」

「一定，一定，大姊！我決不忘記工作的。」

「但是，我對你有着一分忠實的心，我不得不再向你說幾句話。紫鳳！我親愛的小妹妹！你應該站在旁邊，冷靜地觀察他。對於信仰，是否堅定？對於工作，是否努力？對於事業，是否忠實？最要緊的，還是對於愛情，是否專一？紫鳳！你需要更多的理智，熱情對於你是有害的！」

「大姊！你真是我的親姊姊一樣，我實在太感激你了。」

紫鳳聽如男這樣真摯的情意說着，一時感動極了。她緊緊地握着如男的手兒，眼淚會在眼角旁湧了上來。如男伸手抹去她頰上的淚水，微微的一笑。說道：

「不要這樣子，小妹妹！時候不早，我該回去了。」

「大姊！不再多坐一回兒去嗎？」

「傻孩子！我們明天不是還見面嗎？別胡思亂想，早點兒睡吧！」

如男見她好像有些依戀不捨的樣子，一時忍不住笑嘻嘻的說。拍拍她的肩胛，方才匆匆的回去了。紫鳳輕輕的闔上了房門，她慢慢地走到桌子旁來。只見如男寫着的那張紙條，還展放在桌子上。她低低的唸道：

「小鬼！誰叫你把狗皮晒到別人的屋子裏來？弄髒了也是活該死！賠你老娘的屁……」

紫鳳唸到這裏，連她自己也忍不住笑出聲音來了。她終於伸下手兒去，把那紙條兒捏成了一團，很快的丟到地上去。一面在桌子旁坐下，一面捧過自強那張照相，含了笑容，向他呆呆地又望了良久。她閉了眼睛，似乎在幻想着一幕甜蜜的鏡頭。忽然她又桌子上取過一張紙兒，提起筆桿來。寫着道：

先生！過去我們都是誤會了，你不該把衣服晒到我的屋子來，但我似乎也不該拿你衣服弄髒了。現在，我們就講和罷！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至於你鏡框上的玻璃，我一定可以賠還你，等明兒配好了玻璃，再奉還你吧！再見！

紫鳳寫到這裏，她心中很想具一個名字上去，但到底覺得有些兒難爲情。沈吟了一回，方才

把筆擱了下來。站起身子，見板壁上有一條縫兒，遂把那寫好的紙兒摺好，插在那板縫裏。然後又回到桌子旁，把照相細細的看了一回。忽然獨個兒自言自語的說道：

「新女性不做戀愛夢，但是，大姊說過了，只要不妨礙工作，談談也不妨呀！喂！先生！你說妨不妨呢？」

紫鳳說到後面，又向像片兒這麼的問。但既然問出了之後，他又覺得自己未免癡得有些兒可憐。雖然房內只有她一個人，但是她也感到難爲情起來。放下照相，轉身奔到床邊，就熄滅了燈光，脫衣安息了。這時弄堂裏正播送着一陣賣唱的小調，觸送在紫鳳的耳鼓。正是：

「小妹妹想郎，郎不來，噯噯噯噯……」

紫鳳的臉兒更紅暈起來，她不禁把被兒蒙住了整個的面龐。

夜是深沉了，四周都浸在靜悄悄裏；

但，一陣陣賣唱的小調兒，還在那秋夜的空氣中淒涼地流動！

六 遊園遇伊人扶弱鋤強

光陰匆匆地過去，不知不覺又是一星期了。因爲自強在板壁縫裏瞧到了紫鳳那張近乎求和的字條之後，而且在第二天果然見到自己的照相已經配好了玻璃，安安穩穩的放在板壁頂上了。自強覺得後樓住的那位不知姓名不知人樣兒生得如何的芳鄰，總算還懂得一點道理。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於是他也寫了一張字條塞在板壁縫裏，大意是承蒙配好照相玻璃，十分感謝謝

等話。經過這一次隔壁戲演畢後，彼此便也相安無事。在這一星期裏，自強每天早晨從報館回家，在電車站上，都和紫鳳碰見的，兩人在碰到的時候，因為曾經有個一度的認識，所以大情不自禁的都會含笑點點頭兒。雖然各人心中很想有談話的意思，只可惜於時間問題，不得不匆匆地分開了。常言道：那一個少女不懷春？但反轉來說，那一個少年不鍾情？紫鳳暗暗地固然是愛上了自強，在自強心中又何嘗不在作甜蜜的幻想呢？

這天自強睡暢醒來，已經下午一時左右，匆匆激洗完畢，到外面吃過了早午兩次合併的飯餐。正欲回家，在路上忽然遇見樂冠急匆匆的奔來。他見了自強，便先叫道：

「老周！老周！曹大哥走了！」

「什麼？曹大哥走到那兒去啊？」

自強突然聽到了這個消息，心裏倒不免吃了一驚，遂迎了上去，向他急急的追問。樂冠伸手在袋內摸出一封信來，交給自強。說道：

「你看吧！曹大哥到關外去了，同去的人很多，好像是有一點組織的樣子。真了不得！關外冰天雪地，多麼冷的天氣，我說曹大哥到底是個有血性的硬漢！」

「去了這萬惡的上海也好，但是……他不該只留下了信，不別而行啊！唉！這傢伙太忍心一點了。小金！你這信從那裏得來的？」

「前兩天我還和他見過面，他也沒有跟我說起要走的話。但今天我去找他，他把房子退了租，所有東西都賣了，這封信是他交給房東。我去了，房東拿給我的。唉！這傢伙發了

神經病，真沒法對付，現在咱們四個人去了一隻，想起來真叫人難受！」

自強聽了樂冠的話，伸手接過了信，他心裏就覺得有陣悲壯的情緒激發起來。他覺得賀懼到底是什麼都不怕的，他丟了黑暗，追求光明去了。雖然這是一件歡喜的事情，但自強太富於情感的緣故，因此他的話聲有些兒顫抖。秋風撲面，不免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淒涼。樂冠被自強這麼的一難過，他的臉上也有點黯然。尤其說到末了四個人去了一隻的時候，他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自強呆了一回，方才把信箋抽出，就在人行道上站着瞧道：

自強我的同學我的好兄弟：

你們瞧到我這封信，我猜你們心中一定會感到驚異。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驚異，正如若平所說，人生就像天空中的浮雲一樣，今天到東，明兒到西，誰也捉摸不定啊！

不知怎麼的？最近我忽然想起思鄉病來了。好像都會的繁華，混濁，腐化，決沒有故鄉青的山，綠的水，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片那麼來得清潔可愛。但我北國的故鄉是那麼的多難，爲了遭災而流亡海上，每次想起青山綠水的家園，遭着豺狼的踐踏，說不定是滿目荒涼。可愛的森林，已燒成了焦土，美麗的雪花，已染上了血腥。啊！這種種就夠使我懷念了。

要想離開這住不慣看不慣的上海的動機，在春天裏就在我腦海中潛伏着了。但獨木不成林，孤單單地怎麼有能力可以實行？現在終於給我找到了機會，此後我們是過着集團生活去了。雖然那邊依然有許多兄弟可以作我這伴，我的生活，也許是只有熱鬧，沒

有冷靜。但是，我到底忘不了你們舊日的好兄弟呀！不過，爲了人羣，爲了自己，不得不含了一眶子依戀的熱淚，我只好丟下你們走了。

我好像有許多話要跟你們說，但我覺得一時裏又好像說不完。最後，我唯有這麼的希望着。老周不要忘記自己的地位和責任，小金更宜改過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糊塗」作風。時代的巨輪在向前進，不進則退，將被這科學世界而淘汰。切記，切記，這是老曹的臨別贈語，也可說是我們永久的紀念！

賀懼手書

自強聽到這一句永久的紀念，覺得他說的言在意外，一時悲哀的情緒再也壓制不住了。只覺滿心眼兒裏是酸楚的滋味，因此眼淚就撲簌簌的濕了信箋上一大堆。他情不自禁的說道：

「我不希望這幾句話就是永久的紀念，我希望我們還有見面的日子，能夠常常聽到你可寶貴的教導。」

「是的，我祈祝着曹大哥踏上了成功之路！」

樂冠見自強掉下淚來，他的眼皮兒也有一點紅暈。用了虔誠的口吻，低低的說。兩人呆站了一回，自強把信箋藏在袋內，望了樂冠一眼。問道：

「你這兩天不上我這兒來，又在那兒混呀！別忘了曹大哥說的切宜改過這糊塗的作風！」

「老周！你還不知道，我告訴你，老子也有了職業啦！」

樂冠聽自強這樣問，他立刻又高興起來，含了滿面的笑容，大聲地告訴。自強對於他這個消息，當然也代爲慶幸。遂連忙說道：

「你真有了職業？誰介紹的？」

「他媽的！我們這般窮光蛋，誰還肯介紹職業？還不是和你一樣自己混出來的嗎？」

「那麼到底找到了那一項工作？」

「是一家戲院裏招請廣告畫師，我一見，這是合着我的脾胃兒，立刻前去應徵。當面大筆一揮，畫了他們幾張戲劇預告。他媽的！老闊居然大加賞識，並且還要介紹我到別家戲院去兼職；因為這老闊開了好幾家戲院。我想前路需要我，我得搭一點架子，一百五十元一月，別家戲院裏兼職也得一百元薪水。那老闊竟一口答應，還要我給他設計舞台上佈景，我就問他暫支半個月薪水，老周！你看，老子可不是有了辦法？身上這套西服，明天馬上還你。……」

自強聽他滔滔不絕地說到這裏，伸手在袋內摸出一大疊鈔票來，向自己揚了一揚，好像真有說不出得意的樣子。一時也忍不住代他快樂得笑起來，握了握他的手兒。說道：

「恭喜，恭喜！小金！你的運道慢慢兒在轉變了。但是，你得好好兒的幹，別馬馬虎虎的不負責任，找到一個職業，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然囉！找到了一個飯碗，我決不會輕易的再放棄。噯！老周！吃了中飯沒有？我請客！」

「剛吃了，謝謝你。小金！有了錢，不要亂化，弄幾套西服換換身，這是我們年輕人的面子。」

「老周！瞧你又是資產階級的作風來了，老子不去吊女人膀子，要穿得好看作什麼？……唉！我又想起曹大哥來了，他要如遲幾天走多好的，老子有了錢，不是還可以請他好好兒的喝一個痛快嗎？」

樂冠搖搖頭，却並不以為然的樣子。但說到後面，他想到了老曹，心中立刻又大有無限感慨的神氣。自強覺得江山好改，本性難移，那真是沒有法兒的事情，遂不作答，微微地嘆了一口氣。樂冠却又拉了自強的手，說道：

「老周！我們瞧戲去吧！反正不化錢，沒有關係。」

「我沒有興趣，房錢也付不出，還尋什麼窮開心？」

「那麼你的薪水呢？」

「還不到月底啦！誰像你連道好？可以暫支薪水。」

「這樣吧！我這裏先給你九十元錢付房租去。明兒我沒有錢用，再問你拿好了。」

「我想先付她一個月房金也不要緊，你暫時借四十元錢給我，等我月底拿到了薪水還給你。」

「那麼你現在可以跟我一同到戲院裏去樂一樂了。」

樂冠數了四十元錢給自強，一面又對他笑嘻嘻的說。自強接過了這四十元錢，似乎可以應付這位房東太太了，他心裏當然很歡喜，遂點頭答應，兩人一同到戲院裏去了。

在戲院裏，自強找尋一點特寫的資料，樂冠幹了一點戲院裏的工作。兩人在五點鐘敲後，方

才出了戲院的大門。沿著人行道，毫無目的的向前走，自強這時忽然又感喟地說道：

「瞧了戲院裏那樣熱鬧的情形，那就可見上海人真活得舒服，一點兒也不想不到戲院外面另一個環境裏是有着多少嗷嗷待哺的可憐蟲在生命綫上掙扎着哀呼着呢？天堂？地獄？也真有些兒茫然了。」

「可不是？我見那些瞧戲的女太太們，嘿！真了不得，手上鑽戒，大得熱昏。從可知她們的丈夫，都是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奸商同政客之流。我瞧了，心中就老大不自然。」

樂冠聽了，也附和着回答，他覺得一種不平等的憤激，臉部上是有了痛恨的表情。自強沒有說什麼，他只有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兩人踱着踱着，踱進了顧家宅公園。雖然是秋涼的天氣，但遊人還是很多。三三兩兩的，攜手偕行。樹蔭之下，促膝談心，好像對於淒涼的秋色，也很有令人留戀之意。

這裏有一個用亂石堆成的假山，遊客們在假山的洞內可以穿進穿出。離假山十幾步路，有一個精緻的噴水池，池中央塑着一尊女神的石像。她伸長了一條手臂，手裏拿了一隻花瓶，水花就從花瓶內像蓮蓬頭似的噴洒出來。打在地面上好像是落毛毛細雨，使池底下來去游泳着的幾尾金魚，更顯得活潑的樣子。沿池有幾株柳樹，枝條兒呈現了翠黃的顏色。在傍晚的秋風裏微微地飄舞，倒映在池水面上，好像是個人老珠黃的女人，正在顧影自憐，惋惜她青春易逝，韶光不再的悲哀。樹下有張亮眼的長椅子，此刻正有兩個女學生模樣的姑娘，坐在那裏看書。樂冠和自強向假山洞裏穿了出來，他見這兩個女學生，便也笑嘻嘻的走過去，在椅子另一端坐下來。但兩個女

學生見樂冠那麼賊禿嘻嘻的樣子，似乎有些兒害怕，向他白了一張，站起身子，匆匆的攔手走開了。自強瞧到了這個情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樂冠却顯出一副哭裏帶笑的態度，把拳頭一握。恨恨的罵道：

「他媽的！老子人窮，身上可沒有長着刺，一見我就逃跑了，真豈有此理！你們這兩個小丫頭！最多也不過是個中學生，老子大學畢業，肚皮裏貨色拿出來，攛也攛得煞你們哩！」

「你自己那樣色迷迷窮兇極惡的樣子，無怪別人家看見你有些嚇斯斯，怎麼你倒還恨別人呢？」

「算了，算了，老周！還是我們坐下來息息力吧！」

自強聽了，便在他身旁坐了下來。樂冠想了一回心事之後，忽然回身把自強肩胛拍了一拍。曖曖地問道：

「老周！我想起一件事情來了，你說每天早晨遇見的那個女子，好像是什麼工廠裏做女工的樣子。因為上寫字間沒有這麼早，倘然說她是女學生，為什麼不帶書本？從可知她是女工之流。那麼你既然在報上要寫一篇題名為工廠風景線的著作，其實有機會的話，你倒可以向她訪問訪問呀！」

「我心裏也這般計劃着，而且我把要問她的話也統統起好了草稿。可是，却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機會。」

「怎麼還說沒有機會？你不是天天早晨在車站上碰見她嗎？」

「雖然是碰見她，但她要緊的去工作，固然沒有這麼多時間給我浪費。就是我自己一夜工作之後，沒有合眼睡過，我也提不起精神再跟人家說這些呀！」

「我想你明天早晨碰見她的時候，可以先問她府上住那兒？我們抽一點工夫，再去拜訪她，不很好嗎？」

「好是很好，但……」

「但是什麼呢？難道你還胆小嗎？這又不是你的『處女訪問』呀！」

「不過，叫我去訪問一個陌生的女子，實在還是第一次。」

「哈哈！那你還不夠做記者的資格，要知道做新聞記者，第一要面皮老。那個記者是去訪問很熟悉的朋友呢？大凡訪問兩字，就是因為陌生的緣故呀！老周！你假使怕難為情，

我們可以先來實習一下，反正這裏沒有旁人，我就權充是個女的好不好？」

樂冠真虧他想出了這個主意來，他一面說，一面便扭動着腰肢兒，活像是個軟綿綿的女性化的站起來，逼尖了喉嚨，裝出羞怯的樣子。說道：

「周先生！我們就在這裏談談吧！」

「很好，很好，這位女士請坐。」

自強見他這麼的一來，幾乎要笑出聲音來了。但立刻又鎮靜了態度，忍熬住了笑。很快的站起，恭敬地向她彎腰，把手擺了擺，顯出那分兒彬彬有禮的神氣。樂冠還裝腔作勢的瞞了他一

眼，微微的一笑，就此坐下。自強遂站在旁邊繼續問道：

「我是報館裏的新聞記者，很想知道一點貴工廠的內幕情形，所以特地專誠來拜望女士的，不知道女士能不能約略的告訴我一點嗎？」

「可以，可以，工廠裏的情形，實在也是暗無天日。工頭真是十分的兇惡，尤其對待我們女工，還老是顯出賊禿嘻嘻的樣子。比方說，我們上毛坑小便去的時候，他却也要硬着跟進來，名爲監督，說是防止我們偷懶。實際上是調戲我們，想揩點兒油來的。大記者，你想氣人不氣人？」

自強聽他這樣說，一時再也忍俊不置。搖了搖頭，笑罵道：

「你這小子，我要碰見你這樣厚皮的女士，那也算是我的倒霉了。」

「這不過是隨便實習實習，那也沒有關係。再說工廠裏的內幕，說不定真有這個情形呢！別管他，我們再實習下去！」

「那麼……喔！女士！我忘了請教你的貴姓了？你……」

自強一時倒想不出問些什麼話來好了，他哦了一聲，便先向她請教姓名了。但樂冠聽了，却連連眨了眨眼皮，說了一個我字，却回答不出來。忽然猛可的站起身子，說道：

「喂！喂！老周！她姓什麼呀？」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呀！隨便說個什麼姓字便了。」

「也好，那麼重來重來！你問吧！」

「請教女士貴姓？」

「我姓金，是人王兩點金，現在最出風頭黃金的金字。」

「夠了，夠了，一個金字，何必要這麼多的解釋？」

「解釋清楚一點兒不好嗎？這是刻劃一個女工的身分，她在賣弄自己有學問的意思。」

樂冠聽自強認爲嘈囂，他却並不服氣的向他陳述理由。自強雖然覺得他在輕視女工，不過做女工的人，能夠具有相當知識的自然很少。他不再理論什麼，自管的問下去道：

「金女士！我在報上正在寫一篇工廠風景綫，內容以女工的生活慘史爲經，工廠的經濟背景爲緯。所以，我很想知道一點金女士的身世。」

「喔！歡迎，歡迎。說說我的身世，真是非常的悲慘，我的父母老早的死了，剩下我一個孤苦零丁的孩子，雖然現在是個大學畢業生，但却窮途潦倒，一點兒沒有得意的日子。每天一日三餐，有時候吃兩餐，再苦些時候，只有吃一餐。我餓不住了，只好束緊了褲帶，在紙上拚命畫圈子兒。你道這是什麼意思？原來就是所謂畫餅充飢呀！我還有三個好朋友，一個回家了，一個出亡了，還有一個比較好一點，他現在做了新生報的大編輯了。我……的身世苦不苦呢？唉！真是苦得太悲慘了！……」

自強見他用了淒涼的口吻，滔滔不絕的說到這裏，却嗚嗚咽咽地大聲假哭起來。一時又好氣又好笑，遂媽的一聲。罵道：

「你這小子又在活見鬼！滿嘴裏說的什麼東西？」

「別忙，別忙，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現在我也找到了職業，媽的，資本家見我也抬馬屁，兩家戲院子裏都請我做廣告師，你想亨不亨？」

樂冠却又立刻停止了嗚咽，挺起了胸部，笑嘻嘻的說，表示無限得意的樣子。自強連說了兩聲算了，他不願再訪問下去了。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見前面樹蓬裏有個女子急匆匆的奔出來，後面跟了一個少年，好像在調笑她的神氣。自強一見這個少女，便情不自禁的說道：

「小金！你瞧，就是她，就是她。……」

「哦！哦！就是每天早晨遇見的那個女工嗎？他媽的！你瞧後面跟着的不是別人，是這個李志高小王八蛋呀！」

「嘿！可不是他？我們快躲起來，看他們是怎麼樣的二回事兒？」

自強聽樂冠這麼說，遂定睛向前仔細一望。果然，那少年便是同級考不及格的同學李志高。因為他仗了有錢的勢力，在學校裏專和女學生們談情說愛。自強和樂冠對他最看不入眼，所以大人在學校裏的時候，曾經是吵鬧過的。當時樂冠聽了，自強的話，兩人便攜手急急躲入山洞裏去了。

待自強樂冠躲入假山洞內之後，志高追着紫鳳也已到了池塘的面前。他趕上兩步，把紫鳳的手臂拉住了。低低的說道：

「呂小姐！你太不應該了，原來你是個很會說話的姑娘，為什麼那天却騙我是個啞子呢？我問你，你這到底是個什麼意思？」

「沒有別的意思，我就是因為怕和人家說話的緣故。」

「但現在你已經會說話了，我心中實在有許多的話要跟你談談。」

「我和你根本並不相識，你又有什麼話兒和我可說呢？李先生！我告訴你，我不是一個歌樹舞台的女子，你要明白，我是一個神聖的女工。」

紫鳳掙脫了他拉住的手兒，綑住了薄怒嬌嗔的粉頰兒，逗給他一個憎恨的白眼，冷笑着說。志高顯出非常恭敬的態度，說道：

「不錯，不錯，我知道你是個神聖的新女性！你的思想太偉大，你的人格太清高。你有玫瑰花般的臉，你有櫻桃似的嘴。你眉毛兒彎彎的像新月，你明眸兒活活地像秋波。你是天上的安琪兒，你是地下的西施女。不，不，比西施更要美麗得十分。呂小姐！你的一切，都是至尊無上，象徵着女性的崇高。哦！我親愛的呂小姐！我在這裏向你跪下來。自從我見到了你，我的靈魂好像已飛到你的身上來了。我不想吃飯，我不想喝茶，而且我更不想睡覺。呂小姐！你好比，天上明月，柔和可愛。我好比，小星兒，沒有你，光線暗淡。你好比，一株高大的松樹，我好比樹上的細籐，我沒有你了你，馬上被風吹折。你好比，是大海洋的燈塔，我好比一葉孤舟要你領引。呂小姐！你是我愛的泉源，你是我的生命之火。我沒有你了你，我就不得活。呂小姐！你好比是觀音大士活菩薩，不把一點甘露向我洒，我立刻不能活了。哦！我說了這麼多的話，呂小姐！你忍心連正眼都不望我一望嗎？唉！那我只有死，那我只有死！天哪！天哪！」

「笑話！李先生！你背得怪熟的台詞，爲什麼不到舞台上客串？却在這兒公園裏表演呢？我真覺得太可惜，因爲這未免是糟蹋了你爐火純青多麼逼真的表情和演技啊！」

志高在學校裏功課考不及格，不能畢業。但對於這些求愛的話，真是說得滾瓜爛熟，比話劇紅星還要演得逼真。他跪了下來，不惜犧牲畢挺的西服，在他是表顯愛的偉大和真摯。但紫鳳聽了，却忍不住一陣冷笑，連看也不看他一眼。用了極盡諷刺的話兒，向他俏皮着回答。一面她已開步向前急走，預備趁機脫身的意思。但志高眼快手快，猛可爬起身子，抱住了紫鳳，他竟有膽量欲向紫鳳親吻的樣子。

就在這個危急的時候，躲在假山洞裏的自強和樂冠便再也忍耐不住的奔了過來，樂冠先怒氣冲冲的罵道：

「他媽的！你這不要臉的李志高，你真演得好戲！我以爲你向若平買了文憑，真的到外國去出醜了，誰知道還先在這兒給我們堂堂男子丟臉！你仗了誰的勢力？敢在這兒侮辱女同胞嗎？」

「嘿！金樂冠！你這個窮鬼！敢來管李大爺的事情嗎？那你真不怕死了！」

「媽的！你這狗小子，老子揍你！」

志高回頭一見樂冠和自強，心中倒不免暗暗吃驚，覺得真是冤家遇到了對頭。但在這個時候，誰肯甘心示弱？兩人在互相辱罵之下，便開始大打起來。樂冠這人也是只會兜在一張嘴裏，氣力却還沒有志高大。所以一個不留神，被志高打中了一拳，齊巧落在樂冠的下顎上。一時疼痛

十分，身子便仰天跌倒。自強見了，不免也勃然大怒，就和志高互相毆打。這回子，志高被自強打倒在地，樂冠一見，翻身跳起，便拳腳交加，大打其落水狗。打得志高連聲大叫，自強方才把樂冠拉開。志高連喊好小子，有種不要逃！但他身子却已一拐一拐的向前先逃跑了。樂冠待他逃走，他立刻又耀武揚威的說道：

「他媽的！這不中用的狗蛋！真是該死之至！」

「又是你這位先生幫助了我，真叫我十分的感激。」

紫鳳在他們大打的時候，真把她嚇得呆呆地愣住了。躲在旁邊，好像泥人似的呆住着。此刻見事情已告了一個結束之後，她方才含了微笑，十分恭敬的走上來。向兩人鞠了一個躬，低低的說。自強也謙和地回答道：

「沒有關係，不要客氣，不要客氣！這傢伙真是太不知廉恥了！」

「好像兩位也認識他的。」

「不錯，他叫李志高，從前我們在一個學校裏讀書的，這次考試不及格，沒有畢業，但這死不要臉，還想去留學，買了還有一個同學的文憑呢！你想，這種小子可殺不可殺？」

樂冠一手摸着自己尚有些疼痛的下顎，一面却急急地搶着回答。紫鳳哦了一聲，方才明白了。遂說道：

「這傢伙還是我們廠裏董事長的兒子呢！上星期，我裝着啞子騙過了他，誰知他不曉得怎樣打聽了消息，今天在放工的時候，一路上又向我纏不清。我沒了辦法，只好逃進公園

來了。」

「請問小姐在那一家工廠裏做事？」

自強聽她這麼說，覺得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遂不肯輕易錯過的向她低低的問。紫鳳含笑

說道：

「在大陸紗廠，我在那邊做管理員的。還沒有請教兩位貴姓？」

「哦！我姓金，他……姓周，是百家姓中第五名。你這位小姐貴姓呀？能不能告訴我們聽聽嗎？」

「我……姓呂，是雙口呂。兩位先生真熱心，這次要沒有你們前來解圍的話，我一定要遭他侮辱了。」

「青年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應該的事情。呂小姐！我們這位周先生，他是報館裏的記者，他本來就想到貴工廠來找一點材料，今天也算真湊巧，竟在這兒無意中遇見了小姐，那是再好沒有，請你簡單的告訴他一點，這就使我們很感激的了。」

那張嘴兒是樂冠來得，他又滔滔不絕地說了這幾句話，一面還把自強身子推上了一步，是叫他放大了胆子談話的意思。自強於是也很老練的樣子。說道：

「是的，我是新生報館的副刊編輯，兼特寫記者，我很想找一點兒工廠方面或者女工方面的材料。希望呂小姐能夠盡量的多多指教，那就叫我感銘心版了。」

「啊呀……這就太難了，我從學校出來，踏進工廠的門，原也沒有多少日子，裏面的情

形，實在不很熟悉。而且……而且……也太複雜了，叫我一時裏也不知從那一點說起好？」

紫鳳微紅了臉兒，啊呀了一聲，表示自己知識淺薄，不夠資格向人報告的意思。自強聽了，似乎有些窘住了。遂勉強地說道：

「呂小姐！請你不要客氣，我是萬分誠意來懇求你的。」

「這個……我覺得真有些兒困難。……」

「有什麼困難？難道我站在旁邊很有些不方便嗎？唔！也許是的，老周！呂小姐！我走了，你們在這裏坐下來好好兒的談談吧！」

小金聽紫鳳還是那麼的說，一時還以為他們都有了愛意。也許對於第三者礙在中間有些不便；他不禁神祕地笑了起來。一面說，一面點頭，便急急的走了。自強待要叫住他，可是小金的身子已經是跑得老遠了。一回兒，連人影子也不見了。紫鳳被樂冠這麼的一來，她的芳心裏覺得很難為情，因此面紅耳赤的向自強望了一眼。不材自強也正向她望了一眼，兩人四目相接，彼此更覺不好意思，幾乎有些赧赧然起來了。紫鳳勉強平靜了臉色，微笑說道：

「周先生！你這位朋友倒是個很會開玩笑的？」

「可不是，他是給沙子迷了眼，對於人生總是那麼樂觀，好像是一幕喜劇，什麼都是玩玩的。」

兩人正在閒談着以避免彼此的不好意思，忽然間自強發現遠遠地李志高帶了一名警士匆匆的

走來了。一時倒暗吃一驚，爲了不願發生麻煩起見。他對紫鳳急急的說了，一面拉了她的手兒，穿進了假山洞，向另一個方向匆匆躲去了。

七 禍從天上來公理何在

自強拉着紫鳳，一口氣跑出了花園門口。紫鳳紅暈了粉頰，還有些兒嬌喘的樣子，她那顆芳心，只覺得還在別別的亂跳。很氣惱的說道：

「這個世界還有什麼話說？他向女人家調戲了，他還可以叫警察來抓我們，唉！我覺得這黑暗的上海，是永遠見不到光明的了。」

「其實到了局子裏，我們也根本不用怕他，究竟還不至於到公理滅絕的強盜世界地步呢！不過，我們都是有工作的人，我們不能把寶貴的時間作無謂的浪費。像他這種醉生夢死的寄生蟲，根本就是和畜生一樣，他們知道什麼叫工作？什麼叫人生？無非是天明了吃飯，天暗了睡覺，與豬羶就不差什麼了。」

「噯！對呀！周先生！你這後面兩句話就真說得痛快極了。」

紫鳳把兩手一合，表示十二分痛快的樣子回答。自強見她此刻神色已不如剛才那麼的急促慌張，一時心中也在暗暗的盤算，我們出了公園之後，那麼到什麼地方去作爲談話之處比較妥當呢？總不好意思就在馬路上這麼站着談下去呀！不過問題是有些兒困難，困難的地方，就是沒有充分的金錢。否則，上館子店，到咖啡室，那裏不是一個清靜談話的好所在呢？自強在這麼感覺

之下，他的心中不免開始有些痛苦起來。雖然眼前能夠和一個美麗的姑娘認識，進而至於成爲朋友的地步，可是他此刻心中，沒有甜蜜，相反地感到侷促的不安。紫鳳當然並不知道他心中想的這些事情，覺得老在公園門口站着，也不是一個道理。於是反而先開口說道：

「周先生！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談一回？你不是還要向我問工廠內的情形嗎？」

「不錯，不錯，……我想……我們且談且行，反正你是回家去了，大概沒有什麼旁的東西要去幹了吧？等我們約略談一個段落，你回家，我上報館去辦公，你說好不好？」

自強被紫鳳這麼一問，心中當然非常焦急。他的臉兒也會熱辣辣紅起來。但他這一急，倒被他急出一個主意來了。於是用了溫和的口吻，向她低低的徵求同意。紫鳳是個聰明的姑娘，她也許知道自強是個生活很經濟的朋友，所以他會說出這麼一個實惠的辦法來。不過在自己心中倒也十分贊成，遂點頭含笑，兩人開始移動脚步，向前慢慢的走了。

從呂班路，彎入霞飛路，這是一條很直很廣闊而且很清靜的馬路。兩旁百貨商店，大半是西洋人開設的多；所以行人，也頗多黃髮碧眼兒，因此頗令人感到有些異國風味的。這時日將西沉，暮色蒼茫，兩旁那幾株法國梧桐樹，被傍晚的秋風，吹得瑟瑟的顫抖，這音韻在多愁善感的人兒聽了，當然還包含了一點淒惋的成分。自強和紫鳳默默地走了一截路，方才低低的說道：

「呂小姐！我現在要問的，先從你本身開始，因爲你是勞工的代表，我第一想知道你一點身世，你能告訴我對於你生命中過程的一切情形嗎？」

「其實，我的生命歷史還很短，所以並不曲折，無非是很平淡而已。」

紫鳳兩眼望着暮色籠罩着的前途，她很自然的回答。自強覺得她回答的好像是沒有回答，因此望了她一眼，倒不免愕住了一回。但接着又問道：

「你中學畢業的嗎？」

「沒有……」

這一句問話，好像把紫鳳的心頭激動了一點悲哀，她平靜的臉色，已經有些傷感的波紋，低低地說了一聲沒有，垂下了粉臉，兩眼望着自己的脚尖，在機械地一步一步的前進。自強毫無考慮的追問道：

「那你爲什麼不讀上去呢？」

「因爲貧窮，所以不能再進學校了，這是最簡單的理由。」

「唔！這似乎太可惜，一個聰明的人，却沒有充分時間來享受求學，那確實令人感到遺憾。」

「你知道我聰明？嘻嘻！也許是聰明面孔笨肚皮。……噯！周先生的府上是……」

紫鳳聽他這樣說，遂抬起頭來，秋波斜乜了他一眼，笑出聲音來回答。她忽然又見到自強襯衫上的一堆墨水漬，一時更加肯定他是前樓這個芳鄰了，遂故意又向他這麼的問。自強恐怕紫鳳要來找自己，被這個惡毒的房東太太要噉哩咕嚕，說不定放着紫鳳面前，會故意來催討房金，這叫自己怎麼堪得下面子？所以他在吱唔了幾秒鐘之後，不得不圓了一個謊。說道：

「我住在西安路……一百六十四號。……」

七 稿從天上來公理何在

「哦！沒有里弄，那一定是座很美麗的洋房了？」

紫鳳聽他說得那蹊合混，明明是說謊騙人。一時覺得他未免有些兒不忠實，心中十分生氣，遂俏皮地哦了一聲，向他諷刺着問。這一問把自強問得臉兒再度的紅起來，慌忙急急的辯白道：

「不！也說不上美麗，也說不上是座洋房，無非是兩間很清潔的房間罷了。」

「那麼是你一個人住的嗎？倒很舒服啊？……」

「是的，因為我在上海就是這麼孤零零的一個人……噫！呂小姐！你爲什麼老瞅住了我？難道……」

「唔！沒有什麼，……因爲我住的地方，有一位學生子，真有些兒像周先生呢！」

紫鳳很神祕的一笑，她又表示認真的樣子回答。自強也不知爲什麼緣故？他聽了紫鳳的話，心頭會別別的一跳。勉強鎮靜了態度，說道：

「真的嗎？那就奇怪了。」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天下相像的人真多着呢！不過，那一個學生和你生得一模一樣，假使偶然碰見了你們，簡直分不出是他是你。」

「喔！真有這麼一回事，我幾時倒要見他，呂小姐的府上是……」

「我嗎？我是個很髒的地方。……」

紫鳳暗想，你不說實話，難道也知曉我是你的後樓同居嗎？這當然不，因爲我預料男子的忍耐力沒有我們女子好。不過自己在這個情景之下，當然也不能把實話吐露，所以故意這麼含混的

回答。自強見她不再說下去了，他有些悶慌了。遂又問道：

「難這兒遠遠嗎？」

「哦！不很遠，但是，也不能說近。」

「在那兒呢？」

自強覺得她回答的眞不免有點兒尷尬，這就情不自禁的向她一再的追問。紫鳳這就被他問住了，芳心裏感到有些困難。因爲自己生平不願意說謊話，但在這個時候，不說謊話，西洋鏡豈不是要馬上的拆穿了嗎？紫鳳只管暗暗的考慮，當然是要經過好一回兒的沈默。自強心中倒開始起了懷疑，遂低低的問道：

「怎麼啦？呂小姐！你生氣了嗎？」

「不！……」

「那麼……哦！是不是我不該問你這個？」

「也不是，這是你太多心了。」

紫鳳瞟了他一眼，垂下了粉臉，她心中又在回憶過去自強對後樓種種無理的行爲，她似乎眞的有些兒不愉快的感覺。自強聽她雖然是這麼的加以否認，不過從她神態上看起來，至少有些兒哀怨的成分。這就又問道：

「既然不是怪我無禮，那麼，你心中敢是有什麼難過嗎？」

「這是我偶然的感觸，一個女子，生在目前這個萬惡的社會裏，我真覺得是太會被人欺侮

了。」

「難道有什麼人欺侮你嗎？」

「多着呢！比方說，工廠裏的經理，或者稍有一點權柄的職員，他對我們就神氣活現。假使我們有反抗的舉動，他們更會用公報私怨的手段來加重我們的工作。比方說，資本家的兒子。你瞧剛才的情形，他們有了幾個臭銅子兒，就可以把我們女子像玩物似的追逐。還有……還有家裏住的房東和房客們，他們對於我這個孤零的女子，似乎也都存了欺侮的心。你想，氣人不氣人呢？」

紫鳳說的是借題發揮，無非兜了圈子，暗暗地叫自強有自悟的意思。但自強這個人雖然聰明，却再也想不到這許多。一時還代為憤憤不平，怒氣沖沖的說道：

「呂小姐！你說的真是一些兒不錯，尤其是房東，他媽的！不是我罵人，他們真比豺狼虎豹還兇惡着十倍呢！你一定是欠了她房租，是不是？不過，你說的房客，這又奇怪了，他和你又有什麼糾葛要來欺侮你呢？」

「可不是？說起來是一點沒糾葛的，但他要憑空的欺侮女人，那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紫鳳因為從房東太太那裏知道了前樓住的房客，有三個月沒付房租了。此刻又聽他這樣問，可見他本身遭受房東的催逼侮辱，所以格外的同情了。一時忍不住嘩嘩的一聲笑出來了，但到底又熬住了。秋波逗了他一瞥嬌羞的媚眼，妙語雙關的俏皮地回答。自強聽到這裏，他連連叫着混蛋。說道：

「那是太豈有此理了，呂小姐！我雖然不是警察局裏的公務人員，但我是報館裏的記者，我有鐵面無私大衆公開的園地，我可以拿一枝正直的筆桿，給你向這般蠻不講理的人作正義的攻擊。呂小姐！你把他們的姓名告訴了我，對於這一點，我覺得還有力量可以來幫你忙。」

「算了罷！我却不願意把事情鬧得過分的擴大。周先生！那麼你住的地方，有沒有人來捉弄你欺侮你嗎？」

紫鳳聽他還是木然地毫無覺察到他本身事情的樣子，一時覺得自己那些俏皮話，簡直是白費心血了。她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便又含笑向他這麼的反問。她要聽聽自強是否是個自私的人？因為在這時可說對一個青年作一次正確的實驗。自強聽她這麼問，方才想到了自己和後樓那位不知姓名不知面目的芳鄰曾經發生了一次小衝突。這就失笑道：

「我們男人家，是決不會被什麼人欺侮的。我記得我從前住的那屋子裏，和一個同居發生了一點小衝突，不過彼此原是一點誤會，而且舉動方面也簡直有些鬧着玩兒的樣子，後來大家諒解了，一場風波，才算平靜。不過我對於那位鄰居，似乎有點懷念，因為一直到現在，我們始終還不會見過一次面。」

「哦！那鄰居是男的還是女的？」

「這倒不大清楚，好像是位女性，但也不能肯定，也許是個男性。」

「我倒不懂了，既然彼此是個鄰居，爲什麼沒見一次面呢？」

七 福從天上來公理何在

紫鳳對於自強這幾句話，她已經實驗出自強的個性了，也許他還不脫是個大孩子天真的成分吧！因為他並沒有懷了一種惡意，這似乎使自己還感到有些兒安慰。遂哦了一聲，一面又故作認真的神氣，向他低低的問。自強實在也有些模糊着，所以他並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此刻又聽她懷疑的神氣，這就忙又說道：

「這當然有個原因的，大概他是白天辦事的，而我呢，在報館工作的時間却在夜裏，所以我們始終就不會碰到的。」

「唔！原來是爲了這個緣故，那也無怪其然的了。周先生！你還要問我點什麼？」

「我……我……要問你的話實在很多；不過我的口齒很遲鈍，不大會說話。好在我把問題都寫在日記簿裏，假使呂小姐認爲麻煩，請你書面作覆，那也不要緊的。」

自強慌忙在口袋裏取出一本小小的日記冊子，他很恭敬的樣子，交到紫鳳的手裏。紫鳳接過一看，不由微蹙了兩條細長的翠眉，沈吟了一回。說道：

「那麼多的問題，恐怕我不夠資格回答。」

「不會的，呂小姐！請你不要客氣吧！」

「也好，讓我帶回去細細的瞧吧！知道的答案你，不知道那是沒有辦法，只好空在下面。」

「很好，很好，有勞你呂小姐費心之處，我不敢說虛僞的客套，我只是感在心裏是了。」自強的明眸充滿了熱情的光芒，脈脈地望着她，好像有無限温情蜜意的樣子。紫鳳見了他那

麼英俊的臉蛋兒，那顆芳心，也不禁爲之砰然一動。忽然她的秋波瞟到他的手背上有一條血水的痕兒，一時便啞了一聲，情不自禁的把他握住了。急急的問道：

「周先生！血！血！這是那裏來的血呀？」

「哦！這……我自己也不知道……對了，那一定是剛才給李志高這小子抓傷的了。……」

「唉！這是爲了我的事，連累了你，我心中真覺得有些兒抱歉。」

「沒有關係，這是一點兒微傷，算不得什麼的。呂小姐！你何必要向我道歉呢？」

「那麼我來給你包起來好嗎？」

紫鳳秋波用了感激而又多情的目光，向他脈脈地望了一眼。她一面已把自己那一方粉紅色的小帕兒抽出，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就輕輕地給他手兒包紮着。自強當然沒有向她表示拒絕，而且心中感到十分的甜蜜，臉上是含了得意的微笑。就在這個時候，紫鳳抬起粉臉，又向他溫情地問道：

「周先生！你覺得痛嗎？」

「還好，還好，倒不覺得什麼，要不是你給我包紮一下，說不定那血會流得更多的。所以我覺得你好像是一位慈愛的醫生，給我不少的幸福。」

紫鳳聽他這樣說，有些羞澀的樣子，逗了他一個媚眼，却嫣然地笑了。自強的心中蕩漾了一下，覺得她在這一笑之中，多少有些兒喜悅的意思。遂又說道：

「呂小姐！我們不知不覺的竟走了不少的路，你瞧，兩旁商店裏已亮起電燈來了，你走得

「有些兒累嗎？」

「還好，倒不累什麼。周先生！你會不會誤了報館裏辦公的時間？」

「我遲到一點不成問題，呂小姐假使不覺吃力的話，我還想請你告訴我一點關於你的身世，你府上伯父母都很康健嗎？」

「對不起！這些……我實在不願意再提起了。……」

自強見她本來是含了微微的笑容，但一聽自己這樣問她，她的笑容立刻收起了。而且眉宇之間還含了一股子濃霜般的隱痛，她深長地嘆了一口氣，眼圈兒已經有些微微的發紅。自強當然表示驚異，遂用了猜疑的口吻。繼續問道：

「爲什麼呢？我想你的身世一定是可歌可泣的，呂小姐！你至少能不能告訴我一點知道？也許我在報上可以給你嗎一點不平。」

「平常因爲怕觸痛我的創傷，所以我從來不和人家談起我的身世。不過承蒙周先生殷殷關懷，我就向你作個簡單的告訴吧！我是遼寧人……」

「哦！你也是生長北方的，怪不得沒有一點上海的口音。」

「那是九一八的夜裏，你總知道吧！這次事變的發生，我們多少的同胞，可憐在野心家的鐵蹄下作無謂的犧牲呢？」

「哦！那麼你的爸媽是……」

「是……在炮火中流血了。……」

紫鳳說到流血兩個字，她的眼淚却撲簌簌地滾下來了。自強的心頭是憤怒得什麼似的，他握了拳頭，怒目切齒的，好像要把敵人拚個死活的樣子。但事實上他沒有用武之地，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說道：

「那麼你難道就只剩了一個孤零零的人了嗎？」

「不！當時叔父帶了我，千辛萬苦，萬苦千辛的從殘無人道，敵騎縱橫的故鄉飄流到這紙醉金迷的上海來了。但在上海不到二年，我叔父也丟下我這個苦命的女子死了。……」紫鳳的話聲是帶了哽咽的成分，她拭了拭眼淚，垂下了眼皮，望着自己的脚尖。默默的出神。自強心中也激起了同情的悲哀，他用了歉意的口吻。說道：

「這是我不好，卻又引起呂小姐的傷心來了。」

「其實，這一幕慘劇，在我腦海裏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只恨我是一個沒有知識的柔弱女子，否則，我一定要回到這破碎的故鄉，去實行我殺敵報父母的血海大仇！」

「不過，要報這血海大仇，是不管有知識沒知識的，只要我們有一股子勇氣，我相信總可以有這個機會。呂小姐！我雖然是生長在南方，不過我爲了民族和國家，你聽着吧！有一天我也會踏上了這鎗林彈雨的戰場。」

「很好，到那時候，我說不定會追隨在你的身旁。」

紫鳳聽自強這樣說，他的熱血也在全身沸騰起來，遂抬頭望了他一眼，很有勇氣的回答。兩人這樣的談着，天空是越發黑下來了。自強的心中，好像有點依戀之情，但紫鳳怕誤了他的公

務，遂停止了步。說道：

「周先生！我們今天談話，就在這裏告一個段落吧！因為時候不早，你是應該上報館去了。反正往後的日子豈長，將來有機會的話，我們還可以談的。」

「也好，不過……」

「不過什麼呀？」

「我想……知道你一個通訊處……」

「其實，我們不是每天早晨有見面的機會嗎？通訊處還是不必留了，因為我舍間地方太小太僻，實在見不了客的。」

「那麼……」

「那麼我們再見罷！」

紫鳳不等他再說下去，就含笑彎了彎腰兒，毫無留戀的先匆匆走了。自強呆呆地望着她倩影在黑暗中模糊了後，方才踏着輕鬆的步伐，上報館辦公去了。

這裏紫鳳回到家裏，淘米燒飯，吃完了晚餐。坐在燈光之下，不免呆呆地想了一回心事。她腦海裏浮現了自強英俊的臉兒，忍不住含了甜蜜的微笑。雖然在沒有見到他之前，對於前樓這一份同居是感到這麼的可惡。但現在她的心境變了，她覺得過去大家都是鬧着孩子氣，彼此是並無十分的惡意。假使給他知道住在後樓的就是我，恐怕他還要向我連連的道歉呢！

「噹噹噹……」的鐘聲已鳴十下了。

紫鳳已沈沈地入夢鄉去了。

第二天早晨，紫鳳梳洗完畢，匆匆的到電車站。等電車開來，却沒有見到自強跳下車來。她沒有精神地跨上了月台，不知怎麼的？好像沒有碰見了自強，她芳心中會感到一陣莫名的惆悵。到了廠裏，見許多工友在一塊佈告牌面前，昂了頭兒，好像在看什麼佈告的樣子。紫鳳正欲擠到人縫裏去細看，忽見如男先從人縫裏鑽出來。她見了紫鳳，便拉住了她手兒。氣呼呼的說道：

「紫鳳！你來了嗎？好極，好極，我和你一同到廠長那兒去評道理。」

「大姊！這……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佈告上寫些兒什麼？你好歹也給我說一個明白呀！」紫鳳被如男這麼的一來，心裏倒是別別的一跳。慌張了神色，向她急急的問。如男冷笑了一聲，十分憤怒的說道：

「哼！我告訴你，上面寫着呂紫鳳，康如男因觸犯廠規，自即日起，停止工作。你想，我們觸犯了什麼廠規？他媽的！我們要到廠長那裏去問個清楚。要沒有道理的話，我老實不客氣，先量他兩個耳刮子，打了他，我情願吃官司！紫鳳！去！去！跟我去！」

如男一面怒氣沖沖的告訴，一面也不待紫鳳的回答，就拉了她直向廠長室裏奔過去了。廠長正坐在寫字檯旁，檯上放了一杯牛奶，一碟子餅子，正在享受他廠長的福氣，顯然還只有剛起身的樣子。他見了如男紫鳳兩人，便先開口說道：

「你們兩人來得正好，要如你們不來，回頭我也要叫你們了。……」

「不錯，我先請教廠長先生，所謂觸犯廠規者，這是在那一點地方？還是像一般位居高級人物，走私舞弊呢？監守自盜呢？我想賢明的廠長先生，一定有個充分的理由來答覆我。否則，我們雖然是個貧苦的勞工，恐怕天下也沒有這麼倚勢欺人的道理吧！」

如男不等他說下去，就急匆匆的有一股子氣冒上來，要不如竭力忍耐的話，她真的會擦上手兒去，打他的耳光。廠長被她問得面紅耳赤，一時竟開口不得。良久，方搖搖手兒。說道：

「兩位別忙，別忙，對於你們停止工作的命令，還是昨夜開董事會通過議案的一種，完全是董事長的意思……」

「他媽的！這簡直是放屁之至！滑天下之大稽了！開董事會，原來就是為了預備開除兩個工友嗎？哼！這還成什麼世界？」

「這是強盜世界了！黑暗世界了！」

紫鳳猛可想起李志高是董事長的兒子，同時又想起昨天傍晚在公園裏的一幕。她似乎恍然大悟了，心中這一憤怒，站在旁邊，一時也忍熬不住了。她不待如男說下去，就倒豎了柳眉，恨恨的說。如男接着又說道：

「現在雖然是個強盜黑暗世界，但人類的公理到底還沒有完全滅絕啊！況且你是一個堂堂七尺之軀的身爲一廠之長，難道對於廠中的工友，竟沒有直接管理的權力，還要經董事會的議決，我問你做什麼廠長？我問你還在廠裏管些什麼事情？你簡直是一個傀儡，你簡直是一個木偶！你這種人才，只配做資本家的走狗！只配做小便處的處長！老實對你

說，天下沒有這麼容易，你要無理開除我們，那等於拿刀來殺害我們，你既然不給我們做人，不給我們吃飯，哼！看我的手段，我也不給你吃這一杯牛奶！這一碟餅干！」

如男一面像百子炮仗似的滔滔不絕的說，一面她手的動作，和她話兒是一樣的快速。趕上一步，把手兒在檯子上一揮，只聽乒乒乓乓的一陣子碎玻璃聲音，那杯牛奶和那碟餅干就散了一地。不過如男還沒有消滅她心中這一口怨氣，她仍舊似極強硬的態度，一把抓住他西服的領帶，同時另一隻手，便要向他面部上打了過去。那廠長在這麼情形之下，當然是忍為莫大的侮辱，一面以手擋住，一面大叫反了反了！正欲喊廠內的門警，但紫鳳已把廠長室門推開，大聲疾呼，請工友們來評一個道理。那般工友們在如男奔入廠長室的時候，就知道今天的事情要擴大，所以大家沒有開工，等在外面。一聽紫鳳喊聲，遂像潮水似的湧到廠長室門口，高聲大叫，說實本家把我們工友當作牛馬，要殺就殺，要宰就宰，太不平等，太不人道，希望改善，廠長一見動了公怒，方才把氣餒了下來。漲紅了臉兒，全身嚇得幾乎發抖。遂只好軟化似的說好話道：

「且慢！且慢！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鬧，聽我來說幾句話。呂紫鳳和康如男兩位女士，她們在廠裏也有一年多的歷史了，平日工作方面，成績優良，在我做廠長的心裏，認為是有功於廠方，所以決沒有要她們停止工作的意思。但董事長昨晚開緊急會議，其中一個議案，就是開除兩位女士，我當初亦會大加反對，因廠內一切事務，都由廠長負責，對董事長毫無權力過問。不料董事長十分不滿，認為這件事情我不給他照辦的話，他便叫我也另謀高職。……唉！我爲了吃飯，我爲了生計問題，我又有什麼反抗的能力呢？

所以兩位女士假使明諒的話，一定會可憐我處境的困難，原諒我心中的痛苦。不過我對兩位印象很好，我當然不能太委曲你們，不管廠方對你們有無退職金交待？但在我個人方面，就是嘗去了西服領帶，也情願給你們一月薪金。至於董事長的意思，似乎有公報私怨的樣子，至於內容如何？想兩位略有明白。你們即使不服，那麼請直接向董事長交涉，做人實在沒有辦法。因為我若代你們表示態度強硬，那麼你們固然還是免不了走，我却因你們也得捲被舖呀！所以我求求你們，就賞我一口飯吃吃吧！」

這位堂堂皇皇的廠長，竟然是說得那麼的可憐，然而在這些話中正顯露着他是多麼的卑鄙啊！當時如男和紫鳳聽了，也有些明白了，這一定是李志高在他爸爸面前作祟。糊塗老子，庇護劣子，所以才有這麼的情形。唉！可見資本家的手段，他們真比偷子手還要兇狠十分呢！如男想到這裏，同時又感到廠長也無非是個貪生怕死，只求自身苟安的一條狗兒，我又何必和他為難呢？於是她把抓住廠長的手兒放了下來，非常雄壯的說道：

「好！既然你說得這麼的可憐，我就饒了你吧！因為我們雖然貧苦，但我們有的昞兩隻手，我們能吃苦，我們能挨餓。比不得你好像是一條很好玩的狗，假使被主人趕走之後，說不定會凍死餓死在大街之上的。所以我決不要你來給我們錢，既然是董事長和我作對，那麼冤有頭，債有主，我們就和董事長算賬去！紫鳳！咱們走吧！」

康如男說完了這幾句話，她拉了紫鳳的手，好像瘋狂似的匆匆地奔出了這黑暗的廠門。兩人含了痛憤的心兒，徘徊在這十字街頭。如男含了歉意的目光，向紫鳳望了一眼。低低的說道：

「紫鳳！我害了你，累你今日又嚐到失業的滋味。因為我假使沒有叫你那一夜裝啞子，這李小子當然還不會和我們結下這麼的怨氣啊！」

「不！大姊！你不知道，這是我害了你的，因為昨晚我和他又在公園裏相逢……」

紫鳳搖了搖頭，她說得這裏，一面又把昨天黃昏的時候，在公園內的一幕情形向如男仔仔細告訴了一遍。接着又說道：

「你想，他挨了這一頓打，所以才對我們下這個毒手了。」

「原來還有這一件事情，打得痛快！打得有理！我想你可以請那位姓周的記者在報上寫一篇文章罵罵這些可殺的資本家，至少在我們心中可以出一出怨氣。」

「對！對！但是……」

「但是什麼？難道有什麼困難不成？」

如男聽她說到但是這兩個字，立刻又縮住了，微蹙了眉尖，好像有些問題的樣子，這就顯出奇怪地反問她。紫鳳暗想，周先生原來還是我前樓的鄰居，那還是一個秘密，我覺得暫時總不應該向她宣布。所以她轉了轉烏圓眸珠，似乎有了一個主意的神氣。說道：

「但是他府上在那兒？我還沒有知道呀！」

「那你爲什麼不問他？」

「我因爲忘了，……噯，噯，忘了！」

「所以，我說你還不夠資格跟人家談戀愛。」

七 福從天上來公理何在

「可不是？……」

紫鳳說了這三個字，她又怕起難爲情來。秋波斜乜了她一眼，却垂下了粉臉，大有赧赧然的樣子。如男這時の腦海裏，她在想往後的生活，望着天際初昇的朝陽，忽然握住了紫鳳の手兒。說道：

「紫鳳！你不要難過，天下沒有餓死的人，我們決不會因此而永遠的沒有飯吃。我此刻要去瞧一個朋友，說不定她會給我們介紹事情做。你此刻好好的回家去休息，過會兒我回來報告你好消息。」

「好吧！我們回頭見！」

兩人握了握手，匆匆的分別了。

紫鳳回到家裏，木然地坐了一回，神情是非常的黯然。她呆呆地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方才想到前樓這位周先生此刻該在家裏了，爲什麼依然一點兒沒有聲音呢？她在板壁縫中窺了過去，只見自強正熟睡在床上。不知怎的？她一顆芳心會感到極度的緊張起來。偶一不慎，她的頭在板壁上撞了一下，發出蓬的一響聲。自強似乎在睡夢之中，也有些微驚，唔了一聲，但因爲好睡的緣故，他轉了一個身子，便又沈沈地睡去了。紫鳳的心頭是像小鹿般的亂撞，她輕輕地離開了板壁。因爲快近午飯時分，她又不得不悄悄地趕着煮飯的工作。大概在十二點左右的時候，紫鳳端了飯菜，放在桌子上，正欲開始吃飯，忽然聽得前樓的房門，有人在砰砰蓬蓬的敲起來了。

八 憤離地獄去追求光明

前樓的房門經過這一陣子砰砰蓬蓬的亂敲，當然是把熟睡着的自強吵醒了過來。他揉了揉眼皮，暗自罵整他媽的！又是樂冠這小子大清早的來跟我搗蛋了。這就沒好聲氣的說道：

「是那一個？大清早的來吵醒老子的好夢！你太不識相！難道你不曉得我是晚上辦公白天睡覺的嗎？要來晉謁大編輯，下午來，此刻不見客！」

「啊呀！你這個窮小子真是太混蛋了！什麼識相不識相的？管你睡覺不睡覺的？已經十二點了，我是討房金來的，今天第三天了，姓周的！你要再不付房錢，這回子可看你老娘的手段！」

在自強的心中，只道敲門的是小金，所以他回答的話，還帶有些鬧着玩笑的成分，萬不料房門外站着的却是這個房東太太，她一聽自強還這麼神氣活現的向自己叱喝着，一時把她氣得臉兒都發青了，遂叫了一聲啊呀！兇惡惡的樣子，滔滔不絕地罵出了這一篇話。接着手兒在房門上砰砰蓬蓬的聲响，還格外的敲得厲害起來。自強知道罵錯了人，心中也很着急。遂連忙聲辯道：

「陳太太！陳太太！你不要生氣，我弄錯人了，我以為是我的朋友小金呢！哦！不知者不罪，還得請你原諒。對不起！對不起！」

「什麼弄錯不弄錯？快開門，你到底房錢付不付？」

「付，付，付，當然付你啊！」

入 憤離地獄去追求光明

自強忽然想到袋內還有昨天問小金借來的四十元錢，他便像得了救星似的，連說了三個字。一面匆匆的起床，披了衣服，穿上鞋襪，把房門去開了。只見陳太太像一頭雌老虎似的衝了進來，圓睜了那雙三角眼，把手向他一攤。怒容滿面的說道：

「好！今天可是你自己說的，付給我，那麼快些兒付出來，可不許賴掉啊！」

「陳太太！我說付給你，就付給你，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過，你千萬不要性急，請坐一回，讓我洗好了臉兒，還有很多的話要和你談談。」

「我是討房錢來的，除了討房錢之外，就沒有什麼可談了。哼！還搭什麼窮醜架子，你付好了房錢，再洗臉也不算遲呀！」

「陳太太！洗個臉兒只需五分鐘夠了，你這麼三個月的日子也等了，難道五分鐘的時間都等不了嗎？」

自強一面說，一面却自管的到面盆架子旁漱洗去了。陳太太雖然火星是要向頭頂上直冒出來了，但却也沒有辦法，只好氣鼓鼓的在椅子上一屁股的坐了下來。等自強漱洗完畢之後，便立刻站起身子。說道：

「對不起！我等不住了，你快付房錢吧！」

「陳太太！你喝杯茶。」

陳太太見他一味的和自己客氣，明知又是一個緩兵之計，恐怕今天要他付房錢，又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急得什麼似的，張大了眼睛。大聲說道：

「不必客氣，我不喝茶，你房錢究竟怎麼樣？」

「房錢當然付給你囉！」

「那麼快請付了再說話。」

「不過……」

「什麼？又是不過，好好！好好！我知道你是騙騙我的，姓周的。你還是爽爽快快的給我搬了吧！我……實在受氣受不了。……」

自強這不過兩字，引起了陳太太一肚子的憤怒，她連連的頓腳，把手指兒向門外直指。忽然她預備去取東西，要向門外直擲的樣子。自強慌忙去把她手兒拉住了，却顯出自然的態度。微微的一笑，說道：

「陳太太！你還沒有聽清楚我下面的話兒吧！你千萬不用着急呀！我是說暫時只能付你一個月的房錢，因為我的薪水還沒有全數領到，從前因為失業，所以才欠了你的房金，現在有了職業，那麼遲早總會付清你的房錢。我們是讀書明理的，又不是真正流氓無賴，難道故意住你的白屋嗎？那天下也沒有這個道理呀！」

「你口裏說得仁義道德是沒有用的，我不希望聽你這些好聽白話。我們要說現實，你把房金付出來，一個月就一個月罷！」

陳太太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好又委曲求全的回答。在她心中是還很愛愁他連一個月的房金都付不出來，因為自強在她的身上可說已經沒有信用可說的了。自強這才伸手在袋內摸出錢

鈔來，數了三十五元，交到陳太太的手裏。說道：

「陳太太，這裏是一個月的房錢，你把鈔票請點一點罷！」

「周先生！我瞧你手裏還有錢哪！假使方便的話，就先付我兩個月吧！因為我這兩天實在急得要命，就算我跟你商量，你就先付兩個月好不好？」

陳太太想不到他果然在袋內拿出一疊鈔票來，一時她心中就起了一種猜疑。也許他袋裏還有這麼的一疊吧！那麼我不能放棄這個好機會呀！於是她立刻變換了一副面目，居然不再叫姓周的，而喊了一聲周先生！一面還含了一絲微笑，兩眼却呆呆地盯住在自強手中尚拿着剩下的五元錢。她情願低聲下氣的，用了一種軟和的手腕，表示向他商借的意思。自強聽了，不免苦笑了一下。把手中五元錢向她揚了揚，嘆了一口氣。說道：

「陳太太！我要是身邊有着的話，還不統統付清你嗎？老實說，我們學生子也是要臉顏的人，決不肯藏了錢，儘叫人來向自己討的。真的，我只有這麼五元錢了。」

「那麼你袋裏隆起着的是什麼？還不是一疊錢鈔嗎？」

陳太太見他這麼的說，一時還有些將信將疑，因此她不得不來一下子噱頭了。遂故意這麼的說他一句，無非想套出他一點真情來。自強要表示他的確沒有錢了，也不得不演魔術似的，把兩隻西椅袋的妻子都翻到外面來，好像六月裏的狗一般，拖長了兩條舌頭。自強還把手兒，連連拍着空袋，顯出十二分認真的樣子。說道：

「陳太太！你看，你看，空空是也，難道你還信不過我嗎？」

「也許你把鈔票藏到別的地方。」

陳太太始終是懷疑着望了他一眼說。自強真有些兒哭笑不得的樣子，只好指天指地的，急得漲紅了臉兒。說道：

「陳太太！我要在這屋子裏藏了鈔票，不付你房錢，我得天打雷劈，在馬路上和汽車香面孔。你瞧我唸了這麼重誓，難道你還信不過我？」

「好！好！我相信你，那麼還有這兩個月房錢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付清？」

「那當然等我到月底拿取薪水的時候再付你。」

「不過到了月底，你又得付我三個月房金了。」

「爲什麼？」

「噢！你忘了嗎？這裏規矩是先付後住的呀！」

「對！對！那我一定再付你三個月。」

「好！再見！」

陳太太說了一個好字，方才道聲再見，便頭也不回的走到房外去了。自強這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好像是逃過了一重難關的樣子。把房門關上，自管坐到寫字檯旁，打開抽屜，取出兩隻硬麵包來。倒了一杯開水，一口一口的嚼着麵包充飢。

自強和陳太太演的這一幕戲，隔壁後樓的紫鳳，當然是聽得清清楚楚的。她覺得自強真也是一個可憐的人，和自己真可說同病相憐，他是一個孤獨子，我是天涯淪落人，那麼我何必再要嚇

騙着他呢？我是應該去見見他的呀！紫鳳在這樣思忖之下，她再也忍耐不住了，遂悄悄地走出了後樓，挨近了前樓的房門。她舉起手來，想敲房門。但却又鼓不起勇氣的樣子，沈吟了好一回兒。她此刻的心頭，情感與理智在強烈的衝突着。又焦急，又苦惱，但又興奮地在前後樓之間那一條走廊上踱着步，這神情完全好像是熱鍋上螞蟻的樣子。但半晌之後，忽然她又走近了房門，這次好像是下了一個最大決心的神氣，終於猛可的伸手，在門板上篤篤地敲了兩下。自強聽了敲門的聲音，暗想，房東太太是不會去而復返的，那當然是只有小金了。遂一面吃着麵包，一面走到房門口來。他笑着說道：

「是誰？」

「……………」

「爲什麼不回答？不回答，我不開門。他媽的！你這小子又來吵我了。」

「周先生！是我呀！」

自強聽外面只敲門沒有人回答，知道是樂冠開玩笑，遂也這麼的刁難他，而且還嘻嘻地笑罵他。紫鳳在外面聽了，只得開口回答了。但自強却又誤會了，只道是小金故意逼尖了小喉嚨裝女人的樣子，無非是又來跟自己鬧着玩。這就恨恨的罵道：

「小金！你這個小賊真不要臉，好好兒堂堂大丈夫不做，偏去學女人的腔調，你以爲學裝了房東太太的話氣來嚇我嗎？嘿！我告訴你，剛才付了一個月的房錢呢！房東太太此刻是不會再向我討房錢的了。」

「周先生！你弄錯了，我不是小金呀！」

「啊！那麼你是誰？」

「你開門瞧吧！見了我，就知道我是誰了。」

紫鳳知道他說的小金就是公園裏遇見的他那一個朋友，遂不得不向他急急的聲辯。但聽到自強的耳中，心裏當然別別的一跳。因為此刻已聽清楚那聲音確實是女子的口吻，決不是小金裝學出來的。因為自己在無形中把秘密都告訴了人家，這叫自己羞不羞呢？因此全身一陣子熱騰，慌忙又急急的追問。但外面這個女子，偏偏還要賣什麼關子似的不肯告訴。自強沒有辦法，也只好敗足了勇氣，把房門就此拉了開來。

這當然是做夢也意想不到的事情，自強在拉開房門之後，見到房門外站着的竟是這位呂小姐，一時把自強羞得無地自容，慚愧得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因此啊了一聲，說了一句「是你」？便泥塑木雕般的愣住了。紫鳳在這個時候，也只好平靜了臉色，顯出毫不介意的態度。低聲兒含笑叫道：

「周先生！你想不到會是我吧？」

「真想不到，你……你……怎麼會曉得我住在這兒呢？這……這……不是奇怪？」

自強顯出驚魂未定的樣子，也只好厚了面皮，表示莫明其妙的向她口吃了成分急問。紫鳳忍不住抿嘴一笑，秋波逗了他一個媚眼。說道：

「周先生！我老早就知道你是住在這兒的。」

「啊！啊！爲什麼？爲什麼？誰告訴你的呢？呂小姐！請坐，請坐！」

自強聽她這樣說，益發驚奇萬分。啊啊響了兩聲，一面招呼，一面轉身把寫字檯上的硬麵包藏入抽屜，一頭又把破袴臭襪等東西在被底下藏起來。他方才向紫鳳擺了擺手，表示恭恭敬敬招待她入內坐下的意思。紫鳳輕移步子，四面張望的走入房內，在椅子上坐下，向他神祕的一笑。自強懷了鬼胎，被她一笑，臉兒更紅了。他只好避過了紫鳳的視線，去倒了一杯開水，親自交到紫鳳的手裏。好像求恕的說道：

「呂小姐！我真對不起你，我實在是住了這麼一間破房子呀！我……竟向你說了一次謊話，那我真覺得慚愧！請你原諒我吧！」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周先生！你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

紫鳳伸手接過了茶杯，連說了兩聲沒有關係。她含了笑容，又向他這麼的問。自強在說完了話兒之後，他是把臉兒向下低垂着，表示連望她一眼的勇氣都沒有。此刻聽紫鳳這樣說，他急忙抬起頭來，用了驚異的目光，注視着她的粉臉。急忙的說道：

「你……你……住在那兒？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住在這兒後面……」

「這個後面？哦！是不是這個後面的弄堂裏？」

「不是，……」

紫鳳聽他問得有趣，這就忍不住撲哧的一笑。搖了搖頭，把茶杯放下，回答了這兩個字。自

強益發莫明其妙的問道：

「呂小姐！那麼你到底住在那裏呀？」

「我告訴你吧！就是你的後樓。」

「啊！後樓住的就是你？你……你……啊！啊！我的天哪！」

自強這才恍然大悟了，雖然是明白過來。不過他想到自己叫她賠玻璃，還罵她雌老虎，母夜叉。一時覺得實在太不好意思了，他把兩手掩着面龐，竟啊啊地叫起天來了。紫鳳看他這一副怪有趣的樣子，心中不由好笑。遂說道：

「這都是因為職業上時間的不同，以至我們沒有見面的時候，大家竟弄成了許多笑話，我真想不到天天在車站碰見的少年就是住在我前樓的芳鄰呢！周先生！那天要不是你把照相到後樓來叫我賠還你玻璃的話，我還不知道你就是屢次幫我忙的好青年哩！我見了照相之後，我才知道其中的一切，所以我就和你講和了。我這張紙條，你大概總也見到的吧！」

「呂小姐！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你越說我心裏越難為情。唉！我真不知該怎麼的向你懺悔才好？因為我每次都覺得對不住你，你……瞧見過我罵你的紙條嗎？這真是我該死！該死！太該死了！」

自強向她連連的搖手，表示自己太沒有禮貌的意思。一面懊悔得什麼似的，還把手兒連連打着自己的額角。紫鳳站起身子來，微微的笑道：

八 憤離地獄去追求光明

「沒有關係，周先生！你不要這個樣子。我知道你當然因為不曉得後樓住着是我的緣故，假使知道是我，我相信你決不會這麼的辱罵我！」

「對的，對的，呂小姐！你應當早點兒告訴我呀！啊！……否則，何至於糟糕得這個樣子呢！真是笑話奇談，但不知者不罪，呂小姐！你心中恨我嗎？」

紫鳳這兩句話聽到自強的耳朵裏，心中更加的感到難過。他說到後面，情不自禁的大了胆子，伸手去握住了紫鳳的手，低低的問。紫鳳被男人握手，今天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她雖然沒有掙扎，但她的心是跳躍得厲害，她的粉臉紅得像朵玫瑰花兒似的，明眸含了情意脈脈的目光，凝望着自強。微笑着道：

「不！我沒有恨你，因為那天我聽你說過，你說彼此誤會了，才鬧成孩子氣似的爭吵着，我想你當初也沒有什麼惡意吧！」

「確實，我坦白的說，在當初我以為是可惡的房東太太和我作對，因為我還沒有知道後樓已經被你租去了。呂小姐！我說你也不應該，為什麼見了我照片之後，還不肯來和我明說呢？怪不得昨天問你府上地址，你就沒有告訴我。……」

「不過，我原本的意思，就想永遠的不告訴你。我也希望你永遠的不知道就是我。……可是我今天已不能這麼做了，所以我用了很大的勇氣，才來打你的門兒。」

「那麼你今天來打我的門，至少有些兒什麼事情要我細細的談囉！是不是？」

自強聽她言在意外，這就放下她的手，向她一本正經的問。但紫鳳聽了，她那兩條翠眉便微

微地盛起來，好像心事重重，有無限憂愁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是的，我確實有些兒心事，因為……因為……我已經失業了。」

「什麼？你已經失業了？為什麼？廠倒閉了嗎？」

「不！是被廠方開除的，因為……我不肯和董事長兒子談愛情的緣故。」

「他媽的！豈有此理，這董事長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就是昨天在公園裏和你們打架的李志高呀！」

自強滿面顯出憤怒的樣子，罵了一聲，恨恨的問。此刻一聽李志高三字，他忽然想到了，不禁哦了一聲。立刻又顯出不安的樣子，說道：

「呂小姐！這麼說起來，你被廠方開除，或許還是我連累你的吧！」

「啊！周先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假使不把他打一頓的話，也許這小子還不會恨到你這麼的地步。所以我覺得我幫了你忙，倒反而是害你了，叫我心中真抱歉！……」

紫鳳起初還有些不解其意的向他急急的問，及至聽了他這幾句話，心中方才明白了。於是搖了搖頭，用了柔和的口吻。說道：

「周先生！你何必要說這些話呢？我覺得資本家太可惡了，殺人不見血，吃人不吐骨。他們仗了金錢的勢力，把我們貧窮的人，任意的壓迫，任意的欺侮。唉！這萬惡的都市太黑暗，太沒有光明了。所以我今天來見你，就是向你告別，我要離開這萬惡的上海了。」

八 憤懣地竄去追求光明

「不！我們四周環境雖惡，但我們應該奮鬥的！呂小姐！你不要離開上海，你不要離開我。你雖然是失業了，但我有着職業呢！我想，我們的生活，在最苦的限度之下，大概是成什麼問題的吧！」

自強聽紫鳳要離開上海了，他心中一急，便猛可的又把紫鳳手兒握住了。用了無限誠懇的語氣，表示他的情意是這一分樣兒的真摯。紫鳳聽他這麼的說，知道他的情感是衝動得太厲害的緣故。一時感無可感，因此反而回答不出一句什麼話來了。她眼眶子裏充滿了熱淚，望着窗外秋天的太空，灰沉沉地沒有陽光，她心裏似乎有陣說不出淒涼的意味。自強不知道她心裏是什麼意思，遂又繼續低低的說道：

「呂小姐！你就答應我的要求，不要離開我吧！我們雖然認識的日子並不久長，但我們到底是患難之交。假使你信任我是一個忠實的青年，那麼……那麼……我們需要站在一條陣線上跟這黑暗的社會決鬥！」

「不過……你的境過我也已經很清楚了，你……還有兩個月沒有付房租。……所以我不能爲了自己，而使你更加重了一分兒負擔。……」

「呂小姐！那沒有關係，你不知道，我在報館做編輯，月薪一百六十元，只要度過了眼前的難關，往後的生活，就絕對不發生什麼問題。你放心，只要你能不離開我，就是我每天只吃一頓飯，我也決不會叫一聲肚子餓。」

紫鳳聽他這樣說，也可見他對自己是一分樣兒的癡心了。一時芳心裏感激得還有什麼言語可以形容呢？她終於偎到自強的懷裏，忍不住默默地淌下眼淚來了。自強對於紫鳳的淪淚，他並沒有悲哀的意味，只感到喜悅的安慰。兩人默默地溫存了一回，自強忽然想到了報館裏尚有一件公務。遂拍拍她的肩胛。說道：

「呂小姐！我此刻要到外面去採訪一件新聞，大約一個鐘點回來，你給我好生地照顧着家好不好？只要你不討厭我，我也決不會討厭你。」

「你既然有公事，那你只管自便吧！」

「但是，你不能走開，我馬上就回來的。呂小姐！我此刻的生命好像是得到了暖意的安慰，我覺得做人在世，縱然是苦得沒有飯吃，但有你呂小姐這麼一個好朋友，那人生就覺得夠有意義的了。」

「噯！你別說癡話了，還是快些兒早去早回吧！」

紫鳳聽他還是這麼的說着，知道他愛自己的真心，完全是赤胆忠心，決沒一點兒虛僞。心裏又喜又羞，遂瞞了他一眼，忍不住嫣然地笑起來。自強方才回身欲走，忽又在房門口站住。說道：

「我叫周自強，但你……叫什麼名字呀？」

「我叫紫鳳，……」

「紫鳳，紫鳳，可愛的紫鳳！哈哈！哈哈！……」

八 積難地獄去追求光明

自強覺得幾乎有些瘋狂的樣子，一面大笑，一面跨出門檻，幾乎絆了一跌。但他並不覺得，還是像一頭溜騾的馬兒，在扶梯上送過來一陣碰碰蓬蓬急走的聲音。紫鳳聽了，呆呆地站了一回，她的臉上有春風得意的微笑。回眸望着他房中的四周，覺得是雜亂糊糟的骯髒得很；於是她開始動手給自強幹着整理房間的工作。她把被兒摺好，又把破衣服臭襪子丟在鉛桶裏，給他洗清楚了，好好兒的涼在竹竿上。又掃了地，整理了櫃子上的什物。經紫鳳這一陣子忙碌之後，居然他的臥房，也會變換了一種新的面目。忽然她在面盆架上照到了一面圓鏡子，在鏡中照見了自己的臉，好像浮現了無限的生活力。她有些情不自禁的說道：

「新的生活開始了，新的生活開始了！」

她一面自言自語的說，一面坐到寫字檯旁去，口裏還低哼着輕快的歌曲。偶然伸手拿過桌子上的一本書來，翻閱着消遣。但在其中給她發現了篇關於婦女解放的文章，這使她喜悅的心境慢慢地又滲和了悲哀的成分。她有氣無力的垂下頭來，眼眶子裏已貯滿了晶瑩瑩的熱淚，因為文章裏是這麼的寫着：

女子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需在社會上謀得經濟獨立，不靠着男子的「養」；那就不會被一切的男性所輕蔑。所以，女子認為結婚是得到終身的職業，這其將來的痛苦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假使女子以為自己的「養」，即是換得男子來「養」自己的交換條件，那麼說得痛快透澈一點，女子的嫁人，也就等於是長期賣淫。……

紫鳳唸到這裏，她已沒有勇氣再唸下去。好像一聲霹靂，擊破了她粉紅色甜蜜的美夢。她把

那本書跌落地下去，兩臂伏在寫字檯旁，忍不住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在嗚咽了一回之後，她終於抬起頭來。抽出檯子上一張白紙，拿支毛筆，簌簌地寫道：

周先生！我走了，我走的原因，是爲了我自己，也是爲了你的前程！所以我不願連累你，同時我也不願意你來養我，受你的輕視！我要在社會上爭取女子真正的自由平等，我只是只好忍痛走了！

紫鳳即時

紫鳳寫好了這張字條，她便悄悄地關上了房門，並且把後樓的房門也合上了，她便匆匆的走了。茫然地跨出了業光里，她的心頭是感到了一陣空虛的悲哀！

紫鳳走後不到五分鐘，自強與匆匆的回來了。他手裏還拿了一包奶油蛋糕，在這兩年中破例地預備來款待這一位貴客。但事實上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紫鳳已經是不在自己房中了。而且在桌子上發現了她這一張留字，那不啻是一個致命打擊。自強忍不住啊呀了一聲，他連忙奔到後樓門口，蓬蓬地敲了數下，口中還連連叫着呂小姐！就在這時，房東太太手裏拿了一封信走上來。她說道：

「周先生！你叫呂小姐做什麼？我見她剛從屋子裏出去呢！哦！這又是你的信罷！」

「唔！是的，這是我的信，謝謝你！」

自強聽了陳太太的話，知道紫鳳真的出去了。不過她房裏東西沒有搬，這當然還有回來的時候。遂接過了信兒，說了一聲謝謝，他便拿到自己房中來了。拆開了信封，取出信箋，展開一看，想不到是若平的來信，他未免又感到驚喜，因為他是多麼關懷這位好朋友呢！遂急急的唸

道：

自強吾哥如握：

憶自江干分別，荏苒光陰，匆匆不覺旬日。承蒙 兄等殷殷教導，愛我之情，勝若同胞。故當時臨別依依，不禁使弟淚濕衣襟。是日清晨，安抵故鄉，不料家母因不堪生活之壓迫，病滯床褥，奄奄一息，睹兒歸，雖口不能言，但蒼白慈顏，猶含欣慰苦笑耳！弟此次回鄉，因失意而歸，無以慰母，今母又遭造物之忌，與世長逝，不孝之罪，抱恨終身。兄聞斯語，當亦代吾一揮哀痛之淚耶！茲者弟已無家，一無牽掛，頃聞胡兒，時擾邊境，念弟一生潦倒，窮途落魄，竟無能立足於社會。然一領青衫未老，豈效窮途之哭？故將薄田數畝，聊盡毀家抒難之責，即日動身北上，共圖義舉，以衛祖國。設弟流血沙場，則他日之死，吾兄當拍案稱快，決不再責弟乃弱者之表示耳！專此奉告，聊作辭別。臨風懷想，不盡依依，所欲言者尚有萬千，唯望兄等善自珍攝，至禱至禱！頌頌

台安！

弟若平謹書于臨走之前一日

十月廿五日

自強唸完了這一封信，他全身的血液已在沸滾起來。他把桌子重重一拍，大叫了一聲若平你好！你好！你真有血氣啊！誰知小金齊巧一脚跨進房中，一見自強這個樣子，忙問做什麼？大驚小怪竟喊起若平來了？自強連忙把信交給樂冠看，一面說道：

「樂冠！你看，你看若平今日的行動是對的，我不能再在這黑暗的上海待下去了。我要走！我要走！我難道連個若平都不及嗎？」

「想不到，想不到，一個懦弱的老平，他也步了曹大哥的後塵！好哇！老周！我們一塊兒走吧！我在這紙醉金迷，歌舞昇平的環境下，我雖然賺了大錢，但我無益於國家，我的良心不安，我也不願幹了，我們一塊兒走！」

兩人正在激昂得要瘋狂起來的時候，忽然見如男拉着紫鳳匆匆來了。自強更加覺得什麼似的，一把拉住了紫鳳。急急的說道：

「紫鳳！你預備走嗎？我很贊成！好的，好的，我們也決定了，我們大家一同走！脫離這黑暗的上海，去追求我們新的生命，新的光明！」

「真的嗎？好極了，好極了，喂！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我大姊康如男小姐，她也是我們的同志。大姊！這位就是周先生，這位就是金先生。我們都是被繁華都會裏傾軋出來的青年，我們不配在紙醉金迷生活中過着日子。我們要到極苦極苦的環境裏去謀個人的生存，大眾的生存！」

紫鳳這兩句話，說得大家都拍起手來了。自強把蛋糕分開，又給四人倒了四杯開水。說我們來吃敵人的肉，來飲敵人的血。衆人聽了，也就毫不客氣的一致行動起來。

是一個旭日初昇的早晨；秋風在微微的吹送。
小火輪嗚嗚的鳴聲，響過了雲霄。

「再會吧！上海」自強，樂冠，紫鳳，如男站在腳板上，船身已慢慢地駛向江心去了。剩下的是混濁的江水，激上了岸邊，發出了一陣宏亮的怒吼！（完）

版 出 月 三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生之哀歌 全書一冊

實價法幣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作 者 慈 水 馮 玉 奇

校 正 者 周 曉 光

發 行 人 杜 文 俊

出 版 者 上 海 匯 文 書 店

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永樂里 山東路 B11 一五號 上海匯文書店

